



水出青天

耿曉提著

正氣書局經售

如 此 青 天

耿曉提著

元正 昌氣 印書 書局 館總 出經 版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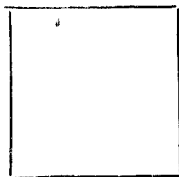
---

---

# 如 此 青 天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作人

耿

曉

提

出版者

元昌印書館

上海成都北路八一弄

總經售處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分售處

正心書店

天津滯陽道一〇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

---

# 如 此 青 天 目 次

第一章	一個謎	……	一
第二章	二重人格	……	一三
第三章	三角亂愛	……	三一
第四章	四外私訪	……	五〇
第五章	五十大板	……	六五
第六章	六根不淨	……	七八
第七章	七魄升天	……	九一
第八章	八步緊	……	一〇六
第九章	九迴腸	……	一二一
第十章	十全福祿	……	一三四

實寫  
小說  
如  
此  
青  
天

耿曉堤著

第一章 一個謎

聖人曰：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生長的地方，自然是文風過勝，可是那種武勁也够瞧的，我們一看見挑水的三哥，就可以証明這話不錯，說到政治，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曾起魯諸生來興禮樂，若趕到兵荒馬亂，那兒也却是個用武之地，最古的時候，聖人在這理三月而大治，最近呢，年來却是大亂了，我們且不提這些，且說我們的青天大老爺，韓復榘，他是被槍斃了，故不論其一生功過如何，只按照因果律說，他似乎很應當的落這麼個結果才對，他在山東這些年，所造的孽因，真不知有多少多少，就拿我所得來的材料說，已够寫個一年半載的，每一件材料，却能令人捧腹，令人髮指，可是，我現在真不知把那一段先寫出來給讀者，這位韓青天的爲人，大半讀者也許早就知道，他自然是一個腦筋不大清楚的人，頗可以與張宗昌比美，不過，他有張宗昌那份糊塗，而沒有張宗昌那麼豪爽，這也罷了，但他偏偏自命爲能人，自認爲腦筋清楚的人，這却不可想了，他是由當兵起身的，在當兵的前後他最愛聽色公案，他以爲包龍圖能够斷案，真是了不得的人物，國家大事，彷彿再也沒有比問案重要的了，他存了一肚子這個，腦子裡也想着這個，所以等到他發跡了，作了一省的省主席，便也效法龍圖閣大學士來問案，不管問的着問不着，反正官大的說話總得算數，這倒不光是韓

青天，據說馮玉祥將軍就時常來餽私訪，不過誰也不如我們的韓青天漂亮，他自以爲很聖明，大半除去包公似乎比他強些，別人就全不如他了；他很會聆言察理，鑒貌辨色，並且非常主觀的運用這兩句話，遇見案子，他毫不遲疑的當機立斷，他承認是明察秋毫，自己的一雙眼比事實可靠得多，對這點爽快勁，就是包公也不如他，並且判斷也省神，決不拖泥帶水，有罪就抵罪，沒罪就滾且，比漢高祖的約法三章還簡單，他的判決書永遠就是這麼兩個，一個呈放。一個是斃。無論案情怎麼複雜，總是這兩樣裏取一樣，如果應該放的放，應該死的死，也還可以，但又不是這樣兒，應當死的到許放了，應該放的反到處死。同時他所用的那一羣人，幾乎沒有一個明白人，所以山東這幾年，鬧得民不聊生，一場糊塗。小的寫這篇小說時，真不知先從那裏下筆好了。材料都是很有趣而熱鬧的，我先拿一個始終是一個謎的案子起頭兒吧，這個案子雖然他自比爲「包青天」，但也竟摸不出頭腦來，這個又是關於他本身的一件事。事實上這樣，他不叫人家娶姨太太，可是他却置了幾個外家，這幾個外家散佈在濟南市裏，非常秘密，這個外家貼着張寓，那個外家掛着李公館，他每天審案之後，輪流到幾個外家去玩，到晚上再回到省署去。有一天，他從三馬路緯四路一個公館回到城裏省署，天已經黑了，公館裏婦人和老媽子都要睡覺，忽然外面有人叫門，老媽子把門開了，蜂擁進來十數個人，各持槍械。把婦人和老媽子嚇得哆嗦。跟着又從房上又跳下幾個人來，一齊進到屋裏，口口聲聲找韓復榘。婦人說：「進城去了！」大家又到各屋裏翻視一遍，均不見踪跡，有個人摘下電話耳機，直叫主席室電話，那裏有副官接了問道：「找誰？」那邊說：「找韓復

渠說話。副官一聽，好大口氣，深更半夜裏找主席，一定是重要的事，問他是那裏，他說是公館，副官不敢怠慢，連忙到韓復榘的寢室報告，韓復榘剛剛睡着，睜眼朦朧的被副官叫醒，爬起來便去接，那邊說：「你是韓復榘嗎？」韓復榘摸不着頭腦，胡亂答應了，那邊又說：「喝，今天你太便宜了！叫你跑了，告訴你一聲，你要再幹這個的話，我們就要你的腦袋了！」韓復榘在電話裏被教訓了一大頓，待他醒過來時，那邊已經把電話掛上了。韓復榘大怒，問副官是那兒來的電話，副官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回答說是公館來的。他趕緊又給各公館打電話，這才知道三馬路緯四路公館發生變故他立刻調動全城軍警，包圍三馬路，許多人家舖戶全都驚訝起來。搜捕的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得着。原來那些匪人，只打了電話，便從容而去。既沒有傷人，也沒有槍東西，這一來到成了疑案。韓復榘親來調查一番，也沒有查着什麼，回到公署，便運用腦筋，琢磨這件案子。怎麼琢磨也琢磨不出。他想這事兒真怪，若說是土匪，可是不槍東西不要錢。若說是仇人，可又不傷人，並且俺也沒有仇人啊！誰不知道俺叫韓青天？俺是誰也對得住。媽的這事兒真怪啊，開玩笑也不像開玩笑，誰敢跟我開這個玩笑？想了許久想不出，他想：包公斷案媽的真神，他一睡覺就明白了，我也睡覺。想罷，納頭便睡，剛睡了不久，猛然爬了起來，往桌上一拍，倒把值日副官嚇了一跳，他道：「快把幾個太太的老媽子都抓來。」他高興極了，他想出線索來了，他以為這件事一定是太太吃醋，故意使出這些人，嚇恫自己，叫自己不再去。越想越對。可是幾個宅裏全都慌了，睡到半夜裏，不知道因為什麼，把老媽子都給揪了去。老媽子們也莫明其妙，好幾十老媽子都來到公署，這時公署倒熱鬧起來

，幾乎成了老媽店啦。他還沒有問，這時又有軍警和憲兵各幾關又送來可疑犯很多，大家都爲討好記功，各處搜拿老百姓，韓復榘一見，反而爲了難，幾十個可疑犯，到不知怎麼審好了。傳令先把老媽子們押起來，先審這些可疑犯，他以為把這些可疑犯審完，都無關本案，一齊放了，然後由老媽子身上審出案由來，方顯得自己精廣，自己斷案如神。他升了堂，當中一坐，兩旁站了馬弁副官書記等等，把那些可疑犯，一個一個帶上來問。問兩句，回答「不知道」，立刻就放，他腦筋裏深印着這是太太們吃醋，決不會由這些人裏審出來。審到一個人，警察報告，說他身上帶着四十兩白面兒，約值兩千多塊錢。韓復榘一聽！不由怒道：「怎麼這麼些白面兒？你叫什麼！」那人叩頭道：「小的叫白隱客。」韓復榘道：「你不知道現在的法令嗎？帶一個烟泡兒都要槍斃，何況你帶這麼些白面兒。你不怕挨槍斃嗎？」白隱客道：「是，小人知道。」韓復榘道：「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販賣這些白面兒？」白隱客道：「主席你老不曉得，我這白面兒不賣的，是送土匪的。」韓復榘一聽，越發奇怪道：「送土匪？更得挨槍斃，你怎麼不知道呢？」白隱客道：「我是沒有辦法呀！土匪跟我要。」韓復榘道：「土匪跟你要你就給他嗎？你不會報告給我嗎？」白隱客道：「我怎想不報告你老？可是土匪把我娘綁了去。他們不跟我要錢，却跟我要六十兩白面兒。錢到好辦。白面兒却爲難死我了，我那裏給找這許少白面兒呢？好容易才湊了四十兩。」韓復榘道：「難道你怕土匪就不怕我嗎？」白隱客道：「你老不明白，我倒沒有關係，我怕我那老母死掉了，我不給他們白面兒，他們要殺我母親，我給他們白面兒，你老要槍斃我，我寧肯自己死了，也不叫我



老母親死了。」韓復榘一聽，說道：「好小子，應當這樣，土匪跟你要多少白面兒？」白隱客道：「六十兩。現在我才湊了四十兩。」韓復榘道：「你還要湊足了嗎？」白隱客道：「我沒有錢你老。」韓復榘道：「我給你錢湊足了，你可樂意？」白隱客叩頭道：「你老，那我真的太造化了，你救了我的老母，我一定忘不了你老的好處。」韓復榘對副官道：「差不多錢給了他，再派兩個護兵保護着他給土匪送去。」副官答應敬了一個禮，白隱客又給韓復榘磕了一個頭，跟着副官出去了。副官道：「你這小子倒真能說瞎話兒！」白隱客道：「你老是要錢要白面兒？」副官道：「白面兒也好。」說着，帶他到軍需處領了錢，白隱客給了他幾包白面兒，由兩個護兵護送出城，走在背靜地方，白隱客道：「你老二位可以回去了。」護兵說：「媽的，我們怎麼交待？」白隱客道：「這裏有幾包白面兒，二位老總過過癮。」護兵一見，立刻喜歡道：「媽的你一個人能回家？」白隱客道：「能回家能回家。」說着別了護兵獨自去了。護兵回來報告，說確把六十兩白面兒交給土匪，把他老娘贖回去。」韓復榘道：「這真是好小子，你們都應該跟他學！」大家唯唯而退，他把這些可疑犯都放走了。過了兩天，把老媽子問了好幾遍，也還問不出來，有的一點線索找不出，有的彷彿有點線索，可是越找越遠，他真有點膩頭了，這天，他一起早帶着馬弁遊城，他想親自出巡找到匪人，那時候還沒有亮，街上非常清靜，他帶着馬弁在城上一繞，一來查查軍警的勤惰，二來看城裏城外有什麼人活動。走到北城地方，忽然看見一個黑影兒，沿着城垛口溜着。他一看連忙帶着馬弁迎上去，那人站在一邊，也不動彈了，馬弁把手槍都掏出來，大聲喊道：「什麼人？」那人

回答道：「老百姓。」他們走上前去，馬弁先搜了一遍兒，見沒有手槍，便放了心，韓復榘走到前面，又開始審案了。原來那人姓楊，叫楊金山，他是汶上縣縣政府裏的一個當差的，爲人非常的機警。在衙門裏，貪財枉法，無所不爲。衙門裏的事兒，他都清楚得很。這些日子因爲鬧洩肚，告假跑到濟南來找朋友，順便看病。他住的地方離着城根兒很近，這天夜裏，他又跑起肚來，出門到城根兒拉屎，因爲正是夏天，天氣很熱，順便到城牆上去大便，俗語說：「城牆上拉屎，高眼！」這真是應了典了。不料他正在拉屎的時候，忽然看見老遠有幾個人影憧憧，跟着他又聽了皮鞋的聲音，他曉得是官人巡查，立刻揩了屁股，結了褲子，他又不跑，因爲一跑，後邊一放槍，性命都保不住，他反倒迎了上來，反正自己身上沒有違禁物，至多捕了去挨幾下打，他是這樣兒想着，趕到臨到跟近一看，那個勢派就知道不妙，韓復榘一問他，別人又一稱呼主席，他就知道這是韓復榘無疑了。他料到如果要言語一支吾，當時就能槍斃在城牆上面，他聽見韓復榘問他叫什麼，立刻回答道：「小人叫楊金山。」韓復榘道：「媽的單想發財，金山金山的。你因爲什麼還沒天亮就出來？」楊金山道：「小入因爲有點病，想出來溜一溜。」韓復榘道：「你在那兒住？」楊金山道：「就在城根兒底下。」韓復榘道：「你知道上城牆犯罪的嗎？」楊金山道：「知道。」韓復榘道：「你既知道犯罪，爲什麼還黑着天上城牆？」楊金山道：「喝，你老不明白，現在韓主席都提倡早起，出來吸收新鮮空氣。我們更應當早起才對。韓主席起來我們還在睡覺那兒對得起韓主席呢？」韓復榘一聽，不由喜歡起來，問道：「你也知道早起有益處的吗？」楊金山道：「喝，怎不

知道，益處太大了，韓主席真高興。這主意怎不強國。你老看這城牆上，空氣多好啊，我有病，一溜就好。」韓復榘越發喜歡，他道：「媽的韓主席與的主意不錯吧！」楊金山道：「當然不錯。」韓復榘道：「現在考縣長，你報名了沒有？」楊金山道：「沒有。我不够資格。」韓復榘道：「你這小子不錯，可以報一下。你現在作什麼事？」楊金山道：「我在外縣裏。」韓復榘道：「可以報一下。」楊金山道：「我怕考不上。」韓復榘道：「沒有的話，他們一羣混蛋，沒有你這樣聰明的。去報一下兒。」楊金山還含糊不敢應，心想，自己是个衙役那裏能考縣長？這不是瞎說一氣嗎？韓復榘道：「現在正在考着，你去報名，全有我呢？」楊金山答應着鞠了躬，韓復榘帶着馬奔走了。楊金山他想：媽的，沒挨罰，反倒給個縣長當，真是那兒找這運氣呢？回到家裏，再三思維，考縣長是報名不報名呢？後來，朋友再三一鼓勵，心裏，叫勁，媽的報一下再說，韓復榘既說到那兒，不會不管。他久在衙門裏作事，對於機關上情形，他都明了。他便暗中打探，又託朋友一活動，探聽韓復榘果然給秘書處下了個條子，他便喜歡不盡，借錢買了一套衣服，直接去拜訪秘書長，秘書長一見名片，見是韓主席下的條子一定必用的，以為他是主席的什麼親戚，立刻接見。談了半天，楊金山把他當衙役的那一點舞私作弊的事說了一遍，秘書長一見，他很精明，對於內幕很透澈，心想韓主席學來的人，真是不錯，總算是個內行。比起一般書生來考的強得多了。談得滿意。考試之時，楊金山一律交白卷，榜貼出來，居然名登前茅。立刻放為黃縣縣長。楊金山喜悅非常，在臨赴任以前，謁見主席請訓，韓復榘對他說：「應當親自審案，不可偷懶，什麼人都要見，

不要擺什麼架子。」後對審案的事，又多所訓示。楊金山唯唯諾諾，第二天便打道赴任。到了任上，便有本縣紳士等進謁。楊金山特帶來幾個親戚朋友，當作自己的當差的，作威作福，他就仿照着他在當衙役的時候，所看見的官長如何談話，如何打躬，如何大笑，如何迷縫着眼睛，如何也有時候說句笑談等等。帶來的聽差的，在未上任以前，就排練好了。當着客人的面子，罵了大舅子一頓，客人走了和大舅子喝起酒來，大舅子笑着說：「剛才你罵我那幾句，漂亮，真脆！像極了。」楊金山笑道：「裝什麼不像什麼那還成嗎？」大舅子道：「以後遇見必要的時候，瞞我兩鴨子，叫他們看看，虎虎他們。」楊金山道：「對，他們這一羣，一虎就給虎下去。」不提他們如何計劃，且說本縣紳士，看見這位新縣長，舉動俗氣，沒有真格的，惡習倒是不少。大家都不大來見他。楊金山見他們都不買自己的賬，非常生氣，心想：這時候如果有人來拜訪我，我得好好待誠待誠，叫他們看看，同時他又叫大舅子各處搜羅人，叫他們來見自己，自己再編出一套訓話，來回的說，永遠不變。每天就彷彿演新劇一樣。這一天，忽然有個人進謁。這個人穿着粗布衣服，耳泥不淨，兩眼還有吃糝糊。腳底下點腳，上面是羅鍋子，一點不起眼的這麼一個人。楊金山一看名片，印着「梁作友」三個字。他立刻接見，一看是這麼一個人，心中就不大高興，心裏想，三句兩句，把他虎走了完事。誰知梁作友這一談，倒把楊金山給虎下去了。梁作友說：「我打算見韓主席去，見完了韓主席再見國府主席，我有大計劃要貢獻給政府。」楊金山道：「你有什麼計劃呢？」梁作友道：「暫時不能發表，非得見了最高當局不可，你老若是能够給我舉薦韓主席那裏，

准有你老的好處。」楊金山一想：自到任以來，還沒給韓主席作過什麼成績出來，這倒是一件功勞事，即或梁作友成了功，見了主席，還許有我好處。不然的話他直接見了主席，說我壞話，也不得了。想罷，便問梁作友見了主席如何說法。梁作友說：「我有三千萬元貢獻給國家，興辦實業。」楊金山一驚道：「三千萬元？就憑你這個矮像兒。」梁作友道：「我是自幼便不好奢華，假如要好奢華的話，還不能蓄這麼些錢呢。」楊金山道：「你的錢在那裏放着？你不怕土匪嗎？」梁作友道：「我這錢在全國各銀大行裏存着。說提就提。」楊金山道：「你不怕綁票嗎？」梁作友道：「綁我沒用，錢他拿不去，我錢存的秘密極啦。」楊金山心裏想道：「真要是把他舉薦到韓主席那裏去，我還不一下就抖起來嗎？」越想越喜歡，立刻不放鬆了，當晚請他吃飯，並留楊安眠，第二天便寫了一件公事到省裏，舉薦梁作友見韓主席。並派差人保護，到了省裏，先把公文遞上去，然後去謁韓復榘，韓復榘因為審案正忙着，沒有工夫見，遂派民政廳長代接。民政廳長李廳長，是和韓復榘在一個營裏，同棚弟兄，那時候一塊兒練個槓子打個拳什麼的，非常投勁，所以韓復榘一當了主席，立刻叫李當民政廳長。李廳長已經看見了楊金山的呈文，他知道楊金山是韓主席保舉的縣長，他來的公事，自然不好意思慢。那公事說着梁作友如何要毀家救國，願捐三千萬元給國家興辦實業，他一想，這梁作友一定是多麼了不得的大富農，衣服不知道如何的講究，底下人不知有多少。立刻傳話請梁先生到客廳坐，梁作友一個鄉下老兒居然能上民政廳的大客廳。他一直進到裏面，坐在沙發上等着，方一坐下，屁股往下一沉，嚇了他一跳，李廳長由外面堂堂走進來，一看客廳

裏坐着一下先鄉下老，立刻喝問馬弁道：「梁生請進來沒有？這半天，你們都是幹什麼的？」馬弁立正行禮道：「報告廳長：客廳裏面坐着的就是梁先生。」李廳長一聽，反而不大好意思起來，遂又重新進到裏面，和梁作友爲禮，梁作友大大方方的倒會擺個樣子，李廳長道：「聽說梁先生願意捐三千萬元給國家效力，真是欽佩得很！」李廳長也有李廳長的聲調兒，梁作友道：「不敢不敢，愛國是匹夫之責，鄙人應當盡力的。」他居然也能撰幾句文辭兒，李廳長道：「你有錢，拿出來，給韓主席，包管有你的官兒作。」梁作友道：「鄙人目下不在作官，只要政府能够依從我的計劃，我便把錢拿出來，韓主席要是能把我介紹到南京去，我想韓主席一定能够得到政府的喜獎。」李廳長一聽，却也有來，當真要把這位活財神送到南京，倒是一件大功勞，想罷，對梁作友說道：「好吧，我回頭對俺主席說一聲兒，明天你再來趨，當面見見他。」梁作友唯唯打躬而去。李廳長忙去見韓復榘，把黃縣縣長楊金山保舉來一個富紳梁作友，願捐助三千萬元，發展全國實業的話，說了一遍。韓復榘道：「媽的有這些錢，比俺老韓全闊。有這些錢，給俺老韓分分好不好？」李廳長笑道：「我也這樣想着，不過那傢伙滑得很，非要到南京才肯把錢拿出來。那時他支配錢的用途，叫他給山東省一千萬，我看也不算少了，咱們的錢，也來得冠冕堂皇。韓復榘一聽，拍案道：「有你的，把他叫來談談。」李廳長答應去了，第二天，梁作友來了，晉謁韓主席。韓復榘一看是個很樸陋的農民，他是知道的，鄉間的士財主，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他既然認定梁作友有財，則梁作友什麼樣兒他都不理會的。他問道：「聽說你很有錢，要打算給國家三千萬，這是很好啊

！」梁作友道：「咱這兩錢兒，算不了什麼，如果全國人都從我計劃，我想人人都可以闖起來的。」韓復榘道：「你有什麼方法兒闖起來呢？」梁作友道：「我有撲滿計劃：就是每個人都來個撲滿，一個月一塊錢，一年就十二塊錢，一個人十二塊錢，一萬人就十二萬塊錢，中國有四萬萬人，你老算算該有多少錢？」韓復榘笑起來道：「你這個方法太慢，你看俺作了主席，只要幾年，就弄他幾千萬，像你那樣弄撲滿，那有多麼笨。」梁作友道：「你老不曉得，誰能全像主席這樣福氣？假如中國人全當了主席，那是幾年就賺個千千萬萬，可是這錢由那兒來呢，所以說沒福氣的人是有福氣的人的奴隸，我梁作友永遠是梁作友，主席永遠是主席，我生來就是給人家存錢的人，世界上沒有我梁作友這樣人，不能成爲世界，世界上若是沒有主席這樣的人，也不能成爲世界。」韓復榘一聽，滿意道：「你這小子倒是會說話，可是我給你推薦到政府去，你得有咱們老鄉什麼好處？」梁作友道：「當然，昨天和李廳長談過，大概你老也曉得吧！」韓復榘道：「好，明天我派幾個人送你去。」正說着，馬弁走進來說：「請主席審案！」韓復榘一聽，便走了出來，梁作友也只得告辭出去。韓復榘剛要到大堂上走，馬弁道：「太太來了！」韓復榘也沒有言語，只往堂上走，到了堂上一看，却是太太在那裏坐着。韓復榘對馬弁道：「媽的槩你告訴我審案，犯人在那兒呢？」馬弁還沒說話，太太站起來道：「你別說他們，這是我叫他們說的。我是犯人，你就審我就得了。」韓復榘一點摸不着頭腦，說道：「怎麼回事？」太太道：「怎麼一回事？我還要問你呢。」韓復榘道：「走到客廳說去，別在這兒說。」太太道：「不，非得在這兒說不可，你不是要審案嗎

「韓復榘道：「審案與你有什麼關係？」太太道：「你都把我的老媽子拘了來是怎麼一回事？」韓復榘道：「把老媽子拘來，我有我的案子。太太道：「就是有案子，這些天你也應當審個水落石出，怎麼到現在你還押着她們，我一天到晚是沒有她們不成的。誰犯了什麼錯兒，你就罰誰就得了，你都給她們拘來，我那裏幹點什麼也不成，洗滌小衣兒，還能拿外邊去洗嗎？你這個昏君，你淨爲了你審案，你不管人家怎麼樣了。要真個審個青紅皂白，也倒體面，拿你一個主席連老媽子都審不出。哼，你今天非得把她們放出來不可，不然你就審我得拉。」韓復榘一聽，毫無辦法，只得叫馬弁把老媽子全都放回去。自己審了半天，毫無結果，放了不合適，不放老押着也不像話，乘了今天太太的話，借個台階兒下了。把老媽子全都放回去，把太太也請回去。可是自己心裏好生不痛快。回到屋裏，暗想這個案子始終沒有審出結果來，豈不叫他們笑話嗎？不提他暗自思索，且說第二天梁作友又來進謁，韓復榘正不大高興，也沒有說什麼，只給他打了一張頭等車票，派人把他送到南京。於是這位耳泥未乾的鄉下老梁作友先生，竟因了韓復榘的關係，和政府要人一一週旋了。這個趣劇——轟動全國的滑稽劇，是由韓復榘主席所造成的。韓青天實在是一個趣味的來源。至於梁作友是真有錢抑是沒錢，韓復榘也沒有深究，他以爲黃縣縣長送來。是不會錯的。縣長楊金山他以爲送到韓復榘那裏，也就可以明白啦，其餘的人呢，都以爲梁作友和韓主席秘密接洽，一定是沒有錯兒了，誰知梁作友也是個謎啊，這個謎一直到南京到漢口，轟動全國，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韓復榘這兩天，沒有案子可審，心裏很覺得惶得慌，他要一驚得慌，便叫人到法院去提犯人來問。法院



亦無可如何，雖然政府方面再三電韓復榘說軍人不准干涉法律行政，但也不聽，不審案彷彿不過癮。他一寂寞，便代法院行使職權。這天趕上一擋子請求解除婚約的一個案子。那是一個學生，正在學校求學，和一個女同學發生戀愛，這時候，男生家庭方面，因為怕兒子野心，竟在家鄉裏給他說了一個媳婦，他聽了，大為反對，便向法院遞了一個呈文，要求解除婚約。法院正要審理，韓復榘便要了過去。其實這件案子本來不大，要求解除婚約，也不算什麼犯法。但到了韓復榘手裏，竟弄得擴大起來，鬧得一塌糊塗，以至送了兩條人命進去，要知詳細如何，請看下一章，便知分曉。

## 第二章 二重人格

話說那個要求解除婚約的男生叫作羅維新，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在學校裏讀書，非常用功，他也曉得父母血汗掙來的錢，實在不易，他是住在學校裏邊的，在每天下課之後，總是到街上散散步，換換眼境，回來再好好自習。在每天傍晚的時候，大明湖畔，的確另有一番風味。他有一天，正在徘徊散步的時候，遇到一個女學生，裝束很樸實，在那裏寫生，羅維新一時好玩，便走了過去。一看准女生畫的實在好，不由越看越愛看，站了許久，連個聲兒也沒有。他原是站在女生後面看的，所以那女生的模樣也看不見，他原也無意要看人的，他被那張美麗的畫所引誘了。那女生知道自己後邊站着人，她以為看一會兒就走的，誰知許久也不見動彈，連聲咳嗽都沒有。她不覺奇怪起來，不免回頭往後看，她一看，却是個少年學

子。便立刻把討厭的心收起，更努力畫起來。羅維新見了她回頭一看，見她非常漂亮，不由心裏一動。可是由此心中一動，便不好意思再在旁邊站住了，因為他感覺到四周沒有一個人，他怕她疑心，以走開爲妙，可是他剛要走開，腦中又浮上她那柔媚的面龐，不由又站住了。他想轉到前邊去看，又覺不好意思，他正自猶疑，忽然那女郎蘸了一筆的水，往後一甩，幾乎甩到羅維新的一身，幸而羅維新躲得快些，那女郎知覺了，便忙轉回身來道：「呀！沒有甩你一身嗎？」羅維新道：「沒有沒有。」那女郎道：「我竟成了習慣，不知不覺的往後一甩，真是太疏莽了。羅維新道：「那裏話呢，您是忠於您的藝術，所以才忘了一切。」那女郎見羅維新很文雅老誠，不由十分喜悅，她道：「您一定很喜歡藝術吧？」羅維新道：「是的，我是很喜歡，可是不會。」她道：「您太客氣了！羅維新道：「真的，我不會說假話，如果您要肯教給我，我很願意同您學一會。」女郎笑了起來道：「您不要說笑話吧，我那裏會教人呢？我很疏慢，還不知道您貴姓？」羅維新立刻掏出一張名片來，遞了過去。女郎從小凳子上站了起來。把名片接了過去，點頭道：「嘔，嘔，羅先生。」羅維新道：「不敢，您？」女郎笑着用彩筆，蘸了一點綠色，在另一張畫紙上，寫出三個秀麗的字兒來，羅維新一看，是「夏綠茵」三個字。羅維新道：「好漂亮的名字！」夏綠茵笑道：「一點不漂亮。您的字很有朝氣。」羅維新道：「我的名字太俗氣了。」夏綠茵道：「請坐一會兒。您站得很久了。」說着，把那坐寫生的小凳子移了一下。」羅維新道：「不不，我一點不累，您繼續完成您的大作吧！」夏綠茵道：「光線已經不足了，明天再畫，您坐下我們可以談一談。」羅維新道

：「你坐下吧，我坐在草地上好了。綠草如茵席地而坐，更有意思。」夏茵綠笑道：「您喜歡坐綠茵身上嗎？」說時指着草地。羅維新先還不解其意，後來想到她的名字，不由笑了道：「是的，我是喜歡坐在綠茵身上。」說着，便席地而坐。夏綠茵便值就坐在小凳子上，這時暮色蒼然，一陣歸雅，忽飛忽落，便得他們一點不寂寞。他們談了一些學校的生治，因為學校生活太枯燥，而願意有一種調劑的辦法。羅維新說：「您太好了，在寂寞的時候，書兩張畫，陶情治性，再好不過，我現在只有拿散步來調劑我的枯悶。」夏綠茵道：「能够每天散步也是好辦法。我一個人總懶得散步的，畫畫也有膩的時候，您每天總要散步嗎？」羅維新道：「是的，我每天必散步，必到這裏走一回，雖然下雨也要來，雨中散步，我覺得更有意思。」夏綠茵笑道：「以後我有工夫，要找您一同散步，好不好？」羅維新一聽，不勝喜歡，說道：「那可好極了！我一定陪着您的。」兩個人說了一會兒，雖然是初次相會，但是頗有捨不得離開的樣子，後來夏綠茵看天色已晚，學校又管得很嚴，遂忙收拾畫具，羅維新道：「明天您還來畫嗎？」夏綠茵道：「還要來的。」羅維新道：「那麼明天再見吧，我還要看您完成這張畫。」夏綠茵道：「我們一路走，我們還可以同走一些路。」說着，兩個人便一邊走着一邊談着，羅維新見她拿着的東西很多，便道：「我給您拿一點好不好？」夏綠茵道：「成了，我拿慣了，不理會累的。」他們走了很多的路，才分別而去。羅維新回到學校，越想這滋味越好，自己以前沒有嚐過這種滋味，沒有過過變愛生活，今天忽然遇到這位多材多藝的夏綠茵小姐，真有點顛之倒之，不如怎麼好了。他這一夜中淨作了甜密的夢。第

二天上課，書上也是夏綠茵的影子，黑板也是夏綠茵的影子，無處無地不印着夏綠茵的倩影，他快活極了，幹什麼都高興的，同學的莫不奇怪他，他今天下了課後，更加意修飾，連忙跑到大明湖去，每天都是散步去，今天是坐車，一來怕去晚了，二來新擦的皮鞋，非常光亮，怕走着落了許多灰塵。到了那裏，他以爲夏小姐不會去得那麼早。誰知他到了那裏，夏綠茵已經支着畫架，正在聚情會神的畫呢。他慢慢走了過去，仍像昨天似的在旁邊看着，夏綠茵畫了幾筆，羅維新道：「真好！」夏綠茵回頭一看，見是羅維新，不由笑了道：「嗚，是你？」羅維新道：「什麼時候來的？」夏綠茵道：「來了一會兒了。這張快畫完了，我先畫着，一會兒再談話好吧？」羅維新道：「請您畫！請您畫！我又來打擾了。」夏綠茵便一邊畫着一邊說道：「那兒的話呢？你完課了嗎？」羅維新道：「完了，下了課我就跑了來。」夏綠茵看了看那遠處的樹木，又拿筆在畫布上抹了幾下，然後又看了看，說道：「貴校功課很忙嗎？」羅維新道：「是的，現在快放暑假，快要考了。」夏綠茵道：「我們也是如此。這張畫是這個星期內就要交的。」羅維新道：「您定要得第一。」夏綠茵笑道：「我可不成，畫不好。」兩個人說着，越說越快樂。心裏快樂極了。夏綠茵把畫畫完，羅維新仍舊席地而坐，兩個人談得很親蜜，這時似乎都有點相愛的樣子。夏綠茵笑道：「今天又坐在綠茵上面了」。羅維新笑道「是的，多咱綠茵能坐在我……」底下不好說了，他覺得這話過重了，夏綠茵知道他有意愛自己，也不覺得怎麼生氣，而且覺得很好玩，她笑了沒有言語，羅維新知道她沒有腦，便進一步說道：「我剛才要說的話，你明白嗎？」夏綠茵搖頭道：「你說什麼？我

沒有聽見，你再說一遍？」羅維新道：「我說多怎綠茵在我的……」夏綠茵道：「什麼？」羅維新道：「多怎能在我的身上？」夏綠茵把那畫板拿下來道：「這上面有綠茵，放在你身上吧！」羅維新當真拿過去就往懷裏抱，夏綠茵連忙搶過來道：「還沒有乾呢，傻子！」羅維新樂得更歡了，滿身都是舒服的。他道：「那麼綠茵不能？」夏綠茵道：「慢慢的吧，將來……」羅維新見她已允許將來，則現在亦不妨的，不過現在人太多，不好意思那麼着，他道：「我們找個咖啡館坐一坐好不好？」夏綠茵道：「明天吧，今天我拿着這些東西。我們就坐在這裏談吧！」羅維新道：「不渴嗎？」夏綠茵道：「不渴。」兩個人遂繼續談着，天快黑了，羅維新道：「我們吃飯去吧！」夏綠茵道：「不，再等一會兒。」羅維新道：「再等一會就天黑了。」夏綠茵道：「天黑不是更好嗎？」羅維新明白過來笑了。兩個人又談了一會兒，月亮已經上來。羅維新道：「我們該回去了。」夏綠茵也沒有言語，收拾畫具，兩個人走去，走到一棵大樹底下，夏綠茵站住了羅維新明白她的意思，立刻抱了她，接了一個甜密的吻。羅維新吻完了，琢磨了半天滋味，才笑道：「我應當怎麼樣的感謝你呢？」夏綠茵道：「你只要永久愛我！」羅維新道：「當然！我們永遠互相愛着！」說着他們又接了一個吻，這才慢慢的走着，兩個人誰也不覺得餓。到了分手的地點，兩個人又甜密的接了好幾個吻，這才別去。從此，兩個每天總要找到一塊兒玩，放假的日子，還到千佛山去，這甜密的生涯，都有些陶醉。大考完畢了之後，羅維新不想回去了，藉口補習功課，給家裏去信，叫家裏寄錢。家裏接到這封信後，十分疑慮，孩子用功很好，但是生怕他墜落下去。家裏已經定了婚，乘這暑假正好回家來辦事，於是給他寫了一

封快信，羅維新接到這封信時，先還以為家裏寄錢來，打開一看，才知道是叫他回家結婚去。這一下不啻一個晴天霹靂，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坐在椅子上，怔了半天，想到夏絲茵不覺一陣心亂，家鄉裏的村姑，不用說學問藝術，只是外表上比夏綠茵差得多了。他不知怎樣好了，他找到夏綠茵，夏綠茵見他那神氣，便知是有事，問他，他只是不說。後來夏絲茵見沒辦法，說道：「你要不說，我們就不必相愛了。」羅維新就把家裏的信拿出來，顛着遞給夏絲茵，夏絲茵接過來一看，呆了半晌，又扔給羅維新道：「好，乘着暑假，回家作一作甜蜜生活，也倒不錯。說畢冷笑了。羅維新一聽這話，尤覺刺心，當時竟怔了半晌，一語未發，夏絲茵還以為他當真有意回家去。不回答自己的話，心裏很不高興，後來跟他說話，他只是不言語，也不動彈這才知道他動了真心，立刻推他道：「你倒是說話呀？」羅維新醒了過來，他竟哭了，夏絲茵道：「真是，一個男子漢光會哭，你倒是有什麼主意沒有？」羅維新道：「唉，恐怕我只有一死吧！」夏絲茵道：「你說話為什麼這樣不吉利？一個男子漢竟取這種拙志，也太叫人笑話。」羅維新道：「你不知道我的苦衷。」夏絲茵道：「我倒要聽一聽，你有什麼苦衷？叫你結婚，你就回去結婚，不是很好嗎？這有什麼為難的？」羅維新道：「你不要太刺激我了，我的心已經醉了。綠茵妹，我是愛你的，我決不回家。」夏絲茵笑了道：「不回家就不回家；但這又有什麼為難的？」羅維新道：「你不知道，假如我不回家，家裏一定不給我寄錢，我却怎樣的生活呀！」夏絲茵一聽，竟笑了起來，說道：「虧您想得這件事來，這也算一個問題嗎？您還是一個堂堂男子漢，還是一個大學生，竟這麼可笑！」羅維新一聽，反倒喜歡了，他覺得

這事經夏綠茵一提，也彷彿不算什麼了似的。他不覺喜道：「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嗎？」夏綠茵又笑道：「我有什麼辦法？你的事問我要辦法，你不會想一想，應當怎麼辦呢？」羅維新道：「你不要叫我着急了，乾脆，你給我出一個主意，我到這時候，簡直就暈了！」夏綠茵道：「我問你，你願意回去結婚不願意？」羅維新道：「絕對不願意。」夏綠茵道：「因為什麼？」羅維新道：「那還用說嗎？我因為愛你呀！」夏綠茵道：「當真嗎？」羅維新道：「我如果說假話，我還這麼着急作什麼？」夏綠茵道：「你能够脫離家庭關係嗎？」羅維新道：「能够呀！」夏綠茵道：「既然能够脫離家庭，但爲什麼還這樣着急呀？」羅維新道：「我着急的不是別的事，我是怕我的經濟將斷絕，我們將來怎麼生活呢？」夏綠茵道：「如果你就耽心經濟沒來源，那麼這就不成問題了？」羅維新道：「怎麼呢？」夏綠茵道：「以我們兩個人的本事，在社會上作點事情，大概不致於發生什麼生活問題吧！」羅維新道：「你要不提我倒忘了這件事，我一向盡在學校裏就沒有到社會上作過事，所以竟把這問題忘了。可是還有一個疑問，目下我們的生活」就是問題呀。」夏綠茵道：「如果我們能够……就不成爲問題了。」羅維新道：「怎麼？」夏綠茵道：「我有辦法，你就不用管了反正不叫你着急。」羅維新道：「那我多不好意思呀！夏綠茵道：「那我們既要爲了創造我們的前途，我們還用什麼客氣嗎？」羅維新道：「那麼就這樣吧！」夏綠茵道：「但是你能叫我放心嗎？」羅維新道：「要不然我登報聲明，再向法院不承認那邊的婚姻，怎麼樣？」夏綠茵點頭道：「好吧！」兩個人商量好了，羅維新便進行登報，並遞呈法院，請求解除家庭所訂的婚約這件呈文剛剛遞上去，這事若是按照法院的判決，那是很小的一

件，馬上可以解決的，不料被韓復榘接過來。韓復榘看呈子都看不懂，大概是婚姻的事，一問秘書，秘書說這是兩個男女學生講亂愛，不要爹媽了。他所用的秘書，差不多都是老學究，對於新潮，就不大滿意，所以隨便說了幾句，韓復榘心裏有底，立刻腦筋裏就下了判詞，問不問就是那麼一回事了。第二天，他老早上了堂，把案子裏的人，全都帶到堂下，他在當中一坐。他審案向來只有兩種判決，一個是「放」，一個是「斃」。放的時候，他也不說放，只是罵了一頓：「他媽怎麼稿的？滾蛋！」馬弁一聽見滾蛋兩個字，立刻將犯人拉在左邊站着。如果要斃的時候，他並不說話，只用手一撫下巴，馬弁立刻把犯人拉在右邊，審完之後，左邊站着的人，一律釋放，站在右邊的人，便細綁上，運上大車，送到刑場槍斃。這時站着的很多，他一一審問，左右兩邊的人，全都分開不少，犯人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沒聽見他判詞，都站兩邊等着，站在左邊的人，挨了一頓罵，自己提心弔胆，恐怕他惱了後，一定要槍斃的。站在右邊的人，見韓復榘並沒表示什麼態度，以為可以無憂了，心裏很是痛快，誰知滿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次他問過羅維新，羅維新把家庭怎麼專制，婚姻怎麼不合意，侃侃而談。他以為這理由很充足了。但韓復榘心裏早已批好：「反對父母主婚，是不孝也，解除婚約，令女人無法再嫁，是不仁也；脫離家庭是不義也，咱老韓維持風化，還要幹這個勾當，是不忠也；男女任意亂愛，是不禮也。有此數因，還不值得槍斃嗎？」他看見羅維新一個青年，怎麼會被女人迷得這麼厲害，我老韓就不愛女學生。媽的！越相越生氣，立刻傳令，把女學生也捉來。一會兒，夏綠茵也到了。韓復榘一看，當真很漂亮，他心裏說道：「怨不得那小子那麼愛她。」他一見她漂



亮，便又嫉妬起來，他想，現在這女學生，蓬頭散髮，太不像話，與我老韓的宗旨，相背而馳，非得整頓一下不可。他對於時髮的女學生，確實恨之入骨，他極不喜歡歐化，什麼燙頭髮，什麼高跟鞋，在他眼裏都叫反對。可是話又說回來，他所嫉的太太們，和他所寵愛的一個名女伶，也是這麼燙髮洋服，他也不覺得她們反動了。他完全是個二重人格。他一見夏綠茵，由嫉妬而生恨，便把下巴一橫，連問也沒問，由馬弁拉在右邊。審完之後，他退堂而下，這時馬弁們便把左邊站着的人逐了出去，把右邊站着的人，一一網綁起來，這時大家方才大驚失色，羅維新和夏綠茵嚇得混身哆嗦，心亂如麻，不知怎麼樣才好。旁邊有一個鄉下老的模樣人，大喊：「別綁我，我見韓主席。」馬弁說：「媽的見什麼主席也不成了，走吧，下輩子再見。」那鄉下老大呼不止，馬弁那裏聽他那一套，一齊網綁，運上汽車，開至刑場。鄉下老猶自大號大叫。馬弁道：「媽的你叫，先斃了你！」羅維新已經面無人色，沒想到爲了這點事，要了自己的命。他的眼淚，不由的就流出來了。夏綠茵只得作慘笑道：「我們雖非同日生，但能同日死，也倒不錯。」到這時候，也只有這樣解嘲吧！羅維新想對她笑，但笑不出來，彷彿倒成了哭的樣子。夏綠茵道：「我們要一路走啊！」她這句話說得全車人都悲痛都來。鄉下老驕道：「我不向你們一塊走，我要見韓主席。」大家這時反倒有點笑他。到了刑場，一一扶下車來，全都走不動了，一個個像癱了一樣，槍聲響處，幾縷魂靈，相措走赴西方去了，只有那鄉下老兒，還伏在地上動彈着，馬弁又打了一槍，這才安靜。他們剛要往回走，忽然一輛汽車飛馳而來，大聲喊道：「完了沒有？」馬弁道：「全完啦！」汽車裏

的人跳出來道：「哎呀，有個鄉下老兒……」馬弁不等說完便道：「斃啦。」坐汽車的那人道：「糟：韓主席問他呢，說看他眼熟。他是來見韓主席的。」馬弁道：「怨不得他直喊叫，但是已經斃了，怎麼樣呢？」那人一聽，一蹶腳道：「真他媽，活該他倒霉！」原來那個鄉下老兒姓張叫張得勝，原是和韓復榘李應長等是同棚弟兄，那時當兵的時候，非常投勁。睡也睡在一起，玩也玩在一起，後來連年內戰，同棚弟兄死得沒有什麼舊人了，他們便越發親近起來。以後，韓復榘升了排長連長，節節上升，而張得勝却因為打仗打的太寒心了，不願意再幹，便告退回家，當農人去了，過着家鄉園里生活，也倒快活。張得勝本來沒什麼常識，又不認識字，對於國家大事，一概不聞不問。政治舞台變了很多次，山東主席也換了幾個，他都不曉得。到了韓復榘這裏，他最愛審案，鄉下人對於審案也認是一種神聖了不得事。於是韓青天這個名兒，越傳越遠，同時韓復榘每到城市沒案可審的時候。便下鄉到各縣去過癮，美其名曰視察。所以各縣越發傳播得厲害，有的希望他來，有的希望他不來。大家這麼一談論，傳到張得勝的耳朵裏，他聽見說山東韓主席名叫韓復榘，韓復榘這個名字很熟，像那個同棚當弟兄的名字，他對別人一說，別人全笑話他起來，說：「你別往臉上貼金了，你們同棚弟兄還有當主席的資格？」張得勝也便猶疑起來，想到同棚弟兄，不會當主席的，這一定是重名字，不再想他。過了許久，他又和別人談到韓復榘以往的歷史，說他以往怎麼打過誰，跟着誰。他一聽，又的確是同棚的韓復榘無疑，他又想到馮司令馮玉祥也是當兵出身，韓復榘就不能當主席嗎？他於是把這個意思對大家一說，又把他和韓復榘的情形和韓復榘的

長象脾氣，說得滿對，大家這才相信，張得勝又說：「媽的當弟兄的時候，他還沒俺操法好，五百米的預備放，咱是第一，打靶也不行。有一次操練，他裹腿沒結好，鬆了下來，俺正站在他的後面，俺的脚一踩，擰了他一個大馬爬。」說得大家全笑起來。張得勝又說韓復榘怎麼和他投緣，怎麼和親弟兄一樣，大家便都勸他去見韓主席，來個官兒作伴。張得勝笑道：「俺還作得了官？跟老朋友談談就不錯。」大家說：「去一騎，不作官兒給咱們鄉裏得點益處也不錯。」說得張得勝心裏活動，立刻就想去，大家給他湊了路費，反正知道他這一去，雖不能作了官，但也弄得萬兒八千的。第二天，大家又爲他餞行，喝得醉薰薰的，張得勝得意說：「俺不能弄他幾千我不回來！大家說：「一個大主席，弄幾千塊錢不算什麼，你們又是老弟兄了。」張得勝大喜。次日便出發赴省。到了濟南，各處一打聽，敢則李廳長也是同棚弟兄，那時他們三個人很不錯，現在韓復榘當了主席，李又當了廳長，只有張得勝是白人，他來到濟南，看這勢派兒，恐怕韓復榘不見他，他先去訪李廳長，他又不漂亮，又不會說話，又沒有名片官銜，見李廳長就費了很大的工夫。最後他說：「李廳長和韓主席都是俺同棚弟兄，俺叫張得勝，你一提他就曉得。傳達兵一聽他和主席廳長全是同棚弟兄，不敢得罪他，便報告了李廳長李廳長一聽是同棚弟兄，立刻接見。」張得勝給李廳長一立正，李廳長說：「咱們老弟兄了，不用這個禮兒。」說着，讓到客廳，兩個人談了一會兒，張得勝把在家的情形一說，並說想找老韓，韓主席弄個官兒作伴。李廳長說：「你我同他去說，他一定給你一個官兒作伴，至不濟也可以弄個縣長當當。」張得勝道：「那敢則好。」李廳長又答應先跟韓復榘說一聲，然後叫他

去見。張得勝喜歡不置。第二天又去找李廳長，李廳長說：「我已經跟他說了，這兩天他正忙，過這兩天再去見他。」張得勝答應去了。過了兩天，李廳長忽然派人找張得勝，張得勝欣然而去，到了那裏李廳長說：「你就去找主席去。我跟他說了，他叫告訴你，叫你今天去。你自己去吧！」張得勝便自己去了，到了那裏。跟衛兵一說，衛兵引到傳達室。傳達兵見是李廳長介紹來的，拿着李廳長的信，同時又知道張得勝和韓主席是同棚弟兄，便一直把張得勝帶到裏邊去。到裏邊一看，韓主席在審案子呢，他來到大堂外，傳達告訴張得勝在這裏先等一等，等到韓主席問完了案子，再上去見他不遲。張得勝答應了，便又在旁邊看審案的，他見兩邊各站了些犯人和馬弁等等，他要想看看韓復榘是不是還是以前那個模樣，不免走上前幾步，往大堂上觀看，他見韓復榘果然還是那個樣子，不過衣服穿得講究多了。韓復榘似乎也看見了他，但因為正在審案，沒有十分注意。他想既已見着，那麼說話就沒有問題了，他要往堂上走，馬弁一看，連忙喝住道：「下去！」張得勝遂退了幾步。馬弁又一閃他，他一退便退到左邊那一羣犯人裏去了。那一羣犯人，原來要槍斃的，他不曉得，只得站在裏面等候韓復榘審完案，再前去招呼。等了半天，審完了案，韓復榘立刻退堂，張得勝連忙要過去招呼，不料被馬弁攔住，立刻五花大綁給綁上了。張得勝嘆道：「我見韓主席，我見韓主席！」馬弁道：「見誰也不成了。已經判決了不能再改。」馬弁以為他是被判執行的呢。張得勝大呼冤枉不止，馬弁那裏聽那一套，綁上後，運到車上，和其他的犯人一齊送上執行槍決。張得勝這心裏着急後悔，但也來不及了，一路上光是大號大喊，說什麼誰也不理。他的老鄉們還都指望着他弄個萬兒

八千的呢。那裏知道這黑鳥裏黑塗的完了？且說韓復榘審完了案之後，回到屋裏，猛然想起方才在堂下站着一個鄉下老兒，非常眼熟，只是想不起是誰來。怎麼這時候也不來見，真奇怪，他便問底下人都是誰今天來找。承啓官說：「有個李廳長薦來的，說叫張得勝。」韓復榘一聽，馬上想了起來，原來同棚弟兄。連忙問道：「這個人在那裏？」大家都說：「不知道，審完案也不見他了。」大家忙又各處去找，後來有人說：「大概是一塊兒綁出去了。」韓復榘道：「媽的，你怎麼把他也綁上？」馬弁說：「誰知道呢他和槍斃的人一塊兒站着。」韓復榘道：「走沒有？」馬弁道：「走了。」韓復榘道：「趕快去追！」這令一下來，馬弁飛行而出，坐上汽車，箭也似的到了刑場，誰知已經執行了。無法，回來一報告說：「報告主席，張得勝已經斃了，還是打了兩槍。」韓復榘把脚一蹶道：「媽的，他走這步運。給他埋個好地方，拿一萬塊錢給他送到家裏去。」下面答應着，拿出一萬元來，你扣我除，剩下幾千塊錢給他送回家去。幾千塊錢倒是到手了，可是一條命算是犧牲了。李廳長聽了這個消息，也很可惜，並罵張得勝這傢伙真該死就結了。見了韓復榘，兩個人拿這個當作笑話說了一遍。過了兩天，這事也就忘懷了。他忽然又想起梁作友那個碴兒，他問李廳長道：「性梁的那小子怎麼樣啦？」李廳長道：「不大詳細，這裏幾天的報全登着呢。」韓復榘道：「我看看。」李廳長叫人把幾天的報拿了來，他注意一看了：只見上面刊着：「山東捐金義士梁作友，一日晨八時到京，即至軍部，見何部長。旋至財部，由財部派科長王調先招待。梁住中央飯店三百零一號，詳細俟在三五日內再接洽。」韓復榘道：「這小子都見了何部長。」於是

又往下看：「南京一日電：記者頃訪梁作友於其寓所，梁作友爲華北大富家，資有七八千萬。梁光頭，衣布短衣，青布夾褲，白布襪，青布鞋，異常樸實，梁曾在本村及鄉村初小讀書五年，粗淺文字能通英語，談吐亦甚溫雅。」韓復榘笑道：「媽的文雅什麼，跟我老粗兒一樣。」又有一條登着：「梁作友在黃縣梁家村，全族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丁口。曾祖屬仲，讀書，前清秀才，叔祖則在營口經商。父克溫兄弟七，母姚氏亦望族……」韓復榘道：「報館比咱們都知道的詳細。」又往底往下看：「或問梁，願作官否？梁笑答云：做官須有政治經驗，山野之人，甚不望此。此來僅爲國家，不爲做官也。又梁貌極不揚，而語極豁達，奇人也。居中央飯店，財部招待，中西酒菜，恣意供之，梁皆無取，午與其友人同餐，僅取一炒肉絲，一菜湯。茶房問其何不多取。梁但笑而不答。似鄙視茶房以富貴驕入者。其思想之高尙，於此可以概見。」韓復榘笑道：「這小子倒給咱們露臉。他又看第二天的報上載着：「南京二日電，二日晨七時起，梁作友即有客往訪，絡繹不絕。」第三天的報上載着：「南京三日電，財部三日晚八時約梁作友至北極閣私邸，詳談梁輸財報國計劃。」又有一條登着：「南京三日電，梁作友三日晨由王調元電約，至財部商談梁捐款分配辦法，內容如何，尙未得悉。初梁到京，至財部係乘一人力車，身既僂偻，衣復舊，像貌不揚，俟到財部，稱有巨款進獻，財部茶房以其衣貌不揚，睨之以眼，毫不爲禮。及聞其口氣甚大，更以爲神經病而掩笑。徒重何函介紹，不得不爲通報。三日王調元先見梁，係汽車迎接，梁到財部時，茶房皆改容。」韓復榘笑道：「媽的，人就這麼勢力眼，我老韓決不這樣，什麼人我都見。梁作友這小子要不是見我，政府能得這麼些捐款？」說

着，又拿起報來看，只見有一條是記者作的文章，上面罵着軍閥，說軍閥禍國，不懂政治。韓復榘一看，大怒道：「媽的，罵起我來了。」他又對李廳長說：「你看看，咱們花錢到找來許多罵。媽的是怎麼回事？」李廳長拿過一看，是一篇文章，上面說着軍閥等話，李廳長道：「他是泛泛說的，不是專說……」韓復榘不等他說完便道：「媽的泛泛說的？咱們是軍閥不是？是軍閥咱們就挨着罵，不成，把那個報館的給弄來！」令一下，誰敢不遵？馬弁立刻走到報館，把那個主筆捉來了，報館這時轟動了，立刻託人向李廳長等分頭說項，怕他一生氣真許槍斃了也未可知。李廳長等見了韓復榘極力一說情，說他不是故意。韓復榘怒氣未消，他說：「給我打四十板子！」他打板子永遠要脫下褲子來的。堂堂報館主筆，被剝脫褲子，露着白臀，挨了四十板子。韓復榘打了那報館的記者四十板以後，說道：「媽的，開報館胡說八道，這錢花得太冤，養活這羣人，倒罵起軍閥來了，他不知道俺老韓是軍閥？」馬弁說道：「你老軍乏？你老軍隊才不乏，准保一百一。」韓復榘笑了，說道：「媽的，你倒會說。平常看不見你，今天又是沒錢了吧？」馬弁立正道：「可不是嗎。沒錢倒是沒錢，可是有錢也沒有出去過。」韓復榘道：「給你幾塊，可不准賭錢。」說着挪出一張票子給了他，馬弁接過來，向別人吐了吐舌頭。韓復榘道：「要是玩錢我非打折你的狗腿不可。」馬弁道：「主席下命令不叫打牌，誰還敢打牌？誰要打牌我把他抓來，叫主席審審他們。」韓復榘道：「媽的滾蛋吧！」馬弁走出去了。別人都對他說道：「你這傢伙真會討喜歡。」馬弁道：「你們不會討好，要是會的話，機會多得很。」大家問道：「你說一個咱們試試。」馬弁道：

「現在咱們頭兒不是禁止賭博嗎？咱們隨便走到那兒逛逛，碰上打牌的，抓了去，送給他審審，叫他過過癮，他一定很喜歡，那時你一求賞，准能給你幾塊。」大家一聽，十分喜悅，說：「這還不好辦嗎？馬上就走，准可以碰上。」大家越說越高興，立刻一塊兒走出來。有一個人說：「老王得了幾塊錢，咱們得玩一玩去，叫他請客。」王馬弁說：「走，咱們三個玩去。」大家一邊說笑着，一邊到下處去了。到三等轉了半天，仍不盡興，又去跑到頭等去玩。妓女們一見是些老總們，心裏就不大高興，招待上便差一點事，他們見妓女對於別的客人好，對待自己不好，不免大吃其醋。這時候，有個妓女很漂亮，她的屋裏正在有個熟客給她擺花酒。大家在吃花酒前，打着牌抽着頭，大說大笑。聲震屋瓦，妓女可真灌米湯。男女噪雜，隨便打打鬧鬧，這些老總們一見，越發生氣，有一個人道：「喂，咱們今天爲什麼不撈他一傢伙！」王馬弁道：「對呀，咱們計劃計劃，媽的姘姐兒不來更好啦，咱們更好商量，進門先搶錢。」又一個說：「光搶錢還不成，要緊得抓住賭具，這是證據！」王馬弁道：「真是給咱們找飯落兒了。」大家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王馬弁又道：「先別忙，逗逗她們，玩够了再幹。」於是又大聲喊叫起來，妓女似睬似不睬的走過來道：「幹麼這麼大聲喊叫？」王馬弁道：「老爺們是花錢的。」妙女道：「花錢怎麼着，也不能把誰拴在這兒。」王馬弁道：「喝，今天我硬拴你一個，你看看！」妙女道：「你要有這胆量你就拴，那邊李科長在那兒。」王馬弁道：「不管什麼科長馬長，我就要拴，媽的先網上她。」大家一聽，立刻動手，把她網上，妓女大聲喊叫起來。那些熟客們正打牌打得高興，忽聽妓女喊叫，不知什麼



事，便全都走出來看，看見有幾個當兵模樣的人把她捆上，不由很生氣的走過來問，王馬弁這時候，溜進打牌的屋裏，先把錢全都撲起，然後撲牌，有人看見了便嚷：「這裏有賊啦！」大家忙又往回翻，果然王馬弁正在撲牌，大家大怒，奮身上前，想要把他捉住痛毆一頓，誰料王馬弁把手槍掏了出來，大家嚇得又忙往後退，而後邊早有人擁上來，把這些人全都捆上，審子裏人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各處紛逃，一陣大亂。王馬弁說：「把那個娘們也帶着！」說着連證據都一齊解司令部。韓復榘吃完晚飯，正自無聊，這兩天案子又少，沒有什麼過癮，忽然馬弁走來，說：「請主席審案！」韓復榘道：「什麼案子？」王馬弁道：「在審子裏聚賭，連審姐兒也綁來。」韓復榘道：「媽的，說查你就真查起來。」王馬弁道：「那什麼話？花主席錢不給主席辦事行嗎？主席得特別審他們一下，韓復榘立刻升堂，把一千人犯，全都帶上堂來，主席得特別審他們一下，來個特別的。」韓復榘立刻升堂，把一千人犯，全都帶上堂來，韓復榘道：「你們要錢來了嗎？」大家說：「沒有要錢，打着玩的。」韓復榘道：「打着玩的，是不是賭輸贏？」大家道：「打牌都有輸贏的？」韓復榘道：「好啦，你們在那裏打牌着？」大家道：「在班子裏。」韓復榘道：「班子裏打牌，你們比我還樂。你們知道不知道我下令禁賭？」大家半天沒言語，心裏想，若說知道吧，那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若說不知道：「又怕他打成撒謊。他們正沒主意，韓復榘却道：「你們大概還不曉得吧？」大家一聽，立刻藉着台階下道：「是的，我們都不曉得，要曉得主席下令禁賭，我們早就敢要錢了。」韓復榘點頭道：「我想不但你們不曉得，恐怕一般人都不曉得吧！」大

家道：「可不是，我們都沒有聽說，別人許更不曉得了。」韓復榘道：「你們願意不願意給我幫個忙，替我告訴大眾，叫他們都知道知道？」大家打躬不迭道：「准知道沒有什麼罪過了。韓復榘道：「今天你們在這裏呆一宵，明天，把那個牌桌子拔來，上面放好了牌，你們四個人，一個人扛着一隻桌腿，到大街上遊行，一邊走一邊說：「諸位，韓主席現在禁賭，怕你們不知道，叫我們來告訴你們。這樣一來，大概他們就全曉得了。」大家一聽，不由愕了，而面相觀，誰也說不出話來。韓復榘說完便退了堂。這幾個牌手，無可奈何，被馬弁捲了起來。馬弁見韓主席這個判決，實在有意思，便更想出種種開心的辦法，有的說：「前面最好來個軍樂隊，吹吹打打，可以招人注意。」有的說：「這樣一來倒像個娶媳婦的了。四個人抬着桌子，很像抬着轎子。」大家一聽，全都笑了。又有一個說：「最好叫那個娘們坐在桌子當中，叫他們抬着，就更像娶媳婦的了。」大家越發大笑，鼓掌不止。王馬弁說：「再來幾個打旗兒的，上面寫着字，說打牌的壞處，嫖窩子的壞處。」大家鼓掌贊成。他們討論了半夜。第二天，特由窩子裏把那張打牌的桌子抬了來，上面平鋪牌氈兒，把麻雀擺成四圈模樣，有的說：「還是散開擺着好，一邊青一色，一邊小三元，一邊四喜，一邊對子胡，像打牌的样子。」有的說：「這樣立不住。」那個說：「不，叫他們抬穩了，倒一張牌打一下。」大家說：「這個也好。」於是軍樂在前打旗兒的繼之，最後是四個人抬着牌桌。那妓女本想也叫她參加，但因為她是一個什麼處長交情不錯。託了個人情，便沒叫她跟着。這一行人，一直奔上大街走來。一般行人和商賈的人，聽見有軍樂奏着，以為是賣煙捲兒創牌子的，後

來一看，跟着的人很多，大家又起哄嚷着，不由全走過來看，一看是四個人抬着牌子桌，抵着頭，很吃力的樣子。有的認識字的，看見旗子上面寫着字，才知道是賭錢的被罰，遊街示衆的。大家都覺得這個事兒新奇，全都跟着看，起哄，鬧得人山人海，熱鬧非常。後事如何，請看下文。

### 第三章 三角亂愛

話說這一來立刻轟動全市。這一來，誰也不敢拿打牌來解悶兒了，一直繞到晚上，走得四個人全都起了兩腳泡，手上也全磨了泡，鬧得精疲力竭，又立着被訓斥了一番，才放回家去。四個人回到家裏，全得了病，半個月沒起來炕，且說韓復榘因為省城案子，沒有什麼可審的了，便又出巡，到各縣去找案子去，他想叫民間都知道有這麼一個韓青天，說不定還許有耿小的者給他作一部韓公案，將來戲台上，也許有韓公出頭，像包公一般的黑臉堂兒。他把省裏的事，完全交給李廳長代折代行。其實他在省裏除了審案，也沒有管過其他的什麼事。他帶着一批隨員，坐着汽車，到各縣巡查，他預先派人告訴民衆，有冤的報冤，有仇報仇，他到了那裏好預備審案，他作個青天大老爺，縣長們知道這情形，也預備出許多案子，叫他過審。汽車是快的，不像古時得曉行夜宿，這當天就可以到。這天來到泗水縣，縣長迎到縣公署，漱洗已畢，茶點奉上，韓復榘便問有案子沒有，他以為當縣長的不作別的事，光是審案，縣長不敢違意，立刻將呈文公事等等，一齊拿了出來。韓復榘一看，裏面有一個鳴冤的呈文，說是小民被人欺騙，被告張冠李戴，弄假作僞，等等的話，韓復榘一看，立刻大怒，喝令把犯人張

冠李戴帶上來：大家一聽，全都莫明其妙，面面相覷，想了半天，也沒張冠李戴這兩個名字，韓復榘怒道：「媽的你們整天不幹事，連呈文也不看，這兩個犯人在那裏呢？快給我抓來！」說着，把呈文扔在地上，這時縣裏有機警一些的職員，立刻拾了起來，打開指給縣長道：「縣長，主席要這兩個個人。」縣長一看，是張冠李戴四個字，這四個字本來是一句成典，形容被告用作假方法欺騙原告，韓主席是把這句話看成兩個人了。縣長也不敢說他的不對，只得順口答音的對韓復榘道：「主席，這張冠李戴兩個人，因為畏罪潛逃，捉了幾回都沒有捉來。今天主席問下來，我回頭叫他們再各處嚴行搜索，最好主席下個條子，叫各縣一齊通緝張冠李戴。或者可以捉得到，因為張冠李戴一到外縣，恐怕就捉不到了。」韓復榘連連點頭，批上飭各縣捉拿張冠李戴。各縣見了韓復榘批的捉拿張冠李戴兩個人，知道是他又鬧了笑話，也就一笑置之。韓復榘在泗水縣呆了兩天，審了幾個案子，他又想到蒙陰去巡查。這時，忽然有鄒縣的農民，告發鄒縣縣長榨取民衆膏血。他們因為聽說韓主席在泗水縣，並且又聽說韓主席隨便准民衆遞狀子，於是便跑了來。韓復榘這天剛要走想到蒙陰去，在未出發之前，縣長在衙門裏擺席送行，酒飯已畢，茶水上來。正在談話，縣長他以為他這一走，自己從此可以安心多了。誰料自己縣裏沒事，而鄒縣的農民，却跑到這裏打官司來。鄒縣的農民一喊冤，馬弁便通稟上去。馬弁知道韓復榘的性情，凡有老百姓打官司遞稟子，一概不准攔阻，馬弁接過呈子，先遞給一位隨行秘書，秘書一看，是鄒縣農民控告鄒縣縣長的。秘書遞給韓復榘，韓復榘拿過一看，是老百姓告縣長許多劣跡的，他看了，勃然大怒道：「來呀！」

馬弁過去行個禮，韓復榘指着泗水縣長道：「把他拉下去先給我打八十板。媽的瞞了我兩天，原來還有這些壞事！」馬弁立刻拉着縣長往外走，縣長莫明其妙，但又不敢抗，由馬弁拉到外面，拿起軍棍，叫縣長爬在地上，批拍的打了數十。打得縣長連哭帶號，打完了，連站都站不起來了，由馬弁攙倒裏面縣長哼唧的，沒想到他快走了，倒挨了十數軍棍，心裏直叫冤枉，他也不知是誰告的他，韓復榘這時怒氣未消，罵道：「媽的，你還裝像兒，坑小民的時候，你就知道快活了。打你板子，算是便宜了。若不然，要你的腦袋。」縣長心說：「你應當調查我是不是真那樣，至少你應當審幾句再打，我如果真不好也可以。」他心裏這樣想着，嘴裏却不敢說出來，只得說道：「主席，我可以知道一下，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處？」韓復榘一聽，把那呈子扔在地下說道：「你還問我，你自己看看！」縣長爬着把呈子拾起來一看，見是鄒縣農民，控告鄒縣縣長的。不由說道：「主席你老再詳細看看，這是鄒縣老百姓的呈文。」韓復榘道：「媽的，我知道，不管那一縣，也可以告你。」縣長道：「你老再看，這不是告我的，是告鄒縣縣長的。」韓復榘一聽，立刻也不好意思起來，說道：「拿來我看！」縣長爬了過去，韓復榘又看了一遍，說道：「媽的，已經打了，給他兩千塊錢吧！」大家一聽，莫不暗笑，縣長雖然挨了打，可是得了兩千塊錢，也就算啦，立刻鞠躬道謝。韓復榘道：「好好幹你的，有你的好處，」說着，便乘了汽車，走了出來，一直開往蒙陰去了。到了蒙陰，縣長早已知道很遠來迎接，蒙陰縣的縣長姓張，剛剛到任不久前任羅縣長在前一個禮拜已調到沂水縣去了。張縣長到任不久，一切人員全沒更動，韓復榘並不知道這個

情形，到了縣公署，休息嗽洗已畢，便又來他那老套兒。這時四鄉農民聽到韓主席來的消息，全都跑來，遞呈子告狀。有的沒什麼事也遞個呈子告着玩，反正知道沒有告狀的不是，有的有點心裏不順，想拿誰出出氣。有以前的曾經納過稅或是花過什麼錢，這時覺得有點冤枉，也跑來告狀，想把錢都要了回來。呈子遞上來，如同雪片一樣，韓復榘又高興又不高興，高興的是有案子可審太過其癮，不高興的是呈子一多，一定是縣長太壞。他把呈子一一打開，首先看過的是一個告財政局李局長的呈文，那呈文的意思是說本年本縣因為災情重大，李局長有放賣秋災的事，韓復榘一看大怒，立刻傳令把李局長拘來，不問青紅皂白先打了一頓，然後才說出來，李局長挨打完了說道：這不是我的事，我焉敢作這樣的事？這些事一向是由縣長和財政廳辦理，卑職沒有這麼大的職權，」韓復榘一聽叫打縣長，張縣長連忙說道：「報告主席，卑職不知道這個事。」韓復榘怒道：「媽的，我審案審了多少，你跟我使這個？媽的你不知道，是誰知道？他說你幹的呀！」張縣長着慌忙道：「不，他說的是前任縣長，卑職剛剛到任不久，才一個禮拜，秋災也是去年辦的。」韓復榘這才放了他，張縣長已經鬧了一身汗，幸而自己說話說得快點。不然這頓打又挨上了。李局長算是白挨了一頓打，韓復榘說：「先押起他來，等我見了前任縣長再說。」於是竟把李局長押解到省裏，到省裏後，又鬧出笑話來，後來韓復榘回去，又連着出了幾個笑話，總算李局長倒得回家了。這是後話，後來再提，且說韓復榘在縣裏待了一天，便又到別縣巡查去了。這天來在濰縣，忽然一個老太太攔與喊冤，原來濰縣地方，為魯省首富，在前清時代，出過兩個狀元，八十個翰林，進士探花不計

其數。自鄧板橋當過一任縣知事後，文風很盛。民國時代，那個地方，劃為商埠，立刻繁華起來，縣城的東邊，還有土城，本地都叫作東園子，城與園子之間，是很寬的一條灘河，由南往北而流，兩城的居人，全飲這個河流的水。在夏天的時候，河水洶湧波濤，有時漲到岸上。到秋天的時候，水落下去，往往露出一遍沙灘，那片大沙灘迤麗十里，頗為廣大，於是便利用他作一個交易娛樂地方，每到集日，特別熱鬧。一般農民，因為大秋收穫之後，不免到沙灘來玩，沙灘上有許多娛樂場所，什麼跑馬戲的，變戲法兒的，每個場子都要圍了很多的人。這裏有一場是唱大鼓的，由濟南來到這裏趕集，他們是濟南站不住的，賺不了錢的，跑到這裏來，便成了美人，她們這場裏，特別的人多。他們有兩個女孩子，一個是方十歲的小女孩，很是聰明。一個是二十幾歲的大女孩，大概已經破了瓜了。風騷得很。以外還有一個是老婆子，和兩個漢子。大女孩叫大鳳，小女孩叫小鳳。在他們這場合裏，比較貴族一點的了。聽的人也比較複雜些。這裏有幾個是駐軍的一個旅部的馬弁，他們一半來起哄的。他們對於大鳳，都抱着野心的。裏面有一個叫高得勝的，小夥兒很漂亮，很得旅長和旅長太太的寵愛。他們每天跑到這裏玩票，優遊歲月。和大鳳眉來眼去，大家談笑着，非常快樂。這裏，也有一個很迷瞪的，姓胡名來，他是一個本地財主，在城裏開了兩個商店，手裏有兩個糟錢兒。家裏有個太太，也是本地的，不大好看，他每天沒事，便到沙灘來玩，看了大鳳的山東大鼓，有點迷瞪起來。每次給錢給得很多，日久，大鳳便不時的向他丟幾個眼色，於是這位胡來胡老板，便越發報效了。高得勝呢，先本以為自己是財神爺，獨得大鳳青睞的，現在又來了一

位胡老板，幾乎有把他頂了之勢，不由醋勁大發，胡來洋洋得意，反正自己有的是買賣。這唱大鼓的老板漢子和那老婆，都看出這個趨勢，便叫大鳳賣弄手段，叫他兩人互相吃錯。互相競爭，而自己可以得利。故於是每到大鳳唱完一段，兩個漢子和老婆子向場外人要錢的時候，幾隻眼都看着胡來，胡來一給錢，便又移動眼光看高得勝。諸位看見沒有？人家老板一給就給一吊（一吊合北京一百枚）人家才叫是聽的主兒，懂得聽，孩子沒有自賣力氣，快謝謝！

「大鳳和小鳳便向着胡老板嬌滴滴的道了一聲「謝謝！」順便又飛了一個眼色。胡來非常得意。高得勝一看，真有點掛不住，立刻掏出兩吊來，叫道：「喂，拿去！」那老婆子和漢子全都齊口同聲的嚷道：「謝謝！大鳳快拿去，老爺賞兩吊。」小鳳連忙跑過去，接了過來，還給高得勝鞠了一個躬。說了一聲謝謝，大鳳也頻拍電報，向高得勝飛眼。高得勝算是得勝了，得意洋洋，那老婆子和漢子又說道：「看人家老爺，真叫作花錢的主兒。這位副官一定指日高升立刻營長團長，別看花得起兩吊錢。總有好處，那一百錢也不花的，終久發達不了沒起色。」他們又一拍高得勝的馬屁，胡來吃不住了，立刻說道：「來呀，我點一個！」那漢子和婆子一聽胡老板要點一個，立刻說道：「這位胡老板要點一個，大鳳去，問點個什麼，好好的給他老唱一個！」大鳳慢動身形拿着一個摺子，走到胡老板的前面別人莫不羨慕。一陣香味，吹到胡老板的鼻子裏，胡老板混身都顫動起來，大鳳挨到他的跟前，嬌聲艷語的對他說：「你老點什麼？」說着把摺子遞上去，那手觸到胡老板的手，胡老板就好像觸了電一般，說不出來的那麼好受。胡老板接過摺子，不知點那個好了，一個一個的曲名，排列在上



面，他就沒看見，心裏淨琢磨大鳳啦。看了半天，隨意指了一個曲子，大鳳一看，是王三姐別審。立刻走回鼓旁，對老婆子說：「他老點的是別審。」那漢子一聽，立刻說道：「他老真會點曲子，這別審是大摺的拿手，嘿，今天真是遇上知音啦。他還有幾個拿手的，常聽的主兒，一定知道，現在叫他把這個別審唱了，回頭那位點別的，唱完這個再唱，反正他的拿手，都得孝敬給諸位常來的主兒。」說完之後，便叫大鳳唱起來。絃子一彈，大鳳慢起喉嚨，悠悠揚揚的唱起來。所謂悠悠揚揚，只是在這個場合中而言，其實山東大鼓真不見得怎麼好聽。但有時也在什麼人唱，關西大漢，手持鐵板，唱什麼也不好聽，若是嬌滴滴小女子，唱起來便不同了，唱什麼都是好聽的。大鳳唱一句，那漢子和那婆子便誇贊一句，不管好壞。別人也便爲之神怡心暢。曲子唱完了，在圈子最後一層的聽衆，便一轉臉，去看變戲法的，場外的聽衆，漸漸的薄了，等到快唱的時候，再走回來。唱曲的對於站着的聽衆，也馬馬虎虎的不甚苛責，僅僅罵上幾句，而被罵的也裝聽不見。最難受的是裏圈的聽衆，先圖了好聽好看，聽完了走不脫。享的權利享得多，盡得義務也盡得多。胡老板掏了一塊錢，漢子立刻叫大鳳去接，大鳳接過來，鞠了一個躬，道了一聲謝謝，臉上堆下笑容，這一笑，胡來醉了半邊。高得勝看着委實生氣，想和他抗衡，可是自己的經濟又不跟勁。那漢子又說了話：「我說還有那一位點？」問是問大衆的，可是眼看着高得勝，高得勝心裏一叫勁：「媽的，俺也點一個。」漢子一聽，立時把一股熱勁又够到高得勝那裏。如此，每天就這麼熱來熱去，高得勝和胡來已經花了不少了。感情方面和大鳳增加了許多。漸漸的熟了，也有時可跟大鳳

談上幾句，並引爲無上尊榮。有一天，高得勝打聽了大鳳是住在東園子裏一家小店。他遂約了幾個同伴，吃完了晚飯，到大鳳家裏去玩。同夥都知道高得勝和大鳳有一腿，都說要喝他的東瓜湯。高得勝得意之極，自己也便以爲和大鳳有那個了。他說：「不是跟你們吹，她對咱們，真是一百一，誰也不成。姓胡的那小子，花了多少冤錢，連句話也沒說上，那傻傢伙！」大家全笑道：「他花錢你享樂！」說罷大笑。一行人，來到大鳳家裏，小鳳先看見了，忙跑到裏面報告，大家說：「真有把傢伙，歡迎得很！」高得勝堂堂而入，那漢子和婆子全都迎接出來，說道：「高副官來了，裏邊坐裏邊坐！」他們幾個人便得意的往裏走，屋裏很黑，點着一盞煤油燈，照得屋裏很亂，他們一看，大鳳沒在屋裏，不禁十分掃興。高得勝道：「老板，大鳳那兒去了？」漢子忙道：「她到城裏買點東西，一會就許回來，諸位坐坐，小鳳給倒茶，」小鳳倒茶，婆子張羅烟，他們因爲大鳳不在家，屋裏又沒地方坐，轉了半天找不着凳子，遂道我們走吧！過兩天再來，我們也是沒事，順便走到這裏。」老板和老板娘說：「再坐一坐，喝杯茶吧！」他們一邊走一邊說：「改天再來吧！」幾個人出來，有人說：「大鳳不在家，別是出條子去了？」高得勝道：「不致於，大鳳對俺不錯。」別人道：「對你一個問題，掙錢又是一個問題。」高得勝道：「不，她決不會，她對咱們准是一百一。」別人道：「明天再來一踫，我非要看你們兩個人怎麼熱火，她怎麼對你上勁不可。」高得勝伸大拇指道：「不是吹，叫她怎樣她就怎樣。」大家見他說得很滿，也便認真他和大鳳有把刷子了。到了第二天，大家說早點去，別叫她出去。遂吃了晚飯便去了。到了那裏，因爲熟路

所以堂堂直入，大家進到屋裏，一看大鳳又沒在家，高得勝便不高興了，問道：「怎麼？又沒在家？」老板道：「在家在家，你老先生坐坐。」說着便高聲叫道：「大鳳！高副官來了！」大鳳便從另一間屋裏走出來，大家一看，這才歡喜。大家各找了地方坐下，由她們沏茶點烟，高得勝往座上一坐，大搖大擺的，表示他和大鳳真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大鳳過來給他點了煙，他道：「昨天買了什麼東西？」大鳳臉紅了道：「買了一點沒用的。」大家今天都很高興，問這個問那個的，誰也不願意走。說得大鳳有點不耐煩的樣子，乘着他們正說得熱鬧，她却走到另一個屋裏去。高得勝爲表示和他親近，便跟了進去。誰知不跟去倒好，這一跟去，反倒勾出煩惱來，因爲裏面還有個人呢，他先還不知道是誰，及至走近來一看，不是別人，却是胡來胡老板。高得勝一看，醋從心上起，立刻說道：「她媽的，不是人。」話雖然不是對胡來說的，可是胡來當然要吃心的。這屋裏除了他還有誰呢？「他不由說道：『罵誰他媽的？』高得勝正想找碴兒，他若是不答言，也就無話可找，但他偏要回答，於是高德勝越發生氣，他索性說道：『媽的，罵的就是你！』胡來更掛不住了，站起來道：『你憑什麼罵我？』高得勝大罵道：『就他媽的罵你了，你怎麼樣？』大鳳一看，他們要打起來，嚇得連忙往外跑，胡來氣得不可開交，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樣子。高得勝早就一個嘴巴子打上去，打得胡來滿臉增光，胡來當然不能吃這個虧，立刻給高得勝一拳，高得勝真沒防備這手兒，他以爲胡來決不會打他的，所以這拳挨得很重，把高得勝打得倒退了兩步，要是沒有床的話，他非要栽倒不可。高得勝退到床上，伸手抄起烟燈，照着胡來打去，正打在胡來的腮梆

子上，索興滿面紅光。兩個人一起打，隔壁的屋裏全跑了出來，店裏的人也全跑出。高得勝的幾個同伴，全過來助手，把胡來打得鼻青臉腫，幸而大家過來拉開，店主店夥和老板娘等，全都總動員，雙方解勸，這才把他們一羣人拉走。胡來啞啞咬叻的，大家也把他送了回去。胡來聲言，非要告他們不可。大鳳嚇得直哭，大家又轉回勸她。高得勝等回去後，又生氣又好笑，談到胡來跑到大鳳家裏，不由就生氣，談到把胡來打得狼狽樣子，又不由好笑起來。可是同時又想到這次統了樓子，不曉得胡來怎麼辦，又不禁有點恐懼。於是有人給出主意。說：「不如先發制人，咱們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老高最好先跟司令去說。」

高得勝道：「媽的，我們先想個主意，不給他一個厲害看，他也不認識我是誰。」說着，各自回去。高得勝回到旅長公館，先洗了臉，又換了衣服，這時有人叫他道：「高德勝，司令太太找你呢。」高得勝笑了笑，走到旅長太太屋裏，太太見他進來，生氣道：「又上那裏去了？」高得勝笑道：「司令找我去了。」太太道：「一來就司令找你，兩來也是司令找你，竟跟我說謊。」高得勝道：「決不撒謊，太太不信，可以問司令去。」他知道太太決不會問司令這事情的。太太本是一個妓女出身，由濟南接來的。他因爲高德勝年青漂亮，所以把他留在公館，在旅長到省裏去的時候，她就和高得勝叫到屋裏訓話。總之，太太不在家，旅長拿高得勝當太太，旅長不在家，太太拿高得勝當旅長。太太說：「司令找你作什麼事？」高得勝道：「沒什麼事，就問我太太在家沒在家。」太太道：「胡說，你這小子，淨他媽的撒謊，沒准兒你上那兒去了呢。聽說近來沙灘來了個唱大鼓的，你盡到那裏捧她。」高得勝笑道：

「沒有。」太太道：「你不用說假話，我總打聽得出來。」正說着話，當差走進來說：「副官長太太來了。」旅長太太道：「請進來，再把張團長太太和李廳長太太請來。你去，高得勝！」高得勝立正道：「是！」他退出去了，副官長太太走了進來道：「今天我得撈一撈本，昨天我輸得太多了。」旅長太太道：「你是有錢的，多輸一點怕什麼？副官長挺愛你的。」副官長太太笑道：「他這個禮拜才給我五百塊錢，還不够打八圈牌的呢。」說了一會兒，張李二位太太也走了來。高得勝乘這機會到司令部去了。旅長正在和副官長吸大烟；談着話。高得勝走了進來，給副官長立了一個正，副官長知道高得勝是旅長寵兒，便道：「高得勝比我那當差的強得多，我那當差的太笨了！」旅長笑道：「你愛他，叫他跟你去。」副官長笑道：「他跟我吃不了這苦處的。」旅長這兩天很喜歡，因為他的生日快到了。高得勝專會模他的牌氣，在他快樂的時候，說什麼也不要緊的，高得勝遂道：「要不然，我伺候旅長，再伺候副官長我，得拿兩份餉。」旅長笑道：「媽的，你淨在錢上站着。」副官長也笑了。副官長今天來，是爲給旅長辦壽的事來的。他們談了些閒話，副官長就提到給旅長辦生日的事。副官長專門是給旅長辦壽辦喜事等等，每辦一回，至少他可以賺個千兒八百的。所以旅長的生日，旅長的老太太，太太的生日，他都記得清清楚楚。濰縣是個首富，旅長是一地之長，要是辦個壽紳商縣長各機關，說什麼也得送若干現款。旅長也喜歡辦的。假如一年能過兩個生日，那才得勁，可是一年裏還沒有兩個生日的呢。副官長提到由濟南約點戲子來，旅長答應，高得勝乘機會說道：「咱們這個地跡兒，有個很好的唱大鼓的。」旅長道：「胡說，這地跡兒出不了什麼人材

媽的！」高得勝道：「不錯，報告司令，就是沙灘那個叫大鳳的，挺好，不信司令把她叫來看。」旅長道：「沙灘還能有什麼好的？」副官長道：「別說，我也聽見沙灘來了一個什麼鳳的，不錯。高得勝的眼力可以。」旅長笑道：「媽的，他那鬼兒眼，會看什麼？」高得勝道：「明天我先給她找來，司令看看，他要不好，割我的腦袋。」副官長道：「好，明天你先把她找來，好的話，陪司令睡一夜。」高得勝道：「把她接過來都成。」旅長笑道：「媽的，滾你的蛋。」副官長道：「明天給找來，我看看，如果好算我送給旅長的。」高得勝答應退出去了。他想：旅長當真要接了她，自己也近水樓台，強似和胡來生那個烏氣。第二天，她當真把大鳳叫到司令部。大鳳和那漢子婆娘，因為旅長約她，不敢不去，到了那裏，旅長和副官長全在那裏。他們一看大鳳，果然標緻可喜，副官長道：「這個沒問題了，旅長不用管了！」這裏按下不表，且說胡來，回到家裏，朋友全來問候。胡來養了兩天，心裏仍不死。又去跑到沙灘，但是跑到那裏，並沒有大鳳，只有那漢子婆娘帶着小鳳在那裏唱。他一打聽，才知道大鳳到旅長家裏，出堂會去了。他一陣不好受，但也無可奈何，回到家裏，悶悶不樂，朋友一問他，他把實語說了。朋友於是對他出主意，叫他不如多花些錢，把大鳳接出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胡來一聽，也倒有理。於是他便破出幾千塊錢去，向大鼓的婆娘和那老板去說，同時他全造出許多謠言，說旅長要大鳳，把你們給打跑了。老板和老板娘，果然全嚇得沒了主意，於是有人便給他們出主意，叫他們把大鳳給了胡老板，得幾千塊錢，回家種地去。比什麼全強，他們一聽，果然心爲之一動，便答應了胡來。且說旅長把大鳳叫到公館，玩了兩天，這時旅長太太知道了，便

把高得勝叫了去。高得勝一見太太臉上無笑容，便知道爲了大鳳的事，但他假作不知道的樣子，問道：「太太，叫我什麼事？」旅長太太並不言語，高得勝又問了一句，太太連睬他也不睬。高得勝見四外沒有什麼人，便跪在旅長太太面前道：「太太你老爲什麼又生氣了？」旅長太太看了他一眼道：「去，滾蛋！」高得勝道：「太太把我叫來，又叫我滾蛋？」旅長太太道：「我叫你來你就來，叫你走你就得走」，高得勝道：「不，太太不說因爲什麼生氣，我決不走。」旅長太太道：「你站起來，這樣叫人看着多不好看。」高得勝遂站了起來道：「太太因爲什麼生氣？」旅長太太道：「哼，你還來問我，你自己想想。」高得勝裝着想了半天的樣子，說道：「我想不出來。」旅長太太道：「你再跟我裝傻！」高得勝笑道：「太太是爲大鳳的事嗎？」旅長太太道：「你知道還問我？」高得勝道：「哎呀，人家都說太太精明，怎麼這事又不精明了。」旅長太太道：「他媽的什麼精明不精明？你快說，你爲什麼把什麼大鳳大狗的弄到旅長那裏？」高得勝道：「太太是願意自由不願自由呢？」旅長太太道：「這都扯不上去。」高得勝道：「太太總是不知道我的心。」旅長太太道：「知道你什麼心，狼心狗肺，沒良心！」高得勝道：「太太願意我伺候你老嗎？」旅長太太道：「你別問我，你就把你的意思說出來，說得合理便能，說得不合理你就提防着吧！」高得勝笑着，低頭說道：「太太你不知道我的心。我是想把大鳳交給司令，司令一戀大鳳，不是沒工夫顧到太太了嗎？那麼太太不是隨便……」太太笑道：「我明白了。去，等一會兒再來。」高得勝笑着出去了，且說旅長對於大鳳，很是愉快，副官長見這個面子不小，也特別喜歡

，便更決定要把大鳳買來，送給旅長。誰知第二天再一叫大鳳去，大鳳早已屬於胡來了，那大鼓老板和婆娘，早已拿了胡來的錢回家去了。他這一急，非同小可，立刻找高得勝商量辦法。高得勝說：「媽的咱們硬給搶過來。」副官長道：「那不好，這成什麼王法了，」高得勝道：「我們不明着搶，找兩三個弟兄，夜裏去，裝作土匪模樣，把大鳳綁出來，咱們再出個佈告認緝匪，豈不很好？」副官長一聽，也倒不錯，便如計而行。且說胡來把大鳳接到家裏，終日恩愛纏綿，說不盡的風流。胡來本有太太，這位胡太太也是胡來到濟南作買賣接出來的。這位胡太太，也是很風騷的，她因為胡老板每天住在舖子裏，她感到非常寂寞，於是和一個隔壁的漢子勾搭起來，胡來越不回來，他們越得其所哉。後來胡來把大鳳接到家裏，胡太太便感到不安，自己既不能暢所欲言，同時反而打入冷宮，將來還許受大鳳的氣。想到這裏，便和姦夫商量，把胡來和大鳳毒死，將他的財產收拾逃走。姦夫自然樂意，給他買了毒藥，叫她在作菜的時候，下在鍋裏。他在家裏等着，叫胡娘子隔牆擲塊磚頭爲信，他便跳牆進來，一塊兒收拾細軟，胡娘子也依計而行，到了晚上，給胡來作菜，菜中暗下了毒藥。胡來和大鳳正吃着，胡娘子在外面偷看，自己一見他們倒了，馬上把姦夫叫過來。這時，忽見牆上有一條黑影兒，她以爲是姦夫呢，忙低聲道：「再等一等！」牆上的却不聽那套，一直跳下來，跟着又下來幾個人。嚇得婦人哆嗦一堆，他們見上屋燈光很亮，便闖了進去，一看，胡來和大鳳正在喝酒吃菜。胡來見進來幾個人，全帶着面具，情知不好，剛要站起，被一個人打倒在地下，自己登時就覺得肚子不好過，也起不了來。只見那些人，把大鳳



拖了去，用一塊氈子，把她裹了，蜂擁而去。這一羣暴漢，便是高得勝他們這一羣假扮的，他們攆着大鳳，一直到司令部，先到副官處，副官長不勝喜歡，放下一看，好，大鳳早已死去多時，並且七孔流血，死狀瘳瘳。那負的兵說：「哎呀，怨不得我措着的時候，他直哼哼！」副官長道：「你們是怎麼一回事？把個死人給我扛來！」大家莫明其妙，全都面面相覷。高得勝道：「我想一定搶她的時候，她怕是什麼歹人，所以把毒藥吞下去。」副官長道：「這怎麼辦呢？這胡來一告狀，說是我們害死的，就不得了。」高得勝道：「乾脆，我有個主意，咱們把她裝在棺材裏，埋在城外，就說是我們一個弟兄病死了。同時咱們隨便抓一個老百姓，說他是土匪，叫他供說匪首把大鳳綁走了，不知道上那裏去了。咱們再把他押個一年半載就完了。」副官長一想，除此也沒辦法，只得答應了。於是他們連夜把大鳳裝殮好了，埋到城外，同時又在鄉間捉來一個叫王六兒的，說他半夜獨行，一定是土匪，便把他綁了，寫了供，交給縣長。縣長一審，知道王六兒不是真土匪，但副官長的面子，又不能不敷衍，遂給王六兒判了兩年徒刑。高得勝等以為可以沒有事了。誰知第二天得了消息，胡來被害，服毒死的，七孔流血，大鳳不見踪跡。高得勝等一聽這簡直是亂了麻了，怎麼胡來也會死了呢？這事有點不好辦了。後來有人說：「不管他，馬馬虎虎的。隨他們去吧！」大家也認為有理。便不再管他。且說胡來的老婆，那天見有許多漢子把大鳳攆走，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到屋裏一看，胡來已七竅流血，嚇得她不曉得怎麼好了，立刻把姦夫找了過來，把情形一說。姦夫道：「這樣更好了，我們倒不能跑了，咱們上個呈文告大鳳，說大鳳把胡來害死逃

跑，請求緝兇，你看怎麼樣？」胡娘子一聽，非常喜歡。立刻和奸夫遞了呈文，把大鳳告了下來，說大鳳把胡來害死，逃去無踪，縣裏接到這呈文，簡直的透着亂。這消息叫高得勝他們知道了，他們也莫明其妙起來，怎麼大鳳會被告了呢？大鳳怎麼又害死胡來了呢？怎麼想也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暫且不提，且說前天被高得勝他們捕去的，硬說土匪是王六兒，自從被押後，他的家裏還不知道，他有個老母親，因為他兩天沒有回去，非常着急，後來老太太，聽別人告訴她，說他兒子當了土匪，被捕了去，處兩年徒刑。老太太急得哭了許久，但也沒有辦法。正這時，韓復榘到縣巡查，又有人告訴老太太說：「主席來了。韓主席就准打官司，有什麼冤枉跟他一說，也就答應，你兒子冤枉，跟他一說，准可以放出來。」老太太一聽，非常歡喜，立刻趕着跑到街上，迎着韓復榘的路一等。果然韓復榘攔了馬弁人等，蜂擁而來，老太太連忙走過去，往道當中一跪，口中喊冤。韓復榘連忙站住問道：「你這老太太有什麼事？」老太太有點害怕，說不出來了，哆哩哆嗦的說道：「我的兒子叫他們押起來了。」韓復榘道：「你的兒子叫他們押起來，爲什麼呢？」老太太道：「說他是土匪。」韓復榘一聽是土匪，便道：「你的兒子當土匪，你應當送他忤逆，你還替他求救，我哪有這樣兒子非槍斃不可，他們怎麼辦的？」老太太含淚道：「他們給他押兩年。你老給放了吧！」韓復榘道：「什麼？當土匪才判兩年，快去告訴縣長，給槍斃了。媽的，當土匪還不值槍斃嗎？」說着便叫馬弁送信，叫槍斃王六兒。王六兒竟一命嗚呼了。老太太早倒在一旁，不省人事。韓復榘來到縣公署。縣長和旅長以下一千人等，全都在旁伺候着。

休息了一會兒，稍微問了問地方的情形，便問有打官司的沒有。縣長早已把各種呈子弄好，便一齊給了他看，他看到胡娘子告大鳳把他丈夫害死逃走的狀子後，立刻令把胡娘子傳來。胡娘子正在和奸夫住家裏歡樂，差人到了那裏，立刻把她抓去，胡娘子也不知怎麼一回事，到了那裏，韓復榘便問道：「胡來是你什麼人？」胡娘子道：「是我們當家的。」韓復榘道：「他被誰害死了？」胡娘子道：「他新近娶了一個小太太，叫大鳳，那大鳳把他害死逃去了。」韓復榘道：「你想你當家的不想？」胡娘子立刻假意哭道：「我怎麼不想呢！我的天兒啊！……」他用着粉紅絹兒撫着臉哭起來，韓復榘道：「他媽的，你當家死了，你媽的也不穿孝，弄這紅手絹兒幌，像你這樣就沒良心！來呀！」馬弁答應了一聲「嘿！」韓復榘說：「到她家裏給我搜一下！」馬弁等答應便去了，一會兒把姦夫捉了去，說：「家裏沒有什麼，只有個漢子在那裏。」韓復榘一看，知道一定是姦情無疑，立刻拷問，姦夫嚇得早已說了實話，說：「胡來和大鳳是她害死的，小的只和她有姦情，別的一概不知。」韓復榘又一拷問胡娘子，胡娘子這才吐了實話。韓復榘把縣長叫過來道：「媽的，這麼一個案子都審不出來？要不是我，這兩個還不逍遙法外嗎？」縣長道：「是！主席看看這個案子。」說着，揀了一份遞了上去，韓復榘一看，是一個土匪的供狀，那土匪叫王六兒，他自己供稱他們匪夥把大鳳綁走勒贖，那匪首竟把她當了太太啦。」韓復榘道：「媽的，真怪事兒呀？既然叫胡婆娘害死了，怎麼又會作土匪太太？把那個王六兒捉來。」縣長道：「剛已經槍斃了。」韓復榘道：「媽的，這案子沒審清怎麼就槍斃了？」縣長道：「主席不是剛下的諭嗎？」韓

復桀一想：「嘔，媽的這亂！那怎麼辦呢？」副官長在旁邊直害怕，怕問出他們的罪過來。雖然人不是自己害的，可是究出搶人這件事來，也是不得了，他看了高得勝一眼，高得勝也沒有主意。韓復桀稍一沉吟，便又把那胡娘子和姦夫傳上堂來，問道：「我要判你們死罪，你們覺得冤不冤？」這兩個人也摸不着頭腦，半天沒敢言語，面面相覷，倒是胡娘子說了一句話：「主席的話，我們是情願命不屈。」韓復桀道：「假如我把你們放了，你們怎麼樣？」兩個人齊道：「我們輩輩給你老燒香，感念大恩。」韓復桀道：「你們是不是還在一塊兒嬉皮度？」兩個人磕頭道：「決不敢了。」韓復桀道：「反正也是那麼一回事了，在一塊兒過也沒什麼，不過你們得改姓。」兩個人忙道：「我們全改姓韓，姓主席的姓。」韓復桀道：「媽的，我才不要你們這樣子孫。你們改姓王，代替王六兒，養活那王老太太。」兩個人忙忙叩頭答應。韓復桀又把老太太找來，跟老太太一說，老太太自然也千恩萬謝的。韓復桀立刻全把他們放了，並叫縣差隨時監視着他們。案子審完之後，韓復桀樂了，對大家說道：「媽的，你們看我審案審得怎麼樣」。大家齊聲說：「好！主席審得真是斷案如神。」韓復桀大樂道：「包公也不過這樣啊！」大家又恭維了一陣。韓復桀這才退堂休息。第二天，接到濟南電報，請他回去，遂在第二天乘了火車回到濟南，韓復桀先還以為有什麼大案子可審，忙忙回到濟南，到了濟南，原來是爲了國家的屁事，他道：「我當是什麼要緊事，原來是這鳥事，打個電報就算了。那梁作友那小子寄款來沒有？」秘書長道：「那有什麼款？連政府都沒得着呢。」韓復桀道：「他不是說有三千萬元，怎麼到現在還不拿出來？」秘書長道：「這裏有幾天的報，

主席可以看看。」說着把報全都拿出來，梁作友的新聞，全都用筆圈着。誰不注意呢？三千萬元，誰都想在這裏面得些餘頭。這時候差不多全國人都注意這件事了，韓復榘只見報上載着：「梁四日往財部携有小皮箱一隻行動甚秘，聞內即其報效政府之三十萬鉅款。財長語梁提倡航空，梁對這意見表示贊同，惟補助數目未定。又四日南京電某會定四日晚宴梁作友，並製銀質一杯致贈上刻毀家紓難四字，又一說，梁素少談話，向極勤謹，即在致富，人皆不知，彼以事前絕少人知，初到財部，見到部長時，即求在部予以一席地下榻，以便保重秘密，王部長以部內無寄宿處，仍派人送之中央飯店，並非梁願也，梁見客談論，皆出於不得已，梁非欲事宣傳也。梁作友赴財部辦公，一切客皆未見，據聞昨往見梁者，有某某毫不客氣，開口即向梁要錢，口氣又不大，梁頗不耐以要做大事謝之，今不見客，即爲避却此種麻煩。往者皆係爲梁籌用款方法，有請修鐵路者，有請辦工廠者，有請做地方事業者，口陳函陳，不一而足，以此輩皆係會用錢之專家，不致接見。」韓復榘看到此處便道：「趕快給梁作友打一電報，叫他別忘了咱們的一千萬。現在你說我要的，媽的都快沒了。」秘書道：「打電報不好，叫別人知道不好看，最好派一個人去，秘密和他接洽。要是冇款，登時就拿回來。」韓復榘道：「這個也好。」立派近人到南京去找梁作友，欲知見着梁作友與否，請看下一章！

## 第四章 四外私訪

話說韓復榘派近人到南京，去找梁作友。暫且不提。且說他去到外縣巡行了幾天，濟南却堆了許多案子。同時他一回來，部下又全都加緊買好兒，臨時抓了許多的犯人來。裏面有的抽白面的。韓復榘不由大怒。他是最恨抽白面的，他厲行禁止以來，凡是抽白面兒，非槍斃不可。有人說：「這樣作不好，因為抽白面兒的太多了，你要全都槍斃了，非得引起反感不可。」韓復榘道：「不管那套，是抽就槍斃，毫不客氣。」別人說：「你能全都槍斃嗎？」韓復榘道：「捉一個槍斃一個。」他既然說得這麼嚴厲，而還有抽白面兒，那是太不怕死，所以見着非槍斃不可，說什麼也不成。今天他聽說有個抽白面兒的，不覺大怒，立刻宣上堂來，他一看那犯人，不是別人，却是自己朋友，幼年間的朋友他於是問道：「你不和道俺禁止抽白面兒嗎？」那朋友道：「知道。」韓復榘道：「你知道爲什麼還抽白面兒？」朋友道：「我因爲近來不得了，想找你弄弄事兒作，但是老見不着你。我因爲知道你禁止白面兒，所以我願意吃他，叫官人捉來，自然能够和你見面了。」讀者們，這個朋友所說的話，的確是實話，他想自己衣服破陋恐怕難以見着韓復榘，所以他故意抽白面兒，要是叫官人捉去，在堂上總可以見着韓復榘了。果然他的計策成功，真個在堂上見着了。韓復榘道：「對啦，你吃飯了沒有？」朋友道：「還沒有呢。」韓復榘道：「咱們喝點酒。」朋友一聽，不覺大喜。韓復榘便叫馬弁擺上酒菜在大堂上便喝起來，一邊喝一邊談着，非常快樂。韓復榘道：「咱們感情還不錯吧？」

朋友道；當然，太好了，主席待我真是如故。」一會兒，酒足飯飽，韓復榘令人撤去，然後又說道：「咱們私的說私的，官的說官的。今天你找了我來，我總算盡了朋友之道。你說是不是？」那朋友道：「是是。沒有錯。」韓復榘道：「可是你抽白面兒我可管不了，咱們官事官辦。來人呀，請二爺出去？」這一聲令下，馬弁過來便拉了出去上了綁，那朋友嚇得三魂出殼，大聲叫道：「韓主席救命！」韓復榘連理也不理，馬弁便把那朋友拉出去槍斃了。韓復榘又接着審了幾個案子之後，覺得很累，便退到自己屋裏休息。他把軍法處長找來，問有什麼事情沒有，軍法處長說：「主席由縣裏送來一個財政局的李局長，還在押着。」韓復榘想了想，便道：「我差一點忘了，把他叫上來。」於是軍法處長傳令把李局長傳上來。原來李局長自被解押到濟南後；交給軍法處長，這位軍法處史處長不問青紅皂白，打了二百，罰了三千，這時羅縣長聽見這事，知道是自己原任的事情，他覺着李局長受委屈，實在不安。並且李局長又實在是冤枉，那原告的證據，是個收租的收條，不是什麼舞弊的東西。他想着給人情，把李局長放了，可是他自覺力量很小，於是他便找到孫通崗，那時孫通崗聲望很大，連韓復榘都很贊成他，羅縣長便是孫通崗放的。孫通崗聽了羅縣長的話，便找到史軍法處長，把李局長的事一說。史處長一聽，連忙說：「我實在不知道，等主席回來，我一定跟他去說，叫放了。」今天韓復榘問到這件事，他便把李局長又提上來，他的原意是把他的冤枉說出，自己再一解說，這馬上就可以放了。誰知李局長剛剛帶上堂來，韓復榘立刻叫來人打二百。把個李局長打的屁股綻開。鮮血流出，因為韓復榘打人，多咱也是先扒褲子，然後

再打，打完了他還得自己驗傷。如果打得太輕了，他立時能把打人的掌刑的打一頓；因為他是行伍出身，懂得這裏的訣竅，在軍營中責打弟兄，他看慣了，他也打過人也挨過打，向來都是口中喊着「二三四五……十」，從一到十，也實在打上四下，並且，四下裏也就二下着重，打完，裝做一癱一拐的樣子，褲子上一點濺不上血，口裏假裝哼呀，向長官求饒，及致回到棚裏，弄稻草一薰，借機會三天不下操，到樂得癩在炕上逍遙，現在打李處長，又弱的身體，如何能格的着，打得滋牙帶裂嘴，史處長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以為李局長又犯了什麼法，不敢言語。李局長又被打了二百，覺得十分委曲，他便問自己犯了什麼法？韓復榘道：「他媽的，每年給你兩萬塊錢，你都作了什麼用了？」李局長道：「沒有啊！」韓復榘道：「他媽的不打你是不肯說，來呀，再打！」馬弁又把李局長按倒，那李局長已是站立不住，順腿流血，魂靈失去一魂二魄，剛要掙扎着訴述自己的委曲，又聽到再打，立時身子一軟，癱在就地，用不着馬弁用力，口裏嚙嚙的喊不出主席，兩隻眼向上翻着，跟那屠宰完了的羊差不多，馬弁一看這神氣，暗說不好，什麼事有做好的就有做歹的，掌刑的馬弁有一個叫李家功的，素日敢看話，不怕長官，有時怯頭怯腦的很得韓復榘的歡喜，他這種歡喜，也是歪打正着，有時還許得到幾塊賞錢，他算模準了韓復榘的脾氣；今天，他見李局長打的這樣重，己是要斷氣兒，現在又要再打，李局長已然像個死人了，忙立了個正，說：「報告主席，李局長打不得了，再打就活不了啦！」韓復榘道：「媽的，多事多嘴，打完他再打你，這時，史處長在旁邊看不過了，立刻走過去，伏在韓復榘耳邊，低聲說道：「主席，剛才



已經是枉打了。」韓復榘道：「怎麼？」史處長遂把前後情形一說，遂把孫通崗的話，也說了一遍。韓復榘道：「那麼那兩萬塊錢呢？」史處長道：「什麼兩萬塊錢？」韓復榘道：「什麼黃河……」李局長一聽，連忙說道：「那黃河水利工程師的事，與我無干。韓復榘點頭道：「噫，那麼把他放了吧！」烏裏烏塗的把他放了。且說這一天，正是一個春暖二月天氣，韓復榘閑暇無事，很覺無聊，便叫馬弁把馬備好，帶了一行從人到郊外去馳馬，走在大街上，警察和行人，都差不多認識他，因為他是常常出來的，這時西門裏有一個警察正在值勤，偏巧城門擁進來十幾匹馬，把道路塞着，可巧有一個鄉下老兒趕着一輛騾子車，被一羣馬擠在中間，騾子驚了，直擇蹶兒，一個概子把一輛糞車子踢翻，這時門洞裏秩序亂了，并且臭氣冲天，韓復榘帶着從人騎馬走到這裏，一看，勃然大怒，把警察叫過來，那警察聽見主席叫他，心裏不由哆嗦，走到近前，恭敬的行了一個禮，垂手侍立；韓復榘道：「這是怎樣回事，秩序這樣的壞，用你們是幹什麼的？」這個警察當差十幾年了。是個老油子，又知道韓復榘的脾氣，當時忙着說：「報告主席，將才有一輛汽車，是三百六十七號，外國人的，他逆着轍走，不懂迂迴，把一個馬車撞翻，警察負保護民命的責任，警士當時把他攔着，可是他是外國人，不好帶區？」韓復榘向來就怕外國人，他說過，外國人有外國法律，能不較真兒比什麼都強！當時便接着問：「你怎樣給排解的？」警察說：「我把號碼記下了，讓他走了！翻了的車我給扶起，幸而沒傷人，不過那馬傷了一點毛皮，趕車的手蹭破了，我給那馬上了

一點藥面，給趕車的把手用布條纏上，算是沒事了，這時，我那能顧的及城門洞的事。」說

着話用黑漆漆的白手套在頭上拭了拭汗。說：「報告主席，您沒什麼事，我還得整理秩序！」韓復榘點了點頭！警察又行了個禮，急匆匆的跑進門臉上的警察所，跟着跑出來，提拉着掃帚和簸箕，到門洞牽着騾子進了城裏把騾子拴在電桿上，吓的鄉下老直哆嗦，他連理也不理，二返走到門洞，用掃帚把糞撮起，倒在糞桶子裏，糞車走了馬也走了，韓復榘一見哈哈大笑，說：「這才叫作模範警察，咱老韓就贊成這實心任事的人！去把他們的主任叫來。」主任巡官不知警察惹了什麼樓子，忙跑過來，立了個正，韓復榘問：「這個警察叫什麼？」巡官說：「他叫李吉利，是個三等警士。」韓復榘道：「這麼好的人才，當三等警，你們真是埋沒人才！告訴你：賞他一百塊錢，加陞三級。」說着：「把馬韁一鬆，向城門外走出。這時把巡官木在那裏，心說李機器走運，簡直的是我倒霉，！主席的話，不能說了不算，可是憑我一個巡官那有那個權力，忙走了警所，這時李機器已然下了班，誰都向他道喜。他便向巡官問這一百塊錢那裏去領？馬上自己就改了階級的銅花，變成巡官樣子。巡官道：「你別犯機器！還沒報告局裏，不見公式，你就換了階級，你戴着巡官的花兒一站崗，成了什麼事體！」李機器堵氣又把花兒揪下去。這時，巡官只得寫了一套公式，把主席交派的話報告局裏。靜候批示，暫且不提。且說韓復榘騎馬走在城廂裏，四下觀看，找不到一點可以發表意見的情事，這時，一陣風從馬前吹過，他忽然想起包包會由風的引線斷過無頭案，自己這賽包公還不會有過這麼一次。想到這裏，勒着馬向四下看，偏巧有一個叫化子，是個老太太跪在路旁不住的磕頭，韓復榘當時猛着了，他忘了他是要飯的，他想，這老太太一定有冤

枉，媽的，剛出城門就有這事，當時吩咐把她送到署裏，今晚審訊。從人也不知怎麼回事。也不敢問。爲什麼把要飯的拘起來？當時遵命辦理。韓復榘頭也不回的緊磕着馬向荒郊馳去，這一高興便是二十多里，大家跟着一跑，那些個馬蹄蕩起的塵土，揚起多高，這時走到一個密松林邊，韓復榘下了馬，掏出手巾拭額角的汗，從人也都下馬，在樹蔭裏喘息，韓復榘定了定神兒，一看，荒郊裏的麥子發出一遍新綠，遠近村莊裏的人家疏疏密密的映在樹林裏，覺得很有意思，便說：「好久，沒到這鄉村裏，這一遍光景太有意思。」從人也附着說：「主席說的是，鄉村有意思。」韓復榘道：「明兒個咱老韓下野作老百姓，非住在鄉下，可是先得把土匪剿平，土豪劣紳打倒。」從人說：「是，主席應該打倒土豪劣紳。」韓復榘近來因爲學着作紀念週，新學會這幾句時髦的黨話，常常生拉硬扯的說出來，他還自以爲得意。當時哈哈一陣大笑，這時，汗也落了，騎了馬又往回走，纔到關廂，看見有七八個穿着花紅柳綠的短絨衣，有的赤腿，有的穿着挺肥的白褲子，荒張的向前跑來；韓復榘忙叫馬弁把他們截住，問道：「你們作什麼在街上亂跑？」有一個人說：「我們是齊大的學生，練習『馬拉鬆。』」韓復榘一聽，「馬拉鬆，」不懂的，一個副官忙道：「主席，他們這是『越野』，」韓復榘是當老總出身還是不大明白，自己又不願太顯着不懂，當時便說：「這樣子，也真野了，可了花那些錢，辦學校學野，干脆，帶回去再問。」這時太有些不耐煩，因爲騎馬騎的乏了，當時縱馬進城回歸省府。到內宅淨面喝茶，休息一會，天已近午，跟着吃完了午飯，倒在床上便睡了！一覺醒來，已是三點多了，忽然想起今天還沒看報，他又懶的看，便把副官

叫到內室，問今天報上有什麼事沒有？副官一時摸不着頭腦，但是，他們知道韓復榘脾氣，寧司和他扯淡，也不要遇事甘脆，於是說：「報告主席，今天報上，登着南京昨天大雨，水深數尺，夫子廟遊人稀少，油鞋利市三倍。」韓復榘道：「混蛋，南京下雨碍着山東什麼事？我問的是梁作友那小子的消息，咱們那一千萬，怎麼辦了？」副官道：「您派的人，昨天纔走，今日報上那能有消息，梁作友報上登的很少，說是他連日深居簡出，在中央飯店拒不見客。」韓復榘把眉皺了一皺，說：「他媽的，這小子也不是搗什麼鬼。」他想了想，一時沒有什麼可問的事，副官剛要退出，他又說：「你傳我的話，把何廳長叫來。」副官答應了個「是！」行了個禮退出。韓復榘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忽然看見報紙上有一條新聞的標題很醒目，是什麼「黃縣公民代表……」韓復榘一向就注意膠東八縣的事，因為膠東八縣是山東的肥區，可是歸劉珍年駐防，心裏好像不大痛快這件事，但是，多少是中央的主意，自己沒有辦法，瞧了瞧，是黃縣人民代表日內赴省請賑，以利春農的消息，心裏想，他媽的，劉珍年這小子，總是不幹正事，這時馬弁進來，韓復榘一提到「打倒劣紳土豪」，立時又心想起，從前包拯，施不全，所審的案子，能留傳到今，婦孺皆知，也都是剪除土霸，安撫良民，我枉審了許多案子，竟沒一案出奇，可以過癮的，我看那本書上說：「包青天，韓青天他們，都是微行察訪，才能得了許多奇案，」可恨我一出門，城裏人，一見着我，差不多，都認得，這樣一來，怎能暗察民隱，指奸揭惡呢！並且在這省城之內，也沒什麼奇案發生，我記得書本上說：「施不全辦案，一次二次，都是化裝出去，我也得這麼幹，變服化裝，到各縣微

行察訪一番，辦了一兩件奇案，給老百姓伸冤，那我韓青天的名字，便可留傳千古，炳耀史冊了，「韓復榘如此一禱念，覺得非立時就到各縣查訪不可，當下把張秘書長傳了進來，告訴他道：「我要到各縣查訪，這裏公事好辦的，你代拆代行，不好辦的，留着給我回來再辦。」張秘書長道：「主席要巡視各縣，由秘書廳，先發通電，知會各處，以便，」韓復榘不候說完，把棹子拍得震天響，罵道：「媽的，咱上次視察各縣，就爲你一通電報，玩了我，沒得審一宗好案子，給老百姓伸冤，這次咱要微行查訪，不許你們聲張，你若是背地漏出消息，給外間知道，回來要你的腦袋！」張秘書連連答應幾個是，知道主席一心一意，要學施不全深入民間，察訪幾宗驚人的案子，留傳千古，既知道他是這種心理，便拍馬屁道：「主席關心民瘼，要深入到民間，摘奸發露，這樣愛民如子，以忠報國，也只有包青天施青天能比得上，將來史冊流傳，傳名千古！只是現在外邊伏莽很多，身入虎穴，一有不慎，也有相當的危險！還請主席注意！」韓復榘見張秘書是把他比做包公施公，抓住的心苗，非常得意，以下又說史冊流傳，傳名千古，正是此行的計劃，只是後面又說什麼「伏莽」很多，這「伏莽」是指什麼？大概是指荒郊的老虎吧，便又拍着棹子，帶笑罵道：「這是出去查訪奇案，並不是去打老虎呀，不到虎穴有什麼危險」張秘書知道他又弄錯了，不敢再說，連連應道：「是！是！」韓復榘辦事是非常直捷乾脆，說辦就辦，當日爲的嚴守秘密，囑咐張秘書長不許聲張，帶了隨行秘書，以及親信馬弁人等，大家都改換平民裝束，悄悄出了省城，一路明查暗訪。這天來到一個村落，離省城已經一百六十里，日已過午，一路奔波辛苦已極，肚子又餓

，便命大家投在一家小飯館裏，要來大餅大饅頭，大家圍在棹旁不分上下，風捲殘雲，足吃了一氣。韓復榘吃飽之後，一眼看見對面客坐上，一位鬚髮斑白老頭子，身穿藍布大棉袍，腰間却束了一條藍布帶子，面前罷了一杯白乾，一碟蒸鹹花生，喝了一口白乾，剝了半片花生米，放在嘴裏，閉上眼睛，細細咀嚼，現出餘味盡然，悠然自得，韓復榘見他如此年紀料正是本鄉耆老，便走過去，對老者拱拱手道：「老先生，請了」，那老頭子正閉着眼睛，咀嚼花生米，給韓復榘過去一叫，急把眼睛睜開，見一個小眼睛濃眉毛漢子，站在面前，看那樣子，很像一個做買賣，不是本鄉人，便倚老賣老，也不站起來，只把頭點一點，算是招呼韓復榘，接着又問道：「你老貴姓」一面說又不等老頭子相讓，早拉一張椅子在老者桌旁坐下，那老頭子，見他如此，只好應道：「我姓張，你老貴姓？」韓復榘道：「咱也姓張，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那老頭子給他如此一說，倒也好笑起來，舉着酒杯，虛讓一讓道：「你喝吧！」韓復榘道：「不要客氣，自己偏過了！請問老先生，這地是歸那兒管轄？」張老頭道：「這裏是柳家莊，是歸鄒平縣管轄。」韓復榘道：「這裏縣長姓什麼，官聲可好嗎？」老頭子道：「這裏縣長姓周，名士林，是東昌人，前清舉人，讀書人，官聲真好，大家都稱他周青天。」韓復榘一聽、心裏便不樂意，咱是韓青天，何來一個周青天，這周青天的政績，我倒要問問。便向老頭子道：「這位周縣長，有什麼好處，大家稱他做周青天？」李老頭子道：「他會斷案如神，無論什麼案子，到他手裏，都會審得出來。韓復榘道：「原來他會審案，他審了什麼案子？」張老頭道：「周縣長審的案可多呢，他審案不用刑打人，只是勸導

，我們鄉裏有張廷俊，張廷彥，張廷碩三個同胞兄弟，因為分居爭產的緣故，在縣裏起訴了一年多，還沒了結，家產爲了訴訟的緣故，耗費了不少，到了周縣長接任，他把廷俊廷彥廷碩三人，分別調進去勸導，到了清明那天，周縣長問他們兄弟，今天是上墳的日子，你們父母早故，到了今天，你們兄弟爲爭產緣故，都羈押去縣裏，不想回去上墳，你們若想回去上墳，先放你回去，等你們上墳完畢，再來投案三個兄弟，都願意回去，到了上墳回來，都覺悟自己同胞兄弟，不能爭訟，反給旁人取利破敗家產，都感激周縣長仁慈，願具狀了案，韓復璽道：「這不過很平常案子，還有什麼好案子？」張老頭很鄭重說道：「別看平常的案子，他保全很大，我們鄉裏，爲了兄弟爭產，打官司傾家蕩產，很多很多，若問他審的好案子，却多着呢，我再說一個給你聽，說着，呷一口白乾，捻了半片放在嘴內，眼睛一閉，捻着下頰白鬚，停了一會，才問道：「老哥你是外縣的人，不知道我們村裏風氣吧，我們這裏，婆家看兒媳婦最輕，娘家看姑奶奶最重的，姑奶奶在夫家如有突然暴亡，或是受公婆委曲，自尋短見，殺了之後，娘家必定糾合全族，到夫家麻煩講理，要求厚斂死人，必定叫本家，花了許多錢，才肯罷手，假如夫家不答應，彼此相持，過了兩三天，死屍一變，娘家便逞刁上控，爲了死了一人，弄得合家破產，我們這柳家村，有個康洛義，家裏一個孀居兒媳婦，胡奶奶和一個八歲小兒紡織度日，在去年五月間，康洛義因爲年老眼花，叫她兒媳婦胡奶奶，料理織布機的線頭，胡奶奶沒聽他的話，把洛義大罵一頓，過了兩天，洛義的女兒，又在洛義面前挑剔胡奶奶不好，洛義又把她很罵一頓，胡奶奶氣忿不過，背着人偷偷懸樑欲圖自盡。

幸而發覺得快，急救下來，人已昏迷，舌頭縮了進去，挨到三天才死，胡奶奶有個堂叔胡珍，平日很無賴，一得到這消息，便跑到康家查看，見她的姪女，鼻已給老鼠嚙傷，舌頭也沒有，趕回來告訴胡奶奶父親，你的女兒，給康家老畜生害死，鼻頭打傷，舌頭也沒有，這很奇怪的，也許其中有姦情呢，胡奶奶的父親胡珍，一聽他的女兒慘死，便到縣上告發，周縣長到康家驗屍，一看見死的咽喉有很深的縊痕，再看洛義，已是七十以外的人，斷定，不會有逼姦情事。胡珍咬定他女兒死後沒有舌頭，死的太不明白，周縣長只吩咐用紙給死人頭臉蒙上，過了兩天再收殮，大家都認周縣長辦理這案，是很糊塗的，那知康家把屍身陳在屋內，過了兩天兩夜，到第三天屍身一變，牙齒四分，舌頭已突露出來了！周縣長再來重驗，叫胡珍細細看去，有沒有舌頭，又指着鼻上傷，是鼠咬並非碰傷，胡珍才沒話說，你說周縣長，斷的案奇不奇？換個別人，見死人沒有舌頭，還不把康洛義打個半死。」韓復榘道：「這裏不算稀奇，他們慣審案的，當然知道。最近這個周縣長，還要審什麼案子？」張老頭見他不服，說道：「還有一案，是我們鄰村劉得多的案子，這案也更奇離了，劉得多這人，平日有痰迷症，痰迷一發起來，便任意胡鬧，村裏人，都叫他做劉瘋子，劉瘋子，平日和他妻子李氏不和，他每天帶一條狗，在外面西廂獨睡，一天晚上，村裏巡更的，徒他門口經過，見劉家街門廠開，怕他失盜，進去查問，李氏出來告訴巡更的，得多常常夜裏獨自出門，這門一定是他開的。到了第二天，李氏到西廂一看，劉得多所睡床褥，血迹淋漓，床上有一柄尖刀，刀柄上，印有手指痕，得多和他所愛的狗，已不知去向，李氏怕得多給人謀害，一



時膽怯，又不敢聲張，到了午後，才私下告訴隔壁王老太婆，問他討主意，老太婆也沒把握，把這事傳了出去，一時劉得多本家親戚，都起來查看，大家都說看這形跡很可疑，得多的妻子一定有外遇，把本夫害死，棄屍滅跡，告到縣裏，周縣長把李氏和他的十二歲的女兒，帶到縣署拷問，李氏不肯承認，問他女兒，也不肯說，再三威嚇，他女兒才說，他母親和他親戚王隱成有奸，那天晚上，把他父親砍死，將屍首拋到外面去，再問李氏，李氏只是呼冤，不要聽小孩子胡說八道，周縣長把王隱成抓來，是一個六十多歲老頭子，問他什麼也不知道，現在這案，已經審了幾十天，還沒有結果，縣裏已經出賞格，尋求屍首。」韓復榘聽了，勃然大怒，把棹子一拍道：「他媽的，這才是糊塗官，還說什麼周青天，」明是戀姦情熱，謀殺親夫，還不把這狗男女斃了，說着站起來，走到東邊，喝道走！走！到縣裏去！張老頭子，給他如此一來，倒怔住，眼看他們幾人，出門妨往官道，投南而去，一時也莫明其妙，韓復榘滿心忿怒，帶了從人，一直趕進鄒平縣，只見街上男男女女，粉粉囔囔，都往縣前趕去，說看周青天審姦情奇案，韓復榘暗罵這糊塗官，蠱惑愚民，還要賣好官聲，非把他斃了不可，跟着大家來到縣裏，在大堂下，已有不少老百姓，站在那兒，爭看周縣長審案，韓復榘也擠在裏面，只見周縣長，高坐堂皇，案下跪着一個二十多歲婦人，哀哀哭着，周縣長只對她說，我不會難爲你，你好好說，不會難爲你，那婦人只是哭着呼冤，周縣長又帶一個老頭子上來，問他和李氏通姦情形，老頭子伏在地哭着呼冤，周縣長也安慰道：「你好好說我不會難爲你」老頭子道：「我是七十歲的老人，那能和我外甥女通姦，請大老爺明察，不要聽小

孩子的話。」周縣長隨又把十二歲小女兒如意帶上堂來把棹一拍道：「你是聽誰唆使，叫你出來這樣胡說，你快說明白了，如有半句假話，今天先把你打死！」兩旁站堂的助威一喊，如意早嚇呆了，不哭也不說，只呆呆跪着，周縣長又把駕堂木一拍道：「說不說，不說拉下打！」如意滿身哆嗦道：「我……我……不知道，大老爺」韓復榘眼看周縣長，不向姦夫淫婦拷問，却對小孩子示威，小孩子天真爛漫，所說的話，當然確鑿爲信，當下見周縣長要打小孩子，那能忍得住，便大喝一聲，不要打，我來審！」說着，鬪開衆人，邁步上前，走到公案，指着周縣長叫道：「你下來！」周縣長一看，認得是本省主席，急忙下座，鞠躬致敬，韓復榘滿腹怒氣，坐上公案，指着周縣長罵道：「你這狗官，連這樣案子，都不會審。她的女兒既說得有憑有據：何不向這兩個狗男女拷問，却來威嚇，這小孩子，難道認這一對該死姦夫淫婦沒罪嗎？」周縣長平日饒有膽略，一見韓主席發威，毫無畏怯，鞠了一躬，從容回道：「主席明見，這案不一定是姦夫淫婦，只怕其中，還有別的原因，」韓復榘罵道：「他媽的，有什麼原因，周縣長道：「這案很有可疑地方，第一果然是姦夫淫婦，起意謀害親夫，棄屍滅跡，不難把血跡掃除潔淨，何以反留下許多血跡，這是一個疑問，第二，拿來姦夫王德成，已七十多歲，和兇婦是甥舅至親，看他言詞舉動，很是文弱，絕不會行兇，這又是一個疑問。第三凶案發生，出示購求屍首，遠近傳遍，到現在，還找不到屍身，這又是一個疑問，因爲有這三種疑問，所以不能認準是姦情案。」韓復榘道：「不是姦情案，是什麼案？他媽的，人都害死了，你還說不是他害的，只有你聰明，你把民命看做兒戲，來！先把這狗官，斃

了！然後再斃這姦夫淫婦」韓復榘發下話來，有馬弁便把周縣長綁起來，堂下許多老百姓，見平日愛戴賢明的父母官，要綁了槍斃，一時便鼓噪起來，韓復榘大怒道：「我斃，他誰鼓噪，就斃誰！」這時，只見山人叢中，大叫一聲，跳出一個人來，嚷道：「要斃！先斃我，不能斃周青天！」韓復榘咆哮道：「這刁民！太可惡了，先抓來」那人早跑到公案前，跪下喊道：「我就是劉得多，我沒有死，我來報案。」得多如此一說，旁邊的李氏，和王德成，却哭喊道：「得多你怎麼來了！」堂下看審的有認得劉得多的也都喊道：「得多來了！得多來了」韓復榘也莫明其所以，喝道：「你是什麼人！」得多應道：「我就是得多。」韓復榘把棹子一拍道：「你來幹什麼？」得多應道：「我來投案，請大老爺，把周青天放了，周青天，是賢明父母官。」韓復榘道：「他媽的，你一向跑到那裏去，怎麼今天又跑出來？」得多叩頭道：「小人沒有死，小人那天晚上，因為瘋病發作，提刀把自己脖抹破，痛得難過，把狗也宰了，把狗皮也剝下，抱着死狗，逃到長山縣，做乞丐，最近因為遇見鄉里熟人王三，說縣裏出了賞格訪求，家中鬧了大案子，我才趕了回來。」說着，不住叩頭，韓復榘一聽把驚堂木一拍道：「好小子，你一出去，把你全家毀了，拉下去先打四十板，韓復榘把劉得多打完，又把周縣長解了綁，叫過來一舉大拇指道：「你還不錯，記你一功。」當下退堂。周縣長把他讓進去，韓復榘到裏面對周縣長道：「你幾位世兄，叫出來給我看看。」周縣長很漸愧道：「縣長還沒有兒子呢。」韓復榘道：「你有周青天的名號，却有兒子」周縣長乍聽之下，莫明其妙，後來一想，這話有些不對，很惶悚道：「外面說什麼青天，是他們胡來，

已經禁止好幾次，他們還是不聽，所謂天無二天，縣長才疏學淺，那配稱什麼周青天。」韓復榘聽了，這兩句話，才轉出笑意道：「你今年四十幾歲呀？」周縣長道：「四十六歲。」韓復榘道：「你還有三個兒子希望。」周縣長見韓復榘顏色已改，才放了心，韓復榘又吩咐道：「我這次出來，是微行查訪，你不要把消息露出來，你若把我的行蹤，告訴別人，注意你的腦袋！」周縣長見韓復榘忽喜忽怒，也不敢多說話。韓復榘吩咐完後，便要走，周縣長要款留他，在署內吃飯，韓復榘不肯，帶了隨從，投到一家小客店留住，可是他如此一來，一縣城裏人都知道了。韓復榘在店裏用過飯後，周縣長也私下前去投謁，韓復榘却不肯見，周縣長送了菜去，也不肯收，到第二日，再去報謁，韓復榘已經走了，周縣長見主席已走，想他一定是到鄰縣密訪，鄰縣縣長黃之麟，平日交情很好，當下寫了一封私函，專人送去，請他注意，之麟得到周縣長通知，暗捏一把汗，因為知道，韓主席察訪為明，有一點把握，落到他手裏，便要吃虧，急速派人，暗中探訪幾天，只是打聽不出，不知韓主席來了沒有，正自放心不下，一天天明破曉，忽由外面傳進一封密函，黃之麟一看是韓主席手諭，調他到離縣三十里龍王廟鎮去，黃縣長一接手諭，早嚇得屁滾尿流，急忙趕去，到龍王廟鎮內，一個小小農家，見着韓復榘，韓復榘一見黃縣長，便大罵，他從容着說，長山縣一縣小民，都給你毀了。黃之麟一時摸不着頭腦，也不敢多問，韓復榘罵了一氣，叫他到屋後看去，黃之麟走到屋後一看，有一個五十多歲老人躺在地上，滿身衣服都剝光，自腰以下，血肉模糊，體無完膚，黃之麟看完了後，仍莫明其妙，要待詢問，旁邊又沒一個人，只得又走出去，韓復

鯉問道：「你看過沒有？」之麟道：「看過了。」韓復榘道：「你知道是誰把他害死的？」黃之麟道：「不知道。」韓復榘道：「就是你縣署差投，趙永年害的，你縱着差投，魚肉小民，可惡極了！」黃之麟道：「果然是縣裏差投那可以傳他來，按法治罪。」韓復榘道：「是你手下人，我先要辦你！」黃之麟道：「縣長有罪當然要辦，只是此人如此受害縣長還不明白。」韓復榘道：「你枉做一縣的縣長，外面出的案子，你都不知道，今天若不是我微行察訪，來到此地，聽見屋內發聲，還不會發現這案，我進去的時候，這老頭子，還吊在樹上，我叫人把他解下來，他已經不會說話了，這家除了這老頭子，一個人沒有，我傳了左右鄰里訊問，才知道他是姓黃，和縣長差投趙永年有仇，昨天永年在他家裏鬧了一天，你如何會雇用這種不法的差役，還不給我抓來，黃之麟見是自己手下人鬧的事，急忙回到縣裏，把李永年，親自押到龍王鎮，一到那裏，韓復榘正要審問，忽見一匹飛馬，趕來遞上一封電報，韓復榘一看，立時變了神色，也不願再審案，只糊裏糊塗吩咐一句，把這些人全斃了，率領手下人等，趕回省城，後是如何，下章分解。

## 第五章 五十大板

原來自韓復榘離城垣，才有兩天，省署便接到警報，廖匪蘭亭，率部下千餘人竄擾魯西，將歸東山老巢，張秘書長得着消息，因為事關重大，急派探馬四出，向韓主席報告，請示方略，先到鄒平，後來知道由鄒平已來長山縣，在縣查到消息，急行趕來，韓復榘平日最恨廖

蘭亭，他先由河南竄入河北，又由河北竄到山東魯西，如此破壞，爲害甚大，當下連夜趕回公署，因廖匪行蹤飄忽無定，才報離境一百多里，又報離魯境，只五十多里，韓復榘當晚急開軍事會議，會商澈底剿滅，以除後患，當晚先派定某隊截堵某處，某營防守某地，四面八方，都佈置好了，料定廖匪已成瓮中之鼈，一入魯境，便要全部覆滅，第二日特把各報社新聞記者招來，約坐專車出發，到萬德車站。因爲萬德車站，地居險要，是魯西入蒙陰山的咽喉，爲廖匪入境必由之路，過萬德以東二十餘里，純爲山岳地帶，廖匪老巢，就在山中，這次廖匪率部竄回魯西，願歸老巢，重整舊日綠林生涯，所部多係山東一帶土著，所以不避危險必須闖過這重圍，韓復榘算定廖匪必由此路而來，除將隊五份布各處截堵，不許旁竄外，只等匪軍一入東山口便四面圍剿，當日帶着各記者，到萬德車站，對各記者，指示軍事方略，得意揚揚的說：「廖匪爲患已久，今天我算無遺策，不難一鼓蕩平，」各記者被韓主席召來時，原想不到，叫他們到前線參觀剿匪，冒着這種危險，在專車裏一個個心裏都是擔驚受怕，據韓復榘表示，只須半天工夫便可以將廖匪剿滅，那知專車在萬德車站等一天一夜，還沒有確訊，因爲廖匪竄入魯境分股晝夜狂奔，忽東忽西行蹤無定，一直等到第三日，得前報告，匪蹤離萬德，只有五十里，韓復榘一得這消息十分得意，在專車上指着標上地圖告訴各新聞記者，各軍人如何扼要布置，廖一入東山山谷，如此圍剿，再過一會，便隱隱聽着巨礮的隆隆的聲音，和機關槍，排槍，的歷落聲音，那音聲好似就在專車左近各記者未身歷戰場目睹戰事，一大砲聲早已嚇呆了，韓復榘告訴大家道：「現在已經開火了，據報告廖匪親率這一股

，只一千多人，他一進東山谷口，東西一遊擊，他只有往北狂竄，那邊我已埋伏下一旅，只等他一竄到北口，便成甕中之鼈，一兵一卒：也逃不了，你們一得着報告便可以發專電宣布，韓復榘在專車端坐椅上，指着地圖對衆高談戰略，外面的槍聲，突由密而稀，由近而遠，接着又是幾響迫擊砲，韓復榘眉頭蹙一蹙，正要派副官出去打聽，突由前線派員前來報告，廖匪率部一千多人，竄到東山口，現已把他所帶輜重截留，先擒駱駝五十隻馬七十四，夫役二百餘，大小騾子和擄奪物件不計其數。韓復榘道：「還有呢？」李團長道：「其餘都過去了！」韓復榘道：「他媽的！我命令全數剿滅，何以容他過去！」李團長道：「廖匪壞透了，他到了東山口，打着二十二師番號，我們前哨查問，據他回答是二十二師第三旅，奉主席的命令，前來會剿廖匪，我們見是會剿軍隊，便由他過去，他的前頭隊軍裝軍械都很整齊，前隊過去，後面騾馬夫役軍裝便不整齊，並且二十二師開到東山，也用不着帶了這些零碎東西，一切花花綠綠，也不似軍需品，才發生疑問，把輜重截留，他們見被發覺，立時開槍，兩邊便開火了！現在廖匪的部隊，已竄過東山，逐追不及，所有未過去的，全被截留，請示主席，是否全令各隊，深入東山，山岳地帶圍剿。」韓復榘一聽這話，把脚一蹶，罵一聲：「糊塗蛋，他媽的，快開回去！」立刻傳令，把專車開到省城，各新聞記者，見他如此，又驚又喜，喜的是，土匪已經過去，免得在前線冒險，驚的是韓主席，喜怒不測，這一次他召集各記者，在專車觀看剿匪，原要表示他用兵如神，由他們去宣傳，現在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他羞惱成怒，若在各記者身上，開個小玩笑，便受不了，一路上就驚受怕，見韓主席，遇着手下人

來回事，便開口大罵，暴躁已極，幸而車到濟南，韓主席只吩咐道：「你們各位去吧，以後少說話爲是。」各記者，好似由鬼門關逃了出來，幸得保全身體，雖然目睹這一幕怪劇，那敢在報紙上發表半字，韓復榘回到公署，吩咐署中上下，連夜收拾行李上車，辭職不幹了，這消息一傳出去，驚動各廳長，都進署婉勸，說：「區區廖匪，不過烏合之衆，只須一師兵力便可以把他剿滅，主席一走，便要牽動大局，不只魯西糜爛，全省都要糜爛，主席這一次剿滅廖匪，算無遺策，廖匪居然能闖出重圍，這是天意，天不壓禍，魯西人民該遭塗炭，主席這時正是拯民於水火，那有高蹈道理，韓復榘給大家勸了一回，才說：「你們說是天意，很有道理，天不壓禍，我也沒辦法，現在先派兩師，前往堵截，限兩星期剿平，如逾兩星期還不能得手，我一手難挽狂瀾，還是早行引退，以避賢路」大家見韓主席，意思業已活動，齊責諛詞說：「主席是山東省的福星，萬民的生佛，這一年來黃河安瀾，土匪絕跡，都是主席的德感所播，潛移默化，天災人禍，全行消滅！主席辭職，別說中央不能允許，就是山東全省人民，也要攀轡臥轍，遮阻主席。」大家在屋內，任意拍馬，正捧的韓復榘笑顏逐開，現出喜色，忽聽隆隆一聲，好似炸彈，外面扔了進來，廳內各人大驚，急派人出去查問，回說是會議廳前面旗杆，被風刮折了，韓復榘一聽，眉頭一皺，立時現出一臉不高興，因爲他在河南當團長剿匪時候，有一天營門外所樹旗杆，忽然折了，過了幾天，便打了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現在會議廳前的旗竿倒了，大是不祥之兆，心上甚是不樂，便問這旗竿是誰經手辦的，把他抓來！當下便有副官回道：「會議廳旗竿，在前任張督辦，蓋樓的時候，就有



的。韓復榘聽了，又大罵道：「他媽的，他們幹什麼，旗竿快折了，也不理會，可見庶務處，辦事腐敗。」副官知道他一發起脾氣，無了無休，不便再說，各廳長見好容易把主席鼓起興致給旗竿一折，又把他興致打住，張廳長知道他最爲迷信，假如不設法把他疑念消除，他一定要洩極不幹，牽連大家地位，又想一想，腦筋一動，對韓復榘說道：「今天沒什麼風，忽把旗竿刮折，是很奇怪的，不知主何徵兆？從前姜太公，和諸葛亮，每次出陣，遇了一陣風，掐指一算，便知吉凶，我認得一位王老道精通六壬，能知過去未來，我回去，叫他占一卦，看是主何吉凶，韓復榘一聽，立山椅上，一伸腰，站起來道：「你認得這麼一個人呀！何不早說，不用回去，把他叫來，我當面看他占卦，他在那裏，派人找去。」張廳長給他如此一來，暗暗叫苦，因爲隨口這麼一說，本打算回來，編一篇假話，再來哄騙，現見韓復榘，立刻就要派人把他調進來，那有這人呢！只好回道：「這王老道，性情很古怪，派人找他，他未必肯來，必須廳長親自找他，把他帶來。」韓復榘道：「那未你就去吧，我立等他占卦。」張廳長回到廳內一想，隨口一句話，惹出這麼麻煩，現在可怎麼對付呢？想了一會，忽然記起，前兩個月，在城外龍王廟求雨，發見廟裏有個老道，會算命算卦，那天會承他給我推算八字，說我這一年要發財一百多萬，現在何不帶他到公署，去敷衍一下，當下派汽車到龍王廟，把王老道接到廳內，私下先教導一番，見着主席占卦，應如何如何說法，王老道原是一個老江湖，當張廳長派汽車接他來，不知是何緣故，暗捏一把汗，及至張廳長把話說明，他也心領神會，說道：「這些事全交小道身上，小道可以辦得到總可以叫韓主席滿意，張廳長道：「

只要你能討得韓主席高貴功名，都在此一舉。」王老道連連答應，張廳長，把他帶到公署，韓主席見他長鬚拂胸，態度從容，很有幾分仙風道首的氣味，一時也不便把自己運命怎麼樣給他推算，只把會議廳旗竿，忽然折斷，請他占一卦，是何吉兇，山東前途氣運如何？王老道一聽，把帶着的卦盤，擺了起來，推算一回，默默無語停了好一會，向張廳長道：「請廳長帶小道到外面看看風水，和旗竿的方向。」張廳長帶他出去，王老道東張西望看了一面，在樓前樓後，繞了一週，又跑到東樓四五十步遠，伏在地下，細細相了一回，又叫張廳長帶了到樓上。推開窗門，望了好一會，才行下來，向韓復榘回道：「旗竿無故傾倒，是很不好的兆頭，遇了這樣預兆。要失利！失敗！沒有好結果。」張廳長聽他這麼說，早急得滿面通紅，暗罵老糊塗，如何會說出這樣敗興的話來！韓主席皺着眉頭，把頭點一點，接着又聽王老道說道：「據小道占得這一卦，細細推算，又出常理之外，却是大吉，所以小道又出去，把這樓風水，和旗竿方向，細看一看，才明白過來，按說這座樓，蓋得大有講究，遠對華山，下視大明湖，山明水秀，龍蟠虎踞，氣勢極旺，當時一定有明人指點，會擇定這地點，蓋了這麼一座高樓，按形勢成了一個龜形，主大富大貴，可惜當時一定有人，得罪這位明人，所以他又出了一個主意，在龜頭上立了一個旗竿，好似龜頭，釘了一條長釘子，這隻烏龜，還能想活嗎？所以前任的，佔在這兒，不久便出大亂子！現在忽然旗竿倒折，好似把龜頭一隻釘子拔下，這烏龜便復活了，恭喜主席，這是天與人歸，所以自然而然而，會有鬼神呵護，把旗竿推倒，陰凶化吉，真是可喜可賀的事。」韓復榘聽他如此一解釋，不由的笑臉放開道：「

他媽的！你倒有見識，我問的是山東的前途氣數，怎麼樣，不是問我的命運？王老道從容回答：「是的，主席是一省之主，萬姓子民，託庇鴻福，主席安，山東安，主席一身繫山東安危。說到山東氣數，就不能離開主席」韓復榘給他這幾句話，捧得心裏癢癢，很是舒服，問道：「你看我在山東，有多少年？」王老道：「快快！只要等鐵樹開花，主席便走了！」韓復榘罵道：「他媽的，你下去聽信吧！」王老道，偷眼一看，見主席看他尙帶笑容，知道他很極而罵，當由張廳長，領了他出去，私下告王老道道「王老道你的運氣來，你今天說的話很是得體主席一定要賞給好差事」王老道連連稱謝回到龍廟，愈想愈樂，從前也有位王老道見前任張督辦，因卜卦受賞，幹了許多闊差事，將來也走這一步運，突然間富貴逼人來，要步從前那位王老道後塵，自是日日盼望好音，那知一連一個多月，却沒有消息，原來韓復榘那天聽了王老道一番解釋，心上甚是愉悅，暫時把消極意思打消，逢人便說，鐵樹一千年，還不會開花一次，後來有人告訴他，只怕王老道所說的，別有所指，鐵樹那能開花，現在公署外面豎着四根鐵柱，好似鐵樹一般，鐵柱上安着好幾盞電燈，不就是鐵柱開花嗎？韓復榘一聽這話，很是有理，立時吩咐把公署外面四根電燈鐵柱剷平不要，本來要厚賞王老道，因為他說話太不分明反，恨他廖匪既是心腹之患，嚴令各軍各縣圍剿，凡是匪軍餘黨，一拿住就地正法，並限令一個月內務要剿滅，嚴令既下，各軍各縣，立時緊張，只是廖匪所部，多半魯西土着，一竄入魯西，出沒無常，晝伏夜動，在山間密林，埋伏遊擊官軍，官軍數次圍剿，都遭失敗，反損失了許多軍械馬匹，韓復榘一得報告，剿匪不得手，便拍案大罵，弄得各部

隊，匪敗爲勝，每日裏見有可疑老百姓，便抓來抵數，爲要冒顯軍功，每日裏總抓數十名嫌疑犯指爲土匪解送到省城，廖匪因見官軍進剿，並不起勁，益發膽大，四處出沒搶掠，初起只搶銀錢糧食，後來稍爲豐足人家，不堪其擾，相率逃走，有留戀家園，不願走的，經不起廖匪一搶再搶，搶得一乾二淨，後來土匪見搶無可搶，劫無可劫，在附近一帶，只剩一羣窮民，他看老百姓身上，有穿一件稍爲整齊的襖子，他便要把自己的身上破軍衣脫下來，和他交換，遇見戴着一頂稍完整帽子，穿着一雙稍整齊的鞋子，他必要把他叫過來，說道：「老鄉，咱們換一換，」把好鞋好帽，穿上戴上，脫下破爛者，交給村民穿戴，剿匪軍隊，既抓不到真正土匪，匪軍一走，舉行清鄉，遇見戴着軍帽，披着軍衣的，或是穿皮鞋的老百姓，都認爲是廖匪餘黨，一見令下，解到省城槍斃，在省城中，每日各軍隊押到指良爲匪，無辜被累的老百姓，去刑場槍決的，總有七八十名，廖匪竄到魯西，剿匪以來，兩月槍決了二千多人，差不多都是無辜老百姓，真正匪軍，仍是猖獗異常，到處滋擾，各縣各隊，擒住土匪，就地槍斃，於是當地土豪劣紳，遇有私仇，便私行指控，某人某人，是廖匪餘黨，軍隊裏只要有人報告，立刻派隊抓拿，拿到營裏，就是一軍頓棒，不論是匪是民，總要叫你認是廖蘭亭部下，便送去槍決，弄得各縣各鄉良民，惴惴自危，朝不保暮。於是一般良民，因怕遭無辜牽累爲保全身命，反投入匪軍裏，去當土匪，廖部匪軍，因此逾剿逾多，愈形猖獗，韓復榘見軍隊兜剿，曠日持久，毫無成績，嚴令各縣，協同軍隊拿緝，這時汶上縣，有個安分鄉民吳大同，世業木廠，吳大同曾在縣裏，高小學校畢業，因爲世業木廠，大同雖然在學校裏讀過幾年

書，畢業之後。仍然在自己木廠操作，只爲他人極伶俐，人緣極好，縣署和城關遇有工程，以及零活，全由他承辦，大同爲交往縣內人員兜攬生意，一來二往，各縣署上下人等，都有交情，出入很是自由，面貌長得不粗俗，經過好教育，說話也很文雅，這天在縣公署修理第三科窗門，第二科有位科員胡錫之，從前也在小學和大同同學，二人見面，彼此叙起舊了，說個不了，這時汝上縣長盧宗康，恰由裏面出來，見胡科員和木匠說話，很是親密，隨便問了一句，你們認得嗎？「胡科員見給縣長看見，只好跟他說道，他從前在縣裏高小畢業，因爲家裏，是開木廠，須人幫忙，趕不上讀書，高小畢業後，就料理木廠事情，盧縣長向大同看了一眼，點點頭道：「看你很聰明，不繼續讀書，很可惜的，說着走了進去。」錫之因爲給縣長撞着，和木匠說話，很不得勁，盧縣長一走進去，也跟了進去，見屋沒有旁人，便笑道：「這個木匠，別看他這樣，家裏很有幾個錢，他有個妹子，綽號，吳蓋天，在縣裏是有名的美人，盧縣長原是一個最貧色的，一聽錫三這麼說，立時興奮起來，吳蓋天這名字，我彷彿也聽過，原來就是他的妹子，你認得他可以把他叫進來，錫三見幾句話，拍中盧縣長馬屁，想了一想道：「叫她進來，沒甚理由，怕她不肯。縣長要看她，她家裏開的木廠，可以借着木料爲由，到他家裏相一相。」盧縣長連連點頭道：「這個不錯。」第二日在薄暮的時候，盧縣長輕車減從，只同吳錫三，步到縣前街吳大同木廠，大同見錫三陪同縣長前來，出於意外，殷勤招待，錫三告訴大同，縣長親來要選擇木材，將來要在縣裏起蓋一所會議廳，大同一面招待盧縣長到舍內喝茶，一面命夥計開了後院，請縣長選看舊木材，一時驚動了全家大

大小小，一縣縣長來到，都要看一看，縣長是什麼人物，大同的妹子，打頭第一的，便先跑到後院旁門上等着，錫三陪縣長到後院，一路留神，瞥見門洞，站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雖是布衣素裳，很是清潔，站在那兒，綽約如花，很是動人，認得是吳蓋天，便暗向盧縣長肘一肘，盧縣長一雙色眼，當吳錫三未肘以前，早已看見了，連連向她好看了兩眼，覺得她會是淡妝素服，容光煥發，煞是令人，大同引他後面，指點許多舊材料，盧縣長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兩隻賊忒忒眼光，仍向後面溜走，吳蓋天見盧縣長，屢屢回頭看她，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見盧縣長也不過這麼一個平常人，便躲到屋裏去，盧縣長見那小妞兒已走，還希望她再能出到後院來，指東話西說了一會話，見她沒有出來，便隨便敷衍幾句，便行回去，到得縣署心中便忘不了這個吳蓋天，便約求黃錫三，到大同家裏說合，願出五百元，把吳蓋天做娶姨太太，錫三工於拍馬，一聽這話，連夜到大同家裏對大同道：「老同學，你交了好運，盧縣長要認你做親戚。」大同一聽這話，立時呆住說道：「你不要和我開玩笑，還是說正經事，盧縣長既蓋會議廳，既承你照應請他來看木料，這筆工程，承領過來，我可以好好酬謝你。」錫三道：「這工程總在你手裏，絕跑不掉，只要你肯認他做親戚，別說這一點小工程，就是別的好工程，盧縣長也要推薦呀！」大同見錫三老說認親戚，便問道：「要認什麼親戚，你說明白了。」錫三道：「昨天盧縣長到府上，看見你妹妹，他要和你攀親。」大同很惶悚道：「這個我不敢高攀，盧縣長的少爺，我們那能配得上。」錫三道：「不是縣長的少爺，是縣長自己要娶。」大同更是驚異道：「縣長不是有太太嗎？」錫三道：「是的，現在關人

，誰不有三房兩房的太太。」大同變了顏色道：「你說要把我妹妹，送進給他小老婆嗎？」錫三微微笑道：「不是白送的，縣長願送你五百元聘金，你認了這們親，以後你就不用幹這營生了，你可以……」大同不待錫三說完，早已暴怒道：「請你趁早不要說了，我雖然做木匠的生涯，我家裏是清白的，不希罕這些小錢，你不用多說，快走吧！我今天不看你的舊日交情，要把你打出去的。」錫三討了一個沒趣，一時也沒話可說，心裏想爲這件何必這樣生氣呢，我不過爲好起見，你不願意，就算罷了，何必生這麼大氣呢。」說着，辭了出去，憋了一肚子悶氣，回到縣署，盧縣長正在等候回信，見錫三回來，問他接洽好了沒有？」錫三道：「他不識抬舉，不識想。」盧縣長道：「著是因爲聘禮太少，我還可以多給一點。」錫三道：「他們太固執，不願做小的，尤其是那吳大同小子，最爲反對，不識抬舉，任口胡說！」盧縣長聽了勃然大怒道：「他太可惡了，諒他一個木匠，有多大能耐，竟敢和我反對，我要收拾他。」錫三見盧縣長生氣說道：「不是的，這種人，不配抬舉，非給他一個厲害不可！」盧縣長自見了吳蓋天，神魂顛倒，恨不得就弄到手裏，派錫三前去，以爲一個木匠的妹妹肯抬舉他，無不願意，那知却碰了一個釘子回來，心裏愈想愈氣，那天縣署會計科，忽然失盜，丟了三百塊錢，盧縣長心恨吳大同不過，示意會計科，報告前日吳大同曾在科內收拾門窗，那時科內恰沒人看守，失款吳大同，大有嫌疑，立時把大同，拘傳進來，發交承審員審問，大同矢口不承，說當時在科內做零活，只在院內，就沒到裏面去，失款毫不知情，承審員原要圈他成認，再三拷問，吳大同只不承認，當堂打了五十大板，發下拘禁；吳大同突受無妄之災，當日挨了五十大板，

皮開肉裂，回到拘留所，兩大腿和火燒針刺一般發痛，蹲在草褥上，呻吟不絕，到得晚上，禁卒給了一碗小米粥，和一碟鹹菜進來，說衙門裏胡科長吩咐預備的，等一會胡科長就要來看視，你好生吃着吧！大同渾身痛得動彈不得，那能吃得下，禁卒見他不吃，便把東西放在一旁，走了出去，一會胡錫三進來，滿面憂容，很懇懇握着大同的手，說道：「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我不能替你幫忙，因為縣長對你很不滿意，還有人在縣長面前說你閑話，我也無能為力，大同罵道：「說我別的，我不恨，指我作賊；那我至死也不能承認，這是有關我一輩子名譽呀！」錫三道：「我知道你冤枉，我也知道其中原故，你種了惡因，才有此惡果，當日便如果聽我的話：「何至身入牢獄？」大同道：「你這話怎麼講我不懂，」錫三低低說道，「我和你自幼在一起，我們痛癢相關，你家裏老伯老母，見你犯罪入獄，老年人不知心裏如何難過呢；我聽說兩位老人家，都量去幾次呢！大同一聽，他父母如此，不由心酸，哭了起來，說道：「這怎麼好，我累了老人家！」錫三又低低說道：「我有句心腹話告訴你，縣長對你，起初毫無惡意，很想提拔你，後來見你不願意攀這門親，他才恨你，說你看他不起，我再三勸解，只是不聽，又碰着科裏，鬧出這麼一個案子，你那天運氣，不好，湊在一塊，才惹下這一場飛禍，現在有口也難辯了，大同聽到這裏，也略略猜透錫三來意，心想這壞東西賣友求榮，還敢在我面前搗鬼，於是斂住哭聲道：「論罪名不過我犯盜竊，至多不過一年半載吧，我不肯承認爲了污了我的臉面聲名，論罪不是死罪，拚着去監禁一年半載。」錫三道：「現在那能全按法律治罪呢，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結，你肯稍爲活動一點，立時便可出來。」



大同道：「叫我怎樣活動呢？」錫三道：「縣長根你不能攀那們親，你肯活動一點，不要那樣死心眼，把令妹送進去，立刻可轉禍爲福。」大同一聽，勃然大怒道：「你快閉了嘴，不要放屁，我豈肯幹這無恥的事，你快出去，不要在我面前，現在虧了你，還是我多年同學，你賣友求榮，我大同不能幹這種事！」錫三見大同破口大罵，仍微微笑道：「老同學！你不要誤會，我是好意，你不願意，就不用說了，現在你妹妹做了縣長的姨太太，也只有你當舅爺的享福，和我有什麼相干，你心裏得明白，你自己要招禍，我可也不能保護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走了，你不要後悔，錫三說完，便走出去，第二日，大同的老舅進來，告訴大同，昨日已聯合各紳商，聯名懇求保釋，呈子已經上去，還沒批出來，大概有紳商出來担保，盧縣長也不能不給面子，大同又告訴老舅，昨晚錫三進來，勸他把妹子送進來，一切事情都可了結，可見他們是做好圈套，來欺騙我，我可不上他的當，當時我把錫三大罵一頓，給我罵走。老舅道：「你這人太負氣了，你不答應他，也要婉言拒絕，何必罵人，他們在衙門裏，說幾句壞話，我們就受不了。」大同道：「他們枉說我作賊，論罪名，也不至死罪，我不罵他一頓，心裏這氣，伸不出來，他果然再進來，我還是罵他。老舅道：「你安靜吧，不要再惹事，你父親母親，爲了你，都急得病在床上，據他們的意思，果然是爲此懷恨，寧願把你妹子送進去，把你保出來」，大同道：「這個萬萬不行，我寧死了，也不願把妹子送進去。老舅見他固執，也不和他多說，只安慰他幾句，滿心只盼望公文呈上去，一定會邀准，一連住了幾日，竟沒有消息，託人進去和盧縣長疏通，盧縣長只說公事已經上省了，等省裏回批下來，

才有辦法，原來那天錫三到拘留所，恰去碰了一個釘子出來，忿恨已極，在盧縣長面前，說了許多壞話，並說大同寧願他死了，也不能把妹子送進來，盧縣長怒道：「他既然不要命，我索興成全他吧。」說着，心裏略一轉念，省裏還在嚴令緝拿廖蘭亭餘黨，這東西既然如此可惡，我只捏報他是廖匪餘黨，他就受不了，當下便密稟省署，縣民吳大同通匪嫌疑，現在拿獲，確係廖蘭亭餘黨，是否解省，請示辦法，韓復榘以這幾個月來，廖匪日益猖獗，正忿怒不過，一見公事，批令就地槍決，盧縣長接到公事，立時把大同由拘留所提出來，押到城外槍斃，消息一傳出去，全縣紳商駭驚，有幾個走慣衙門的紳士，向盧縣長詢問，盧縣長只推是奉主席的命令，其中還有什麼原故，連他也不明白。這話一傳出去，真是輿論鼎沸，都說盧縣長假公濟私，誣陷良民要上省控告，盧縣長一聽，外面輿論不好，也覺吃驚，知道韓主席察訪爲明，若是這事傳到他耳裏去，前程很有妨碍，此時非親自上省打點一番不可，省裏，要人和他最關切的，便是煙酒局長張文卿，託他從中設法，向民政廳和韓主席方面先爲疏通，預行布置一番，便不至臨時栽勛頭，當下連夜帶了一筆運動費，趕到省城，活動成害，下章再說，

## 第六章 六根不淨

話說進省來到東華街找張文卿公館，把縣裏紳民，要上省控告一切情形，告訴張文卿，張文卿人極方正，一聽盧宗康如此說法，便道：「果然縣裏要公控，是很麻煩，現在韓主席，在各

縣都派有高等偵探，縣裏有什麼事，他都知道，並且所報的，都是壞事。你在縣裏的成績韓主席都知道，我上去說去，也要礙釘子，並且這幾天韓主席，也正和我犯齷，我也不便上去，替你說項，」宗康再三央求道：「文翁不便直接請托，可以和李民政廳長，黃財政廳長，或是張秘書長方面打點打點，應當怎麼應酬，我當然要遵辦的。」文卿給他麻煩不過，却不過情面，只好答應。到了第二日，文卿來到省署，恰遇張秘書由裏面出來，一見文卿，便說道：「文翁，你託的事，我已經給主席提過兩次了，沒有結果，還是你自己向主席提一提，應如何報銷，我們再商量辦公事。」文卿一聽，便知道撥借那筆四十萬稅款，張秘書也疏通無效，因為這事，關係太大，便把宋宗康的事，先行按下不提，只皺眉頭，對張秘書道：「這事我也考慮再三，我直接向主席說，不如由文翁代我提一提，這筆煙酒稅款，應該五月後就得繳部，因為當時遇着端節，軍餉需款孔急，主席面諭先行借撥，我也不能不撥，原指望兩三星期便可由財政廳撥下，那知道下子就擱了好幾月，財政部部長又催得很緊，昨天又來部文，限十日內務要將久解之款繳齊，現在可怎麼辦，張秘書道：「這筆款由財政部抵銷，沒有主席面諭辦不到的，現在主席正有工夫，你進去，把苦情說一說，只要主席答應，這筆款便可勾銷了。」文卿人本老實，一聽這話，覺得很有理，當下便去謁韓主席，回了幾句公事，便提到財政部，積欠稅款，至今未繳，請示辦法，韓復榘聽了，眉頭皺一皺道：「你說的那一筆的欠款？」文卿見韓復榘好似忘記一樣，又回道：「就是在端節，奉主席面諭先撥四十萬元，開發軍費這筆稅收，例應六月解部，現在已經就擱好幾個月了，」韓復榘眉頭

一蹙，小眼睛一閃道：「原來是這個，我早不告訴你想法嗎？」文卿道：「稅款是一月一月比較着無從拖延，最好這一筆欠款，先行撥清。」韓復榘道：「那可以，你去想法吧！公事上來，我准照批。」文卿見韓主席答應，回走趕辦公事，第二日又呈上去請將解部四十萬元挪撥軍餉，作正抵銷，請財政部發給正就印收，以便報部存案，韓復榘一看公事，連連搖頭道：「這樣不行，這筆款不能作正式抵銷，我教你想法，你難道自己沒法可想，你做了這麼多年烟酒局長，區區四十萬元，還要在我身上算賬，不會出個花樣彌補彌補，你辦事也太拙了！」文卿一聽教訓，只急得面白失色，一時又不便再說什麼，韓復榘又吩咐道：「你想法吧，只要你有法子，我無不遵照。」文卿只好唯唯答應，退了出去，回到館公，只是唉聲嘆氣，論山東烟酒局，原是一個肥缺，幹上兩年，肯弄點手脚，一二十萬元，是很容易到手，那知文卿，人極老誠，又是舉人出身，未免帶幾分讀書氣，只知服苦持躬廉潔，勤慎辦公，雖幹了兩年烟酒局長，可是涓滴歸公，一絲不苟，當日韓復榘面諭，撥款四十萬元，只認成同爲國家服務，公款原可互相協濟幫忙，那曉得韓復榘却要叫他賠償，一時那有這筆巨款，愈想愈急，他平日本是信佛，公館內設有佛堂，佛堂後面，有一間靜室，原爲公餘，打坐參禪，和契友討論佛理之所，那天因心上煩燥已極，由前院走到後院，由後院又走到前院，只是一籌莫展，後來一想，事既到此，徒急無益，不如到後面靜室打坐，先靜一靜心，或者能想出道理，於是又踱到後面佛堂裏去，把簾子放下，焚了一爐香，向佛祖參拜之後，默誦幾遍多心經，便在靜室裏，盤膝閉目打坐起來，平日一盤上腿，兩眼一視鼻尖，一提呼吸

，任心清似水，塵緣不起，萬慮都消，今天閉上眼睛，却神不守舍，心猿意馬，腦筋裏老盤踞着，那筆款子，只是放不下，強把他丟開，一霎時，又潮上心來，盤坐一會，不但不能掃除憂慮，反覺得格外煩燥，一想再行強制，一定走火入魔，嘆了一口氣，走下榻來，對着佛像，呆呆看了一回，心想我平日做了許多參禪工夫，原來都是假的，到了當真受了急激刺時候，仍不能克制百魔，歸入正道，想着，走到後院，見他太太，正拿一杯煎好了的藥，喂那個最心愛，剛有三歲幼子，張太太一見文卿負了兩手，愁眉不展，走了進來。以爲他不放心幼子犯病，安慰文卿道：「小四今天咳嗽了一天，熱度也沒有那沒高，史大夫開的藥很對的，今天他已經來過，他說熱度沒有那麼高，便不要緊？你放心吧？」文卿心不在肝，只眉毛蹙一蹙，負着手還要出去，那小四一見他父親，藥也不吃，哇了一聲，大哭起來，張太太送到文卿懷裏，文卿只好抱着，摸一摸他頭上，還是滾燙的發燒，心裏非常感觸，暗忖我去齷齪官場中，隨波逐流，混了這半輩子，無非爲家口所累，這種暗無天日的世界，沒有一樣事，可以看得上眼，做官最沒有意思的，原只想辛苦幾年，把幾個孩子，撫育成成人，自己避世入山，詳參佛理，那知道官場中風波險惡以至於此，現在拉下這一筆官款應付不好，須要身敗名裂，這樣小小兒子，交付誰來，既無恆產，一家掃孺專靠我一人支持，若是換個別人，現綜管全省烟酒，每年至少可以盈餘幾萬，上官既如此示意，明是叫我舞弊營私，但是我生性耿直，凡是一切齷齪卑鄙的伎倆，都幹不來，現在處此難關，既不能把韓主席，挪移口頭揭穿出來，財政部方面，又無法搪，恨自己更無力暗墊，事當萬難，寧願犧牲自己一人，沒

有別的办法，文卿默想到這裏，心痛如裂，不由兩眼一紅滴下淚來，張太太見他如此，以爲他爲孩子患病着急，說道：「史大夫說過，不要緊的，你急什麼，你不看小孩，今天的神氣，已比昨天好得多，你不要急，急壞身子，我們這一家子可怎麼好！」文卿聽這話，更是傷心，眼中酸淚，續又滴下，只說：「太太，我不是爲這個！」張太太很驚異道：「你還有什麼事？」文卿把頭一搖道：「我告訴你，你也不明白，你不用問我。」說着，把小孩輕輕遞給張太太，自己走了出去，張太太甚是駭異，坐在屋內，覺得文卿今天的神色，太不對了，他向來有什麼爲難的事，老存在心裏，不肯告訴別人，正在想着，恰好他的內姪黃吉生進來，張太太向他打聽，這幾天烟酒局裏，發生什麼事情沒有？吉生想了一會道：「我在局裏，沒聽見什麼，只知道部裏催款很急，來了部文，又來了電報催促，姑丈在局裏，一絲不苟，按月繳款，沒什麼糾葛不清！」張太太道：「既是按月繳款，何以又來部文催促。」吉生道：「有一筆款是給公署借撥的，這個也不成問題，只要彼此會同上個公事，便可抵銷的。」張太太想：「你姑丈有些地方，是想不開，今天神氣很是不對，你得留意。」吉生道：「姑丈好佛，有什麼事想不開，姑母不要担心。」說了一回，轉了出去，張太太仍叮囑吉生，務要時時刻刻留意，吉生走到外院書房，見文卿正拿一本佛經觀看，見吉生進來，問道：「下午局裏有什麼公事？」吉生道：「沒有只是那位盧縣長，來了兩次，候到四點鐘才去。」文卿皺一皺眉頭，似要說什麼又停住。文卿道：「這兩天我不大舒服，局裏公事，你要留意！」吉生唯唯答應，退了出去，這一晚，文卿在家裏，只是唉聲嘆氣，張太太雖是担心，因爲他

素常不許人家多查多問，也不敢多話，只勸他早點安歇，文卿平日每日在睡前，必要念一回經，打坐了半個鐘頭，然後才上床睡，今晚既不念經，也不打坐，一個人只在院裏，往來繞個不住，到了十一點多鐘，才到房內安歇，張太太因為小孩子病了，在裏間屋裏抱着，到了夜裏三點鐘出來，見文卿還在床上輾轉未睡，走過去問道：「你是不大舒服吧！何以這個時候，還沒睡着呢？」文卿把頭搖一搖，說道：「我偶然睡不着，不很要緊，小四可好一點嗎？」張太太道：「熱度沒有昨晚高，人還是那樣煩燥，你放心我看着不要緊的。」文卿微微嘆了一口氣，把臉轉到床內去，張太太一看，枕頭布上却濕了一大片，暗吃一驚，想他一定是哭了也不敢動問，悄悄走到後面，心裏很是憂慮！到了第二日，文卿一早起來，便吩咐預備汽車，要上離城五十餘里龍洞去，張太太一聽，他到龍洞，略放下心，因為龍洞在濟南，是有名的勝地，風景極佳，城內縉紳和官場人物，常在那裏游讌，文卿一定因為心裏抑鬱，到那裏疎散疎散，當下便要叫人通知吉生，隨同文卿同去，文卿不肯，說局裏須得有人照應，自己用過點心走出大門，正要上車，突見盧宗康坐了一輛車忙忙趕來，一見文卿要出門，便問道：「文卿上那兒去？」文卿道：「我特上龍洞。」宗康道：「今天誰在龍洞請客？」文卿道：「沒有了是我一人去的。」宗康一想，今天他一上龍洞，又須就擱一天，不如我跟了他去，多少在他跟前麻煩麻煩！催促催促，他才能肯替我出力，當下略一斟酌，正要問時，文卿早已說道：「你的事，我還沒有接洽呢？因為我昨天太忙！你在省城還有幾天就擱吧！」宗康道：「是的是的！今天文卿上龍洞，沒有別人，我陪你去。」文卿一聽，把頭微微一點道：「那也好。」宗康一

聽，不待文卿再讓，早爬上汽車，文卿上車之後，宗康又皺着眉頭，說道：「我的事是很麻煩的，若不早些布置，他們一公控，便不好疎通了！最好文卿，早點爲我打算打算！」文卿滿腹不高興，見宗康還向麻煩，蹙一蹙眉頭道：「釜底抽薪的辦法，便不要叫他們上控，一上控更是麻煩，我認爲如其向省府疎通，不如縣裏紳士疎通。」宗康道：「汝上縣民情最刁不過，愈向他們疎通，他們愈要挾制，在地方上能疎通得來，我也不上來麻煩文翁了！據最近我知道，臨巴縣趙汝鵬縣長，爲了捐騾馬稅，曾被縣民公控，還有東阿縣鄒珍孺縣長，爲了私行辦捐，和攤派公債票，公給縣民公控，呈子上去，都由省署張秘書長批駁，也沒就無事！現在所有公事，只須張秘書長通過好了，一切都好辦。」文卿道：「人言也不能盡可信，我們知道不怎麼樣，韓主席執事躬親，就是一點極細末的事，也要經他蓋過圖章，才能有效。」宗康道：「這話不錯，我今天求文翁先向張秘書長疎通之後，然後再請向馬副官運動，韓主席的圖章，在他姨太太手裏只須向馬副官打一招呼，就可以了！」文卿一聽，心想宗康真是一個官鬼，他在外縣城內，一切秘密道路，他全知道，我就不願幹這種苟蠅營的勾當，當下眉頭皺一皺道：「我和張秘書長說一說，便是可以，只是叫我對馬副官致意，我可不大願意，我雖然常到省署去，有見面都是接洽正當公事，這些話我不便對馬副官說。」宗康道：「這是很平常的事。」文卿很不耐煩道：「老弟，你再託別人吧！」宗康見文卿面有不豫之色，便不敢再纏，只說道：「文卿相機辦理吧。」二人一路說話，汽車已到龍洞，廟裏住持法源一聽烟酒局長來到，忙出山門周旋，向張局長道：「今天還同朋友來，後面的紅葉



很好，正是看紅葉的時候。」文卿指着宗康道：「我今天和盧縣長同來，沒有別人，你必須來幾碟素菜一壺酒便可以了。」法源連連答應，一進門便聞見撲鼻桂花香，文卿道：「還是出家人有清福，這四盆桂花，收拾得太好了！」法源招呼文卿宗康在客廳，喝完茶洗過臉後，便邀同到洞後看紅葉，一到洞後，果然一棵棵楓樹都張着火蓋一般，一片紅霞耀眼非常好看，文卿和宗康看了一回，又繞到洞前，見星星點點，淡黃色山花，遍地皆是，文卿道：「這些野草山花，或整或散，最有意思的，我看也不減洞後紅葉，只是這些地方，沒有人賞識！」宗康道：「我看還是山後紅葉好，就是他客廳內，四大盆桂花也不錯，這裏一片草花雖然好看，只是沒有價值。」文卿聽了，只鼻子裏略哼了一聲，覺得和這種人物遊山，太沒趣味，今天本意到山上靜一靜，竟遇着這麼一個人物同來，太沒意思，在山前徘徊一回，法源又出來周旋，請二人進去吃點心，宗康一看，只一碟包子，一碗素麵，略吃一點，便不吃了，文卿却滿口稱贊，說這麵煮得太好了，便連稱極其可口，宗康坐在旁邊，心想文卿真是和尚爺，這樣淡而無味的麵，却這樣稱贊，太不講究了，文卿吃完麵，便到方丈室，和法源談禪理，宗康在旁邊，聽他們說什麼出世入世等，覺得沒有一句能懂的，心理只想這樣好地方帶幾個女的來玩玩，多麼有意思，和這一位老和尚，一位老古董，坐在一塊，所說的話，叫人聽得要睡，真是難過，坐了一會，不禁打了兩個呵欠：站了起來，一個人走到外面，看見一個小和尚，光頭白臉，眉目長得非常清個，一個人盤腳坐在大殿台階上晒太陽，看他那樣子，至多只有十四五歲，心想老和尚竟養活這麼一個飄緲的孩子，倒也真會開心？便走過去問道

：「你叫什麼名子？」那小和尚仰着頭，向宗康看了一眼道：「我叫普明。」宗康道：「你是法源的徒弟嗎？」小和尚點點頭。宗康道：「你幾歲出的家？」普明道：「我也不知道，我從小兒就在這裏。」宗康道：「你一天有功課嗎？」小和尚道：「早晚都得念經。」宗康道：「你師父愛你嗎？」小和尚只笑了。宗康道：「你一天在廟裏，吃素饅頭鹹菜也太難受了，你願意跟我去，我和你師父說，帶你到衙門去。」小和尚很頑皮的，笑了一笑道：「跟你去幹什麼？」宗康道：「你到我衙門當差，我給你好衣裳穿，好東西吃，到處都可以玩的，你說好不好？你願意去，我跟你師父說去。」小和尚把腦袋，搖了一搖道：「不行！不行！我師父不能放我去。」宗康笑道：「你師父爲什麼不让你走，他離不開，你晚上給師父一塊兒睡嗎？」小和尚道：「不，師父一人在方丈室打坐，我和我師弟，在外面睡。」宗康見他說話很天真爛漫，很是可愛，便蹲了下去，向他臉上摸一摸道：「你的臉嫩得和女孩子一樣，你要不要女孩子，我給你找一個。」小和尚伸出雪白的手，擺一擺道：「你可別說這話，師父聽見要打我師父說：『女孩子都是山上的長蟲變的。』」宗康聽了，不由大笑道：「你師父騙你呢！女孩子是好人，最好玩的，他會和你解悶，還會和你幹那個，你懂了嗎？你師父做過那個，給你看看沒有？」小和尚瞪着一雙小眼睛問道：「你說什麼那個，我全不懂。」宗康道：「你不懂呀，你跟我去，我做給你看看，你一定很喜歡。」小和尚道：「你現在就在這裏做給我看看，是什麼樣子？」宗康道：「那也可以的，你站起來我教給你。」小和尚果然站起來，宗康向他小僧袍下面一撩，正在這時，忽見一個圓頭胖臉和尚，走了出來。喊道：「普明，師父叫你呢。」

？」宗康給他一衝，只好撒開手，眼着小和尚跑進角門去，很無聊的，慢慢踱進方丈室，想文卿在方丈室這半天，一定和法源說完話了，渡進方丈室只見法源一個人，坐在那兒，普明站在面前，宗康因為剛才在前殿，和普明胡說八道，深怕他去告訴法源，一進門便問道：「張局長呢？」法源道：「張局長大概又到後山看紅葉了！」宗康便又到洞後，在一棵大楓樹下找着，文卿正在那兒臨風隨涕，滿臉眼淚交流。宗康嚇了一跳，忙走過去問道：「文翁你爲什麼事，這樣感傷？」文卿見給宗康看見，急拿絹擦一擦眼淚，搖搖頭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對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宗康聽了，也莫明其所以，只勸道：「你是上年紀的人，不要在風頭上流淚，傷了風是很不好的。」文卿此時已把眼淚擦乾，和宗康一同來到廟內，法源已預備一棹素席，請文卿吃飯，文卿滿腹憂愁百結，那有心情吃飯，說道：「方丈太客氣了，我不是說過，只要幾個素饅頭，一碗湯麵，就可以了！」法源道：「今天難得張局長，和縣長到敝寺，這幾個菜，也是厨下現成的菜沒什麼費事，只是不大可口。」宗康一早出來，剛才吃一個素饅頭，已餓得饑腹雷鳴，一看法源設席相款，早已坐下去，舉筷子夾了一塊素火腿嘗嘗，原來是豆皮炒的，不大好吃，又來一塊滷雞，吃在嘴裏，只有鹹味，勉強嚥了下去，對文卿道：「我聽說龍洞索菜，是出名的，今天……。」文卿不待說完，接着說道：「這裏幾碗甜的最好。」說着又夾了一塊炒腰花，放在宗康碟內，宗康嘗了，果然非甜非鹹，別有一種滋味，連連點頭道：「不錯！於是連吃了幾塊。」文卿道：「你不要多吃，多吃會拉稀的！」宗康道：「好是好，只是吃不飽。」說時，一盤炸魚捲端上來，

宗康嘗一塊，也是甜的，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弄的？」法源道：「梨炸的，很好吃吧！」宗康平日就不愛吃甜的。問道：「有什麼鹹的可以下飯。」法源道：「有豆腐和醬牛肉。」宗康道：「你不要騙我了！什麼醬牛肉，又是七古八怪，什麼豆腐乾麵筋做。」法源道：「這裏菜好不了，豆腐麵筋，廬縣長要吃飯吃炒八素，等一會就來了！」宗康又吃了好幾塊炸梨，說這些東西，無論吃了多少，也不能飽的，必須有大米飯和肉才行，文卿見他說到如此，甚是好笑，又吃了兩道菜炒八素和豆腐湯上來，宗康連吃了兩碗飯，才不吃了！文卿也吃得不多；法源又邀二人在方丈室看經，宗康吃飽便覺得困倦，一到方丈室，只一會工夫，便在一張大椅子上睡着了，一直睡了三個鐘頭，才醒過來，一看已是夕陽銜山，一問方丈，文卿又到洞後，看紅葉去了，陪着宗康，一同到洞後，只見遍山楓樹，給落霞一照，一片紅霞麗若紅錦，非常好看，宗康雖然俗不可耐，給奇景所引也呆住，便對法源道：「我想不到紅葉這麼好看。」法源見他這麼說，很好笑道：「這裏一到紅葉好的時候，一天總有許多來遊玩的。」宗康道：「那便是你的好買賣了！」法源見他出語太俗，也不願和他多說，只領他找文卿，往四處一看都沒有，法源道：「剛才張局長告訴我，到後山去，何以不在這兒。」和宗康一直找到洞後盡奇處，一個小土坡下面，見文卿蹲在一塊石頭上，滿面淚痕，好似兩隻眼睛也都哭紅了，宗康見他今天哭了兩次，心裏非常詫異，當着法源面前又不便動問，可是法源合着雙掌，說道：「居士一切數有前定，世間是非，都是假的，居士這一點如何還看不破。」文卿點點頭道：「我自知塵根未盡，所以才會弄出啼笑皆非的局面，法師剛才所指點我的

，我都明白，只是偶然一回想，又不由悲從中來。」宗康見文卿已經說出，便也說道：「文翁，你爲什麼這樣難過，你這幾年，也是很得意的。」文卿道：「我沒什麼得意，我只恨我這人不能解脫，日在苦海，覺得種種爲難。」宗康道：「現在時候已是不早，可以回去吧！」文卿點點頭，宗康拿出十元鈔票，賞給方丈，法源不收，文卿道：「我和盧縣長是朋友，你不妨收下。」文卿和宗康一同回去。宗康在汽車上不免又把運動的事，麻煩一氣，文卿本沒心管這事，回到了公館，據張太太說，孩子已好了許多，吉生也進來回說，局內沒什麼緊要公事，只是部裏又來電催款。文卿聽了，只嘆一口氣，也沒打坐，便睡覺了，次日起來，先到局裏，看了郵電，一時又沒辦法，只帶一個當差李福，到千福山去，在各處徘徊了一會，想起心緒不住流淚，到了晚上，想了一想，覺得這事太不好辦，把這事揭出來，有傷友誼，並且韓主席，必不討好，不揭出來，郵電急如星火，自己又無力賠墊如此巨款，到了晚上，便在自己屋裏，暗自泡了鴉片烟，悄悄服下去，當時只覺嗓子難過，頭上有些暈眩，在靜室盤腿打坐，到了開晚飯的時候，下人進去請吃飯，見文卿正在打坐，也不敢驚動他，張太太見文卿不出來吃飯，等到十點多鐘，走進靜室門外一看，只見文卿坐在蒲團上，身上不似往常那樣平正，兩眉緊緊皺着，臉上很是不好看，因爲文卿向來打坐，不許別人進去，今天見文卿神氣不對，怕他病了，大着膽子走進去一看，文卿呼吸很是粗促，雖然盤腿坐着，可是渾身不住抽搐筋動，張太太一看大驚，因爲平日常聽人說過，打坐若是不得法，走火入魔，不是發瘋，便是要引自身的真火燒死，當下見文卿如此神氣，又不敢驚動，怕一

驚動他，他腦筋一震，立刻會發瘋，一時急得跑出去了，命當差去把吉生叫來，告訴他文卿今天情形有異，吉生急忙走進屋內一看，出來告訴張太太道：「我看姑丈的神氣，大概是打坐，打出病來，請醫生是不行的，只有請會打坐的人，前來解救。」張太太道：「你認得誰會打坐？」吉生道：「姑丈平日不和龍洞和尚法源最好，他就在龍洞，您就派汽車趕緊去接他。」吉生皺着眉頭想了一回道：「這時候我那能出城去，我看還不要緊的，也得等天亮，我再趕出去，姑丈平日學佛參禪也許都這變態，我們不要驚動他。」張太太見說，便禁止大家，不要大聲說話，不要到門外看，只叫吉生看守着，吉生也不敢往房內去，只不時在門外張望，好容易挨到天剛一亮，吉生急忙坐了汽車，趕至龍洞，找到方丈法源，把文卿打坐的情形，告訴了一遍，請他解救，法源不大相信，說道：「打坐那會走魔，就是真有走魔的，我也無法解救。」吉生再三央求，必須到公館一看，法源被纏不過，只好和吉生，一同趕回，到了張公館，一進門便見張太太滿面淚痕，說道：「師父快來解救，看樣子很不好，沒有氣了，但是還坐着。」法源走到房內，叫人拿燈，向文卿臉上一照，鼻口都有紫血，兩眼緊閉已沒氣息，渾身冰冷，已是死了，只是仍端坐不動，看那神氣很似服毒，一時也不便言明，只合掌口中喃喃，念着往生咒。張太太莫明所以，見法源喃喃念咒，以為轉他解救，不住問道：「不要緊吧？」法源也不理她，直把經咒念完，才對張太太道：「張居士面西淹紀，大解脫，往生樂土。」張太太一聽，才知道文卿死了，便放聲大哭，法源止住道：「學佛人臨死一塵不染，最怕聽人哭聲，一聽哭聲，真魂不凝，便不能往生樂土，你們各位，要哭到後面

哭去。「吉生聽他姑丈暴死，想起平日提携恩意，不由傷心流淚，把法源讓至外面，問道：「何以打坐會暴亡了。」法源見左右沒人，才低低說道：「我看張局長，不是爲打坐暴亡，看那神氣，好似服毒的，鼻孔，牙齒，都有紫血湧出，他端坐不倒，自是他平日打參工夫，不遇是服毒，我不敢斷定，你可細細去到他室內查看查看，就可以知道了！」說着，又嘆一口氣道：「想不到張局長存心忠厚，却有這樣結局，但是能早了塵緣，也是他夙根深厚的好處。」法源說畢也走了，吉生一聽這話，到室裏一搜，果然在他抽屜內搜了一罐煙膏出來，另外還有一隻茶杯，裏面還剩一些煙汁，吉生一看，急忙告訴張太太，張太太一聽，又是呼天喚地哭着，一時向各親友各處去報喪，韓復榘一聽張文卿，服毒自盡，心裏大不過意，覺得這人很够朋友，這一次爲四十萬官款，把他擠死了，派員到張宅，幫同料理後事，一切衣衾棺木，精選最好的材料，送了一萬元的奠儀，到了開弔那天，素車白馬盈門，韓復榘親來弔唁，在客廳裏，忽聽中央有命令，軍事機關，不得干涉司法獨立，如有擅行干預，蹂躪法律，以違職論。要知後事，且看下章。

## 第七章 七魄升天

話說韓復榘癡迷糊糊，聽了這消息，心上老大不高興，回到公署，立時傳副官進來，遂叫他把這幾天報紙上，檢進來查看，報上有登這段新聞沒有？副官把連日報紙一檢查。果然山東日報，濟南日報，青報等等一共大小十幾家，都登有這段新聞，韓復榘不由大怒道：「

這命令完全是對我發的，山東是我的地盤。」「遂吩咐副官，把這些報館，經理，主筆，都給我抓來，副官一聽主席，要抓各報館主筆，經理，立即出來，得了命令四處拿人，經理在報館內，便抓經理，主筆在報館的便抓主筆，經理，主筆，編輯，都不在報館，便把校對和職員等等，都抓進來，一時公署裏，押了三四十人，大家不知就裏，犯了什麼罪，都很恐慌的，其外面漏網未抓來，都人人自危，大家知道張秘書長是韓主席知己人，託人向他打聽消息，張秘書長一時也摸不清是什麼事，當時便進去打聽，來到辦公室，李民政廳長也在座，張秘書等他公事辦完，才說道：「今天外面綁了三四十個新聞記者，不知他們犯了什麼案，因為這些人，都在文化界，外面得到這消息，謠言很多，都很恐慌的。」「韓復榘罵道：「他媽的，這些善造謠言要筆桿的王八蛋，非一把他槍斃不可！我每月撥經費，養了這些混賬東西，反倒戈罵起我來了。」「張秘書長道：「他們是一件新聞不慎，鬧了亂子。」「韓復榘指着一張報紙道：「你沒有看見，報上登的軍事機關，不能干涉司法嗎？」「張秘書長道：「若因為這事，並不是他們的錯誤了！」「韓復榘道：「據你說他們罵我是合理的。」「張秘書長道：「這條新聞是中央通信社的來源，中央通信社是中央宣傳機關，中央既有這命令，中央幾個報紙，如中央日報等，前兩天都登過了，這幾家報館，是抄他們的新聞，主席拿中央日報，和上海各報一看，就可以知道了。」「韓復榘搔着頭道：「真的嗎？」「張秘書長立時叫當差，送來中央日報，和上海各報，指給韓復榘看，韓復榘道：「噢！原來這新聞，早就有了。」「張秘書長見韓主席，怒容漸解，便進一步，說道：「這道通令，雖似專指我們山東而發，但是



中央用通令，不專訓令我們，總長還帶客氣，顧全我們的面子，我們雖爲登載這條新聞，把數十名新聞記者槍斃，這事傳出去，反顯得我們有意和中央爲難了！」韓復榘皺着眉頭道：「現在把這些人，都抓進來，怎麼對付呢！」張秘書長道：「主席好久沒接見新聞記者，今天他們既抓來，素興開個茶話會招待，對他訓話幾句，不就敷衍過去了嗎？」韓主席道：「對！對！立時吩咐在大客廳，預備茶點，把所抓來各報館經理，主筆，以及職員，校對等等，都請進來，這些大主筆，大經理，剛才被拿的時候，用白繩子綁住臂，由憲兵押上載重汽車，送到拘留所，和犯人一樣，這時忽見副官進來，說道：「主席請諸位進去談話。」忙把繩子解了，大家聽了都很驚異，到了大客廳，只見韓主席，不待大家行禮，先說道：「對不住對不住，這些糊塗蛋東西，聽話聽不清楚，我叫他們請各位進來談話，他們誤傳命令，累各位在外面等了好半天，這些混帳東西，可惡極了，來！來！不客氣！各位隨便坐着談談，我好久沒和各位見面，很想把山東最近情形報告報告！」一般大主筆，大經理，才爲階下囚又變成座上客，弄的一個，啼笑皆非，見韓主席把大家敷衍一氣，隨口把山東省政說了幾句，最後硬警告大家，以後登載新聞，須要小心，不要起謠言，以致發生誤會。大家只好唯唯答應，韓主席說了一回，便把大家打發出去，大家斃了一肚子悶氣，在這種天地，也無可如何，到了外面，大家問起來，也不能說出所以然來。這時膠匪警報頻傳，官軍剿匪，屢次失利，報紙上都不敢發表一字。省城裏每日總要槍斃二三十名土匪，這天韓主席正審問一批土匪，判定槍決，押了出去，傳達室忽然來了一個老頭子，身上穿着藍粗布棉袍，青布鞋，報

名舒文東，說是韓主席鄉親，求見韓主席，傳達室裏一聽，是韓主席鄉親，早沉下臉，拒絕道：「主席有令，凡是鄉親不准謁見。」那老頭子道：「我和別人不同，請你進去回一聲，韓主席見了我的名字，一定會接見的。」傳達室的副官，見老頭子麻煩不肯走，便走出去，向他看了一眼，說道：「老鄉你回去吧，主席最近有命令，通令各處不許鄉親在省城居住，凡是會館客店，是主席的鄉親，都不許逗遛，主席是很不願鄉親來這裏的，你快回去吧，你就是見了主席，也沒有什麼好處。」舒文東道：「是的，但是我由很遠來的，我見主席，並不是求差事，求幫項，不過爲的多年不見，來看看他，你進去給我回一回。」那副官一見舒文東糾纏不肯，便說道：「我給你回一回，那是可以的，不過我不能說你是鄉親，說鄉親一定不肯見，你等一等，碰你的運氣。你有名片沒有？」老頭子道：「沒有。」副官道：「沒名片，你寫一張名片，我給你拿進去。」老頭子道：「我不會寫字，這可怎麼辦，你給我寫一張吧！你只寫老天利，舒文東，就知道了！」副官只好替老頭子，寫了一張，又吩咐道：「你等一等，我就出來！」說着，走了進去，韓復榘聽說是老天利舒文東，暮地想了起來，這是我們老東家，難得他今天居然能找到這裏來了，連說：「快請！快請！副官出去對舒文東道：「你真是好運氣，主席傳見你呢！」舒文東還不明白，問道：「不見嗎？」副官道：「傳你進去呢！一百個鄉親來求見，都得碰釘子，你却傳見，還不是走運嗎？快進去吧！」舒文東給副官引到接待室。」韓復榘一見便喊道：「舒老板你一向可好。」原來韓復榘在未發跡以前，便在這位舒文東所開的老天利銅舖內當徒弟，而兼記賬，舒文東和縣裏科房有認

識。時常帶他們到縣衙裏聽審案，韓復榘一生最愛審案的癮頭，就由此發生，舒掌櫃平日對他感情很好，韓復榘也很感激。所以雖相隔三十多年，一提他的名字，便想起來了，立時延見舒文東三十多年不見韓復榘，見他白白臉龐，見蒼老許多，目神眼角，依稀還似少年模樣，迴想起當日韓復榘在舖裏當徒弟的情形，不由眯着兩隻老眼笑道：「你……你……發財了！發財了。」韓復榘道：「還真不錯。」舒老頭又看了一會，說道：「您……您……發財了！」韓復榘道：「……還可以的……沒什麼！沒什麼！」舒老頭道：「您……您……多照應照應吧！」韓復榘道：「你現在的買賣怎麼樣？」舒老頭道：「可別說起，我現在很糟糕。」韓復榘道：「你有幾個兒子。」舒老頭道：「只剩一個小的，別說起，別說起，我這幾年家運很不好我的老伴光，已死去十多年了，我的大兒子也死了，爲了田地，還打一場官司，簡直這幾年來，刑，傷，尅，破，種種都有，我因爲生意不好，把舖底讓給別人，回家裏種地，也不行的。我這樣幾年來大糟糕，你一向在山東，我簡直不知道，有人告訴我，我還不相信呢，後來我查了又查，的確不錯，我才敢來，您……您……」韓復榘見他嘮嘮叨叨，說了好些閒話，便打住道：「你現在就住在我這裏，早晚我給你一個差事。」舒文東聽了，喜得咧着嘴連連稱謝，退了回去，韓復榘想起當日當徒弟時，承他照拂情意，很想派他一個差事，只是他那種材料，幹什麼都不行，最後決定給他一個調查員的名義，一月給他一百元薪水，公事下去，舒老頭很高興的，進來謝委，當面裏訊韓主席，要調查什麼，我只能給你跑腿，叫我拿筆寫報告，我是辦不了，韓復榘道：「我叫你調查，都是機密的事，只須你口頭報告，

不用寫公事，現在平原縣縣知事林丙南，據我所派駐平原縣偵探員報告，該知事辦事糊塗，官聲不好，你就去調查調查，果然屬實，你就回來報告。」舒文東見一奉委扎，便奉派查案，心上非常得意，當日在庶務處，領了差費，便星夜趕到平原縣，住在旅館裏，向各處查問，林縣長官聲，大家不說好，也不說壞，一連兩日，查不出真實消息，心裏發急，從前一個縣差，到民家裏傳案，都要索相當的花費，我現在是奉主席的命令，調查縣長的官聲，老在旅館裏，向這些不相干的老鄉查問，那能得到什麼消息，我不如去見一見縣長，查不到什麼劣跡，也可以得他一筆差費，當下便把衣服整一整，穿上一件大馬褂，向門上報告，奉主席命令，來查案的，門上見他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的老鄉，便不把他看在眼里裏，要他名片，舒文東却說：「我是奉命密查的，沒有什麼名片，我身上却帶着公事，必須林縣長出來，我才能交出給他看。」門上見他口氣很大，只好進去回報，林縣長却吃一驚，因為韓主席，平日最信用這些老鄉說話，既派來調查，當然是有來源的，當下不敢怠慢，立時延見，舒文東自命是省裏派下來的上司，大模大樣，走了進去，到得客室，林縣長殷勤招待，問過姓名，舒文東道：「咱是奉主席的命令下來的，已經到這裏兩天了！」林縣長很感勸道：「對不住，兄弟一點點也不知道，不曉得文翁到敝縣，是要調查那一項公事，請把委托賞兄弟看一看。」舒文東道：「是呀，委托很重要的，我老帶在身旁，這便是做事的一個憑據。」林縣長見他說話粗魯，愈是匠心，知道這些都是城市老鄉，官場中的秘訣，他一點不慚，韓主席委任這種人下來調查，就是取他率直，不會欺騙，一面想着，早把舒文東的委扎，接過一看，說道：「還有

調查做縣的公事吧！」舒文東道：「沒有了。」林縣長眉頭一皺，心想一張空空洞洞委扎，算不了調查公事，這人來路，有點不明，便問道：「文翁到做縣，是要調查什麼事？」舒文東道：「我是奉主席口諭，來這裏密查你官聲怎麼樣？我已經在外面調查了兩天，有說好的，有說壞的，我今天特來見你，和你當面談談！」林縣長一聽，暗忖公事，這人既未奉明文來縣，可以不必招待，只是現在這位韓主席，一切舉動都是出於常軌，這人既口稱奉主席而論來調查，總以不得罪爲是，林縣長平日做官，本極圓滑，當下便堆下笑臉道：「承文翁開誠見告，又肯專臨見教，兄弟十分感激，做縣是著名疾繁難苦缺，一般紳士，很不容易對付，因爲應付不周，難免有開罪他們的地方，現承文翁見教，一切請多多幫忙。」舒文東道：「是呀，咱若不講交情，也不來這裏了！」林縣長道：「承情，承情，文翁既來做縣，請在敝處，多住幾天如何？」舒文東道：「不行！不行！我奉命來密查，見你這人還不錯，所以來見你一面，我明天就回去了。」林縣長道：「文翁另有公幹，兄弟也不敢多留，但不知這次是由那方面發動的，是不是地方紳士上省控告。」舒文東道：「不是的，是這裏駐縣偵探員向主席報告的。」林縣長一聽，嚇了一跳，心想紳士容易疏通，偵探員倒不好對付，忙道：「你回去是怎樣報告？」舒文東忽然心裏一動，我可不要都告訴他，只含糊糊的道：「好多項呢，我看裏面，也有不對的，好在咱們天見面了，什麼事都好辦。」舒文東說了這一句，以爲林縣長，一定應充他，有相當的辦酬，那知他們做官人，雖有心要想應酬，也不肯當面說出，只問道：「文翁你現在住在哪一個客店裏。」舒文東道：「我就住在三義店

裏。」林縣長聽了，只把頭點了一點，舒文東見他不露出一口氣，不知他是什麼心意？又不便直問他，只咳了兩聲處：「那末！那末！我明天就回省城去。」林縣長又把頭點一點，舒文東見沒有下文，只好站起來告辭。林縣長也不留他，送他出去，舒文東很高興，這樣我是白上門一踏了，他一點也不招呼，他既然這樣不識趣，我回去給他說上幾句壞話，管叫他把前程送掉；舒文東一路想着，回到三義店，氣忿不過，叫店家要了一壺白乾，在房內自斟自酌，忽見夥計進來，說道：「舒先生，外面有人找你呢！」舒文東走出去一看，不認得是什麼人，一問姓名，才知道是縣公署的科長紀衛國，代表林縣長前來回拜的，一見文東出來，作了一揖之後，便問道：「文翁在那一間屋子？」文東忙往裏讓，他到屋內，紀衛國由衣袋內，拿出一個紅封套出來，說道：「林縣長本要請文翁到敝署多住幾天，因為文翁此次是奉命密查，不便招待，今晚本要送席來，又怕招搖耳目，所以派兄弟來回拜，帶上一些禮儀，略表微意。」說着，把紅封套遞給文東，文東見封套上面，粘着紅簽，寫了好幾個字，只苦不認得，那紀衛國見舒文東把禮儀收了，又說了許多拜託幫忙的話，才行辭去，舒文東等他一走，急把紅封套拆開一看，只二十元鈔票，一時大失所望，心想這是何等重大事，只送我三五百元，也不多，却只送二十元，要叫我幫忙說好話，太看不起我了，當晚生氣了一夜，第二日，便收拾趕回省城，滿心想在韓主席面前，說幾句壞話，把他官兒弄掉。那知一到公署要稟見，便給一位李副官，先讓他到屋裏，問他是否由平原縣原來的，舒文東不知就裏，便告訴他，到了平原調查一件公事，現在已經調查完了回來，要見主席報告，李副官道

：「今天主席不大舒服不見客，張秘書長有話吩咐，你老先生回來，先去見他，有公事和你接洽。」說着便引文東一直到張秘書長廳裏去，原來林丙炎縣長，見過舒文東之後，見他沒帶公文，心裏疑信參半，一面派員和舒文東敷衍，一面寫信派員到省央求張秘書長，從中照應，張秘書長，因為林縣長，每次年節後，應酬比別人豐厚，接到林縣長來信，當時便吩咐李副官，留神舒文東，到署銷差時，先叫他來見我。李副官把舒文東，引到秘書廳，張秘書長一面讓他坐，一面問他到平原縣調查情形，舒文東滿心不高興，說道：「平原縣林縣長，官聲太不好了，據我調查，簡直無惡不作。」張秘書長，故作驚訝道：「真是這樣呀！你到縣向誰調查？」舒文東道：「向當地老百姓查訪。」張秘書長道：「老百姓說的話，靠得住嗎？你見過當地紳士沒有？」舒文東道：「沒有。」張秘書長道：「你爲什麼，不向當地紳士調查，他們說的話，比較靠得住。」舒文東被張秘書長擠了一句，搔着頭，急得說道：「我是奉命密查，那能去拜見當地紳士，這樣一來，便不成密查了！」張秘書長眉毛一揚，笑了一笑道：「當地紳士不能見，那麼林縣長更不便見了，慫……」舒文東聽了，心裏一跳，不由臉上紅了起來，張秘書長道：「林縣長這人，只是老實一點，他這次得罪了駐縣偵探員，所以鬧出這亂子來，韓主席派你去密查，爲不肯信偵探員報告，你不查明白，含糊報告也說林縣長不好，主席一定不相信，將來把縣長調省澈底一查辦，連你老哥哥都有不是，而況你是奉命密查，却到縣裏拜見林縣長，這消息一給主席知道，連老哥哥都有不是了！我們這裏，靈通得很，派員下來，一舉一動，都有人報告。」舒文東給張秘書長如此一虎，大吃一驚，怔

怔坐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張秘書長見幾句話，已經把他虎住，又轉出笑臉道：「你老哥初次出來當差，一切官場中規矩，不大明白。」舒文東拱手道：「是的！是的！一切請秘書長，多多教訓。」張秘書長道：「好在今天你沒見過主席，先來我這裏，一切都有法子，今天主席不見客，明天你晉見時，只說林縣長，官聲還不錯，這樣一來，主席便見你辦事認真。」舒文東道：「秘書長說這樣辦，我便這樣辦吧！我沒幹過這事。」張秘書長道：「是了，你照我的話明日回主席，纔沒有錯。」舒文東唯唯答應出去，心裏只是鬱鬱不樂。到第二日，晉見韓主席銷差，稟明林縣長，官聲還好，外間傳說，盡是謠言。韓主席道：「你替人家說好話，莫非受了人家好處。」舒文東心裏一跳，急辯道：「我是奉主席命密查，只在暗中查訪，那敢出頭露面。」韓主席見他這兩句話，說得很是得體，點點頭道：「差事都該這樣幹，你下去吧！」舒文東退了下去，心裏只覺鬱鬱不樂，想這樣一個差事到手，只掙了這麼一點錢，太倒碇了，當下出了公署，便先倒澡堂，洗了洗澡，又在一家酒店裏，喝了幾兩白乾，醉吟吟的回去，到得自己下處，見幾個同事在屋內，很無聊東倒西歪，有的拿一張報紙觀看，有的哼着唱京調的，大家一見舒文東回來，都說道：「舒老先生，你一到差，就奉派出差，出差回來，就有人請您吃飯，您老先生，不只薪水比我們多，您在我們調查員裏，是數一數二的紅人，將來要多多照應。」舒文東本是滿心不樂意，給他們大家一捧，又鼓起興緻說道：「若論韓主席，和我的關係是很深的，他從十三歲，便在我舖子裏學手藝，他很聰明，字也寫的好，你們別看他現長得黑黑臉膛，從前小白臉蛋，真漂亮啊！一文東！提韓主席



舊事，引起在座諸人注意，內中有個龔維明，是韓復榘同伍老伴當，平日最爲小心，舒文東在大家面前提起韓主席舊事，心裏便覺得這老頭兒，倚老賣老，在大家面前胡說八道，實在有傷主席尊嚴，見他已說出許多話，隨道：「舒老先生，您和韓主席交情在家裏可以說得，在這裏却少說爲是。」舒老頭此時已帶幾分醉意，一聽龔維明阻止他，大不以爲然，高聲說道：「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能耐，有出息，怕什麼的，我還全沒告訴你們，主席當徒弟時候，每晚是和我睡覺，那時候能想到他有今天的樣發跡呀！」舒文東當時乘醉隨口誇張，不想在坐龔維明聽了，非常不安，暗忖到處都有韓主席的耳目，這老頭兒在這裏信口開河，你如給韓主席知道，我們在這裏談他的幼年歷史，一不高興，我們都要牽連在內，當下便不願再聽，走了出去，剛到門口便有人喊住道：「你上那兒去」龔維明一看，是他同事武德成喊他。」便道：「我出去繞一灣就來。」武德成道：「你別走，我們這裡談的才有味呢，你也是老總的老伴當，也不講說一點從前的舊事。」維明擺一擺手道：「我不懂得。」說着，一逕走了，在外面繞了許久，再走了回來，見屋內嘻嘻哈哈的笑，想舒文東一定又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大家才如此好笑，維明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安歇啦！」舒文東道：「是的，我早就要睡，他們一定要鬧着玩，現在我可支持不住了。」說着自己到裏面炕上睡去，大家又把文東所說的話，議論一會，維明阻止道：「舒老頭他喝醉說的話，都是不該說，看話傳到我們老總耳裏，連我們都有不是。」大家給維明如此一說，才都覺得剛才任意說笑，是十分危險，都後悔不迭，這一夜過了，到第二日，龔維明起床不久，龔維明被傳了進去

詢問，龔維明知道昨晚舒文東說的話，一定有人傳到韓主席耳裏討好，見韓復榘詢問，便據實說道：「舒文東他是由鄉裏初來這裏，一切不懂，他隨口誇張，確是有的，但他並不是壞意，我已告訴他，以後言語一切，都要謹慎，想下他次，必不敢多嘴。」韓復榘道：「你說的話，我信得過，你下去吧！」龔維明下去，暗替舒文東担心，一連過了幾天，見韓主席對舒文東，並沒什麼嚴厲處置，想韓主席顧念舊誼，念他鄉愚無知，不把這事放在心裏，又過了幾天，一夜舒文東快要睡覺，韓主席派人把舒文東傳了進去，好一會才行出來，龔維明不放心，問他傳進去，有什麼事？舒文東很高興道：「主席派我到利津縣，見王旅長有公事接洽，我明天就得走。」龔維明道：「接洽什麼公事？」文東道：「爲的調查這次剿匪陣亡的恤金。」龔維明聽了，心裏甚是可疑，利津縣王旅長，就沒有剿匪，何來什麼恤金，一時也不便說。什麼，只問公事帶走嗎？舒文東道：「明天便去，實在有公事沒公事，都不很要緊，我又不認得字，只要有個憑據，我便可以和他接洽。」龔維明也不敢說什麼，當晚文東收拾了隨身行李，仍行去睡，第二日，到秘書廳領了公文，一逕投奔利津縣。這時王旅長的辦公的地點，便住在城廂龍王廟內，舒文東自命是主席派來的專員，大模大樣的，奔到龍王廟，把公文投進去，在接待室裏等候了許久，才見一個副官，帶了幾名軍士出來等問過姓名，便道：「我帶你見旅長去吧！」舒文東見副官說話很是傲慢，心裏很是不痛快，自命我是主席派下來的人，說什麼帶見，說一個請字，也不見得不可以，正要發話，走到第二重門，便又有幾名軍士，護擁他前後，一直到王旅長辦公室，舒文東一看，那位王旅長，只有三十多歲，一張黑

臉膛，端坐棹前，一見他進來，便扳起面孔道：「你叫什麼名字。」舒文東見他如此待遇，出於意外，心上萬萬不痛快，便問道：「我叫舒文東，公事上不是有我的名字嗎？」王旅長哈哈一笑，又問道：「你四年前在利津縣一帶，幹的事情，還記得嗎？」舒文東莫明其妙，問道：「我幹了什麼事情。」王旅長道：「不用說了，我向你當然不承認，拉出斃了。」舒文東一聽這話，立時身上麻木，旁邊幾名軍士一聲答應，把舒文東綁了起來，舒文東極口呼冤道：「幹麼綁我，我死了也不明白。」軍士拉拉扯扯，把他推在廟門外，就地槍決，可憐他六十多歲一個老頭子，只爲酒後說話不慎，竟惹出殺身之禍，王旅長把舒文東槍斃了，立時密電韓主席，已把積匪舒文東槍決，韓復榘得了這電報，便才放了心，只是龔維明一般人，見舒文東一去便沒了踪跡，心上都很懷疑，好在舒文東見老山東，也沒有什麼親友，他一去不回來，也沒人理會！過了一時，這事沒人談了。且說汶上縣盧宗康盧縣長，自把良民吳大同，誣陷槍斃，怕縣裏公控。上省城託煙酒局長張文卿設法運動，不幸張文卿，爲了韓復榘提取公款不還，拖欠部款無可抵補，服毒自盡，盧縣長在省城，目賭這種情形，只好別走門路，花了一筆巨款，奔走了好幾天，在李民政廳長方面走了門徑，允代爲維持，一切打點妥貼，才行回去，到得縣署，吳錫三很恐慌的向盧縣長報告道：「這幾天外面風聲，很是不好，吳大同的家族，出來聯合當地紳士，上省控告，一共有好幾款，連我名字，都牽連在內，說我是縣長的走狗，賣友求榮。」盧縣長道：「你放心吧！不會牽連到你身上，他控告去吧，我們只不用理他，還有紳士熟人向縣裏打聽，只說吳大同的案，是奉韓主席密電照辦

的。其餘都不必說，這案由他控告，省裏不會受理的。」「錫三聽了，也將信將疑，只是每次出去，在外面聽到消息，總是不好，種種傳說，省裏要派員查辦，盧縣長不日撤任，錫三心上暗捏一把汗，自己又是本縣的人，爲了這事，弄得一般親友鄰里，都很鄙視他，甚至說吳大同槍決，完全是由錫三賣友，挑撥出來，錫三終日就心受怕，不敢出縣署一步，可是外間雖有種種傳說，經過許久的時間，省裏並沒有動靜，吳大同的家族，雖屢次控告，李民政廳長，既受盧宗康重情，力予維持，始終不予受理，縣裏紳士見李廳長一手遮天，冤情無法上達，知道在本省黑暗時代，難於伸冤，當議定派人向南京監察院控告，盧縣長貪賍漁色，草管人命。監察院見所控情節重大，准予受理，轉令山東省政府查辦，韓復榘奉到中央公事，非常震怒，立時派了副官，到汶上縣將盧縣長押解來省，親自審問，盧縣長到此，自知無倖，見了韓復榘，很恐慌的，韓復榘拍掉馬道：「他媽的，你這小子，不要命呀，糊塗透頂了，你怎麼把縣民吳大同，無故槍斃了，現在人家到監察院控告，你得償命。」盧縣長一聽，還是關於吳大同的案子，於是膽子略壯了一些，回道：「吳大同自己犯法，死得不冤。」韓復榘道：「死得不冤，人家會出來控告你？據呈文上說，你圖謀吳大同胞妹作妾不遂，誣良作匪，藉洩收忿，你爲圖要一個民女，便把一個好好良民陷害，你的心太陰險，這樣草管民命，那配做縣民父母官，我明天把你問明白極法懲辦，才能對得住山東老百姓。」盧縣長道：「縣長承主席栽培，署理汶上縣，一切都是稟承憲意，視民如子，那敢草管民命，呈文上所控，都是無中生有，架詞誣蔑，吳大同確是通匪嫌疑犯。」韓復榘道：「你怎麼知道，他

是通匪嫌疑犯。」盧縣長道：「有人報告的。」韓復榘把棒子一拍道：「你只據報告，便把他槍斃了！」盧縣長道：「縣長自得報告，會把吳大同拘押縣署審問幾次，呈報主席，請示辦法，經主席批令，就地正法，才行槍決，吳大同槍決，是奉主席的命令！」韓復榘一聽，倒楞住了，停了一會道：「是奉我命令槍決的。」盧縣長道：「是的！」韓復榘道：「他媽的，那麼倒是我辦錯了！」盧縣長低頭不敢答應。心想有了轉機了，正要懇求，接着又聽韓復榘道：「現在我既叫你上來，也不好再叫你回去，你就在省裏候差吧？」汶上縣的紳士，和吳大同的家族，費盡九牛一虎之力，到南京監察院控告，好容易受理，轉飭下來，結果只把盧縣長調省；吳大同仍是沉冤莫白，內中有一位汶上縣紳士王禮韶，最爲不平，說道：「我們是白費一番心力，我們非再上南京控告不可，這案若不能申雪，將來人人都有危險，我認得中央立法院的幾位委員，由我上南京向中央託人情，把這案平反過來，才能給我們汶上縣出一口氣。」大家見王禮韶如此熱心，都幫忙湊了一筆旅費，交由王禮韶，到南京交際應用，王禮韶到得南京見過司法院幾位委員，把吳大同冤屈而死，以及山東司法黑暗情形，向各人詳細報告。內中有老於世故的，便搖頭道：「山東是例外，現在中央對地方上，都是注重在大的遠的方面，這些小小命案，冤死幾個小民，算不得什麼，你就是把真情上達中央各要人，最多不過，再由監察院，轉令山東省政府審理，審理的結果，仍是由他們報告，中央就明知其中冤抑，也只有含糊了事，絕對不能爲這一點小事，叫地方大吏發生反感。」禮韶奔走幾天，幾個至好的朋友，都是這樣勸他，一想他們都在政界混了多年，所說的話，當然

很有見識，漸漸把一腔仗義的熱心消滅，但是既來南京，不能空手而回，不爲人也須爲己，自辛苦一場，毫無所得，那也太無味，於是又輾轉央託求得財政王伯羣總長一封信帶了回去，滿望見着韓主席在稅務方面，安插一個相當的位置，當禮詔帶了王總長的一封信，到達省公署謁見韓復榘，先把那王總長的信和自己名刺投了進去，韓復榘正在會議廳會議開會，馬弁把信呈了上去，韓復榘拆開一看，見王伯羣總長介紹的，不能親自接見，在百忙中就在會議席上，拿起筆來，就原信封上，匆匆批了四字，批了什麼，請看下章。

## 第八章 八步緊

話說韓青天當時批了個「抓副官長」，交給馬弁吩咐，趕快辦去，馬弁接到原函一看是「抓副官長」，因爲在開會的時間，也不便多問，心裏只是可疑，信上所說和副官長有什麼關係，所以主席嚇然震怒，要辦副官長。當時奉命出去，馳到宋副官長公館，把韓主席的原批，給宋副官長看過，立時上綁，解押到公署，省府上下人等，見宋副官長被押來署，都莫名其妙，一個個都竊竊私議，宋副官長原是莫明其妙，自問並沒幹過什麼不法的事，又不知韓主席聽了何人的壞話，會怒到他身上，在省署一直等到開會議完了，馬弁上去報告，宋副官長業已抓到，現在外面聽候發落。韓復榘搔着頭，愕然道：「他媽的，你發瘋了嗎？誰叫你抓副官長？」馬弁道：「馬弁是奉主席命令去報的。」說着，把原批呈了上去，韓復榘看了益發怒道：「我是派副官長接見客人，誰叫你抓副官長，你怎樣連這幾個字，都不認得，

他媽的愈富差愈糊塗了。」馬弁給韓復榘罵了，只好暗自叫屈，那敢聲辯，退了出去，把宋副官長解了綁，告訴他道：「主席是派你接見客人，原批上寫錯了字，把你抓來。」宋副官長聽了，弄得哭笑不得，問道：「現在怎麼樣呢？」馬弁道：「主席還不承認寫誤字，却罵我不認得字，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請您自己進去講示吧！」宋副官長進去，韓復榘仍罵道：「馬弁不認得，你怎麼也不認得字，由他綁來，你這個傻瓜。」宋副官長也答不出什麼話來，只是苦笑，韓復榘又罵道：「真是誤事，你既來代見，還不把那人叫進來麼。」宋副官長到外面一問，據傳達處回話，來客黃禮韶，因為信件報進去，聽說綁副官長審問，畏罪溜走了，宋副官長心裏還沒好氣，一聽客人已去，便不再追問，進去回明韓主席，韓復榘道：「這小子連見我一面都沒福，由他去吧！」說着，伸一伸懶腰，站起來要到裏面休息，馬弁上去回道：「禹城縣搶匪王春山，已捉解到了，現在是審問，還是先看押起來。」韓復榘道：「他媽的，你爲什麼不早說，提他進來。」馬弁出去一傳，當中幾個軍士，把槍匪王春山押了進來，韓復榘舉眼一看，那土匪只有二十多歲，白白臉龐，眉清目秀，很帶幾分斯文，毫無一些凶頑的模樣，便點了點頭道：「你這小子，小小年紀，什麼事不幹，却去當土匪，你做過幾案？」王春山道：「我在禹城交界，連連做了七案，最後在禹城縣被那警備隊抓住。」韓復榘道：「你知道當土匪，是犯法的嗎？」王春山道：「小人知道。」韓復榘道：「你既知道你爲什麼還幹這事？」王春山道：「小人沒飯吃，沒有法子。」韓復榘罵道：「他媽的之沒飯吃，便該當土匪呀！」王春山道：「小人沒飯吃，餓死也不要緊，因爲家裏還有七十多歲老娘呢，看

着老人家餓死，我實在不忍，明知道當土匪是犯法，終久被捕，終是一死，但是眼看老娘親挨餓死，我倒不如當土匪搶來東西，還可以多養活老母幾天，所以明知是走上死路，我也得拚命去幹。」韓復榘一聽，把頭一點道：「嘿！好小子！你倒有孝心呀！」王春山原是很聰明的，聽韓復榘這口氣，知道有了希望。忙道：「我四歲就沒有父親了，我老娘親，撫養我到今天，二十多年來，我母子沒有離開，我一死了，不知她依靠誰呢？」說着，裝得很悲慘，眼淚撲續流了下來。韓復榘給他這麼一哭，忽動惻隱之心，便道：「好小子，你認得字嗎？」王春山道：「我不爲讀書誤事，也不至於當土匪。」韓復榘道：「你知道當土匪不好，爲什麼不幹別的事。」王春山道：「我從前在人家幫忙，後來我那主人死了，我沒有法子，沒有門路，沒有人給我介紹，就閒下來。」韓復榘道：「我看你還不錯，派你一個差事，你要好好當差，不要再幹那犯法的事，王春山看你這面貌不錯，很有出息。」王春山見犯了死罪，因幾句話，說動韓主席，不但不罪他，反派了差事，心中大喜，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小人自被拿後，不知家中老娘親怎麼樣，很不放心，請求主席賞賜川費，先回家看一看老母，再回來當差。」韓復榘連連點頭道：「好小子，應該這樣辦的。」便在公文批道：「王春山着派爲差遣員，由公安局，撥款一百元，交其回藉省親。」批完對王春山道：「批你一百元旅費，你自己領去。」王春山連連叩頭稱謝，當仍帶下去，卸下刑具，叫他回去，王春山不肯走，副首問他爲什麼不走，王春山道：「還有一百元旅費沒領呢！」副官道：「你這小子，真估便宜，得了活命，還要錢呢？這款不在我這領兒，主席批令公安局發給，我這裏給



你這張憑據，你自己到公安局領去。」王春山領了憑據公文，一直投奔公安局，公安局長呂之珩一看公事，一個土匪派了差事，批令公安局撥款，這事過於離奇，當下便把公事壓下，叫王春山先回去聽信，王春山無可如何，一連去了好幾次，才發了五十元旅費，王春山領到款子，很不甘心，跑到他舊主人李秋臣家裏，去請示辦法，說：「韓主席批了一百元款子，公安局只給我五十元，他若沒收五十元，我要到公安局和他去麻煩。」李秋臣道：「你千萬不要去，你犯了死罪，韓主席一時高興，把你放走，還派你一個差事，已是意外了，你朦騙一個主席可以，別的人那好朦騙，他們肯發你五十元，就算不錯，你再去麻煩他們，只要在韓主席面前，說幾句壞話，把你內容戳破，你還有命嗎？據我看你犯死罪，得保全生命，已萬是幸，不但錢不能再向他們要，就是差事，你也別當，藉着回去看視老娘爲名，躲到別處去，那是最好的法子。」王春山一聽，才把一團高興打消，覺得秋臣的話，很是有理，便不敢再向公安局麻煩，帶了五十元旅費，便回到老家黃縣去。且說現在黃縣縣長楊金山，由汶上縣一個差役，爲了在城牆上偷拉一泡屎，幾句話給韓主席賞識，一帆風順，榮任黃縣縣長，到任和幾個親友，作威作福，貪贓枉法，無惡不爲，縣民恨他刺骨，屢次上控，只爲楊金山，勾通張秘書長，凡有上控案件，都被按住，無法上達，每上控一次，給縣裏一般親友知道，想要把爲首的幾人，盡量魚肉一番，弄得傾家蕩產，才行罷了，這一次王春山回來，便想投奔他姊夫史生財家裏，到門口一問，史生財已於上月被縣裏傳去，關在縣獄，還沒出來，王春山詳問情形，據說史生財爲了縣裏攤派公債票，自陳無力，要少攤幾十元，縣裏不答應，

反加一個違抗命令的名目，把他收在監裏，託了許多人出面保釋，縣裏又要動勒一筆費用，才能把他放出，王春山問大家，楊縣長既如此胡鬧，何不上市控告，大家道：「縣裏公控了，也不知多少次，每次都是駁了下來，爲首幾個人，總要遭殃，現在弄得全縣人，無不忿怒，只是無法收拾他！」王春山道：「現在韓主席是很精明的，只要能想個法子，給主席一知道，立刻便可以把他撤任了。」大家道：「楊縣長上頭有人，無論怎樣控告，都是縣民吃虧，現在弄得大家都不敢多事，只有忍氣吞聲，受他魚肉。」王春山道：「可惜我現在，不能上省，不然我到省去，託人一說，管叫這狗官，幹不成功，這樣的人，我們縣裏若不除去，白受他們魚肉，真是冤枉！」她的表妹，見王春山說話，如此熱心，便留他在家裏，照看門戶，說自從你表姊夫給縣裏抓去，家裏只剩下婆婆，和幾個孩子，遇有什麼事，都要我自己出頭露臉，上次我爲的要求各紳士，保你表姊夫出來，上門央求，也不知受了多少委曲，現在你來了，也可以幫我一點忙，有什麼事，你可以替我出去，王春山在外流浪數年，回鄉正無可投止，見他殷懃招呼，樂得住下，身上帶了五十元，除花了盤川數元外，還剩下四十多元，他這兩年當土匪，吃喝嫖賭慣了，在縣裏每日吃飽了，無事便到外面找人賭錢喝酒，這天和幾個賭友正在小酒店喝白乾，忽見走進一人，一見春山便喊道：「老王，你還在這裏呀，我以爲你……」春山一看，認得是在禹城縣舊夥李老八，他兩人在禹城縣，都是作過案積匪，當春山被拿，李老八乘機脫逃，以爲王春山，已然被抓槍斃了，不想今天，忽然碰見他，正要往下說時，王春山怕他嘴快，急忙喊道：「八哥咱們外頭說去。」說着，一直把李

老八拉到外面，低低說道：「我被解到省裏，給我幾句話朦了過去，韓主席還賞了一個差事，我怕日久被人戳破不敢幹，就回到這裏來，你呢？」李老八道：「我可別說起，自那天聽到你被捕消息，禹城縣站不住，連夜逃到平原城去，在那邊本想再幹買賣，只是不順手，後來有朋友告訴我，廖蘭亭回到膠東，招收舊部下，我打算投到那邊，只是我身上，連川資都沒有，趕到這裏，原想找幾個老朋友，他媽的一個也沒找着，不想却在這裏碰着你，你給我想想辦法吧，多少給我湊一點。」春山一聽，立時由身上掏出兩元，交給李老八道：「八哥，我也是沒錢，現在寄住親戚家裏，你去投廖蘭亭，好極了，我們却是他的舊部，你到那邊，看情形給我一封信，我也打算到那邊去。」老八連連答應春山道：「裏面還有幾個朋友，不便讓你進去，改天我們再見吧！」說着，和老八分別走後，回到小酒店裏，以為沒有人知道，不想在春山出去，店內酒缸旁邊，有個縣裏差役徐虎，見他們說話可疑，早悄悄跟了出去，雖然距離很遠，見他們鬼鬼祟祟，交頭密語，後來又見春山拿錢給他，又聽說什麼廖蘭亭，料定他們所幹的，沒有好事，等春山走過去，打聽春山的姓名和住址，春山那知就裏，一一告訴他，那知只癡笑一下，便匆匆走了，春山毫不介意，一同喝酒的賭友王興福，向春山問道：「剛才和你說話的，你知道是誰？這人名叫徐虎，是縣裏差役，你剛才和你那位朋友出去說話，他跟了出去偷聽，你有什麼話被他聽見沒有？這人不是好東西的專會無中生有，借端詭詐，他剛才過來打聽你的姓名住址，又忙忙走了，只怕沒好主意，你得小心。」春山見說，直嚇得面目失色，說道：「他就是徐虎呀！上次我的表姊夫就是上他的當，到現在還沒

出來。」說着，便坐不住了，會完了鈔，便匆匆趕回家去，他的表姊一見他，便問道：「你在外面，聽見什麼消息沒有？」春山道：「有什麼事，有人來找我嗎？」他的表姊道：「今天你出去之後，隔壁楊伯伯過來找我，說今天有許多人，都到城外三十里，小汝口喊冤去，因為今天省裏，有幾位廳長下來，查驗河提的工程，大家趁這機會，都到城外喊冤訴苦，據楊伯伯說，你表姊夫的事，也得叫人跟着大家出去喊冤，只要這話傳到各廳長耳裏，你表姊夫的冤，可以昭雪，立刻可以出來，你給我跑一跑，你口才好說得清楚，我是不中用，我見了人心裏一急，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春山一想，這正是機會，縣裏差役，正要找我的事，我出去喊冤，能把這狗官打倒，不但我的姊夫，沉冤得白，就是我本人，也可免這些差役魚肉，當下便一口答應道：「我就去，可是打今天起，有什麼人來找我，你只告訴他，我並沒來這裏。」他的表姊答應後，春山便匆匆走了，一逕趕出城去，離城不遠，果然見了男男女女，提老携幼，有的拿着狀紙，有的攆着地狀，都是往西小汝口去，春山一看一路上，絡繹不絕，總有百來人，有的一邊走，一邊罵脏官，有的哭訴冤抑，有的啼啼哭哭，春山知道他們都是去喊冤的，當下便加入他們團內，一直奔到小汝口去，快到小汝口，兩旁官道上，愈來愈多，春山一看，裏面好多熟人，大家都說：「今天有四位廳長下來，我們把冤情上訴，他們總可以替我們申冤，大家三五成羣，聚集在官道旁，紛紛議論，春山一看大家都帶有呈紙等等，只有自己匆忙出來，沒有預備，心這想可怎麼辦呢？正想找個人寫一張呈子，預備呈遞，忽見由東南角，起了一片塵土黃塵滾滾的奔來，大家喊道：「來了！來了！來了！咱們忙把他攔住。」有的說：「汽

車走的快，我們如何能擋得住。」當時便有人喊道：「大家都跪在地下阻住他，他們的車就不能駛過來。」大家一聽，覺得有理，紛紛向路旁跪倒，却怕給汽車碾着，中間仍留一車道，誰也不敢跪在前頭，於是又有人喊道：「這個不行，汽車一駛過去，我們便是白來一越，快往上擠！快往上擠！」如此一來，大家便紛擾起來，有的往前挪有的往後退，沒組織的團體，一到這時候，沒有一個人指揮，立時便發生詬罵，你推我擁，紛亂起來，正在此時，前面黃塵滾了，已看見好幾輛汽車，直奔前來，前面這些攔路，一般告狀的人，又是一片大喊，跳下！跳下！跪下！喊冤呀！喊冤呀！如此一叫，立時有哭的，有直着嗓子喊着的，哭聲喊聲，震天動地，鬧成一片，前面各廳長在汽車內，一聽呼喊的聲音，個個就驚害怕，當由前輛護送警備隊，跳下幾個軍士，喝問道：「你們這些人，攔在路上幹什麼？」那些人便同聲大喊，我們都是黃縣老百姓，要見各位廳長申冤，說着，又是一陣呼冤，警備隊見人數衆多，知道彈壓不住，只好向前回明各廳長，前面是黃縣老百姓喊冤，請示辦法，是驅逐他們，還是接收他們的狀紙，當時財政廳長李宗威，和建設廳長林守義，膽子最小，一見前面成羣打陣，跪在地上大嚷大鬧，心裏便有些害怕，說道：「這麼多人，那能一一受理，叫他到縣裏去。」教育廳長黎玉衍，忙阻住道：「他們前來喊冤，我們那能不問。」大家都在議論不決，前面又是一陣呼喊哭冤，廳長，大老爺的聲音，震撼天地，內中惟有張民廳長，長爲膽識，見聲勢嚴重，便對大家道：「我看前面民衆那麼多，不受理他們的狀紙，他們一定不肯的，被他們遮斷去路，我們不得過去，耽誤公事，也是不好，我看不如叫他們上來，問個明白，該受理的便受

理，不該受理的，飭令他們到縣裏呈訴去。」大家見張民政廳長，如此主張，便推他出去，張民政廳長，到了這時候，也義不容辭，由幾個警備隊保護之下，一直擁到前面，許多民衆一見，便大喊：「廳長救命！救命！」張廳長細一詢問，才知道他們都是控告黃縣楊縣長，審案不公，以及勒索等事，本想把他們敷衍幾句，打發他們回去上縣裏去，一聽他們都是控告本縣縣長，再打發到縣裏，當然是不行的，見人民愈聚愈多，聲勢浩大，若不好好敷衍，要激起民變，當下對他們說：「所告各案，可以受理，只是你們可派幾個代表，跟我到省城去。」一般老百姓，聽說要帶他們到省城去，便是不願意，便說道：「我們每次到省城控告，回來都要受縣裏魚肉，實在不敢去，現在只求各位廳長，把我們的冤苦上達韓主席，將這失職的貪官撤換了；我們就受福不淺。」李廳長道：「單憑我替你們轉達，韓主席一定要調你們上去，你們不用怕，反正有我們膽保，你們跟我上去，把案結後回來，縣裏絕不再拿你們出花樣，你們儘管放心，你若是畏事不去，就不必出來控訴了，你們快舉出代表，跟我上去，總擔保你們平安。」大家一聽，只好你推我隱，紛亂了半天，才舉出十五個代表，王春山因為會說話，有口才，膽子又大，也被舉在內，大家舉定之後，李廳長便吩咐其餘民衆，暫行回去，你們有了代表，便可以替你們伸冤，不必在此等候，這些人見張廳長如此紛紛，便紛紛散去，剩下十五個代表，由各廳長帶到省城，張廳長把各人的狀紙，彙齊呈遞韓主席，韓復榘一看是黃縣縣民呈控縣長楊金山，種種貪贓違法，勃然大怒，把公事交給張秘書長，立召黃縣縣長楊金山來省，聽候查辦，張秘書長一看公事暗吃一驚，一向受過楊金山的賄賂，凡是有控案，都替他

都替他彌縫批駁，這次的縣民，却由張廳長帶上，呈交已然給主席看見，這事便不好彌縫，假如澈底查辦，連我都有不是，這事須急速設法消滅才好，當晚便寫了一封，很詳細的密函，派人送去，叫金山急速設法，楊金山接到張秘書長來信，知有要事，因為自己識字無多，便把縣內唯一軍師第一科科长黃幼甫請出來，叫他把信中所說的話，詳細念了一遍。金山聽完，直嚇得呆在桌上，口裏直罵，該死的黃縣老百姓，這樣大膽放肆，竟敢上控，一時又把署中充當雜役當差，門上大舅子小舅子，表兄表弟，叫了進來，大罵一氣，說你們都是死人，一天在外面幹什麼，縣民在城外欄路上訴，這種大事，都不留意，一天只知道窩娼賭博，這班該死奴才，我一壞事，看你們還有飯吃沒有，罵得這些大舅子小舅子，表兄表弟，面面相覷，不敢作聲，當時唯一軍師黃幼甫黃科長，見楊金山只發急大罵，沒有一點主意，便拿出看家的本領，向金山說道：「縣長不用急，看縣長的氣色很好，紅中透黃，便不見得有參官撤任等事，這事不是沒辦法的張秘書長信內說過；抓住他們一點錯，便可以把這事敷衍過去，張秘書長和這事，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的，我們只要想出一個法子，在他們抓了錯，便可以說他們是刁民，架詞上控。」金山原是差役出身，一聽這話，立時腰筋一動，說道：「那麼傳他們進來問一問。」黃幼甫道：「信上開有代表名單，先給他查一查有沒有錯，抓他一點錯誤，便可以藉題搪塞上去。」金山道：「這個法子不錯。」當下先叫黃幼甫，把信內所開各代表的名字，錄了一單，叫各差役進來發交他們研究，立刻呈報，一面和幼甫商量，應先派人上去，暗中和張秘書長商量好，本人再行上省，幼甫却認為只須把十五個代表當中，能找

出幾個有犯過罪的，便可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他們身上，和張秘書長有密切的關係，可以想法的地方，他一定會想法的。金山因為這事，關係太大，一時肝火上衝，只向大舅子小舅子大發脾氣，弄得闔署不安，一直鬧到半夜，才由幾個差役進來回明，發下各單，細加研究，內中雖有兩三名，曾因交稅遲繳被押過，直沒犯過什麼案，內中只有王春山一名，據差役徐虎報告，曾見他在酒館外面，和一個面生可疑之人商量，投奔廖蘭亭當土匪去，他們說後，便就走了，也沒什麼把柄可抓。金山一聽，和幼甫商量一回，幼甫道：「現在既抓不到憑據，只有把這王春山，拿他借題發揮，現在韓主席最恨廖東廖蘭亭，密令各處，通緝餘黨，我們就說這王春山，是廖蘭亭舊部，到縣裏暗中活動，召集餘黨，回歸舊巢，借此題目，便可以把一切責任，都卸在他們身上。」金山道：「其中應如何說法，你給我做個稟帖，給張秘書長。」幼甫翹起大拇指道：「有這個題目，便有辦法。」當下便由幼甫寫了一封很詳細的稟帖，一直弄得天亮才辦好，和金山又商量了一回，交去人帶呈，張秘書長接到金山回信，見說王春山是廖東廖蘭亭餘黨，回明韓主席，韓復榘自廖蘭亭逃進膠東，一向東奔西竄，無法剿滅，正恨他不過，一聽是廖蘭亭的餘黨，肝火便往上衝，說道：「既是這種匪類，帶進來我要親自審問」當下把黃縣十五個代表，全帶進來，韓復榘一看，在這十五人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的似曾在那兒見過，頭一個便指着年輕的說道：「你叫什麼名字，你小小年紀如何又在當土匪，春山聽韓主席如此一問，彷彿上次會審問，就是這樣問法，深怕再翻起舊案，心裏不免有些恐慌，見韓主席今天說話，面色很是嚴重，便很不自然，說道：「小人叫王



春山，因為我姊丈給縣長抓進去。」韓復榘把棹子一拍道：「你姊丈給縣長抓去與你有什麼相干。」春山道：「我……我……」韓復榘道：「你從前幹什麼？」王春山暗忖沒隔多少天的事，他竟忘記了，便道：「我……我……」韓復榘看王春山愈面熟，把棹子一拍道：「你以前見過我嗎？」春山給韓復榘如此一問：一時更沒主意，暗忖我直說好，還是遮瞞好，一時心上徬徨無主，韓復榘見他神色張皇，答應遲鈍，罵道：「他媽的，你連我都不認得呀！」春山見韓復榘生氣，知道不好，才期期艾艾應道：「小人……小人……見過……」韓復榘道：「你什麼見過？」春山又是一遲頓，韓復榘道：「我看你說話，就是不對，你是什麼時候投入廖蘭亭部下。」春山道：「小人沒有？」韓復榘道：「你太刁了！快說！」春山道：「小人以前曾誤入匪夥，已經主席恩典，早已洗手不幹。」韓復榘一聽王春山說誤入匪夥，早把眉頭一皺，用手向臉上一摸道：「去你的吧！」旁邊馬弁早喝令，你站這邊來，王春山心裏甚是疑惑，我們是來控告縣長的，何以一句話也不問，見左邊已有一個當差模樣，站在那兒，便也走過去，韓復榘隨把以下十四名代表一一叫上，只問了問姓名，問他們什麼時候投入廖蘭亭部下，那些代表一時都摸不着頭腦，極口申辯，韓復榘只認定是審問土匪，管你是不是冤枉，只皺眉頭，用手向臉上一摸，一個個都站到左邊去，不消一刻工夫，把這十五個代表，全都審問過，便退到後面，馬弁立時把所有一般代表，全行上綁，押到刑場槍決，大家見上控來喊冤，反被槍決，一路上哭喊，各位廳長救命呀救命呀！李民政廳長，一聽到把各代表押到刑場消息，只急得連連蹣脚，代表都是由我帶他上來，現在就這樣糊裏糊塗送

命了，如何對得住他們，急忙由電話約齊各廳長，到省府力保，如此一召集，已耽擱了好些時間，等到大家趕到省府，韓主席又正在歇午覺，大家急不能的到秘書廳，和張秘書長商量，張秘書長一聽，大家要力保各代表，那能够贊同，表面上又不便反對，只告訴大家道：「這案子經過主席親審判決，不便不執行，其中有個王春山，確是匪類，不久犯過案的，各位若是出面擔保，還要發生麻煩。」內中建設廳長林守義，和財政廳長李宗威，都是怕多事的，經張秘書長，如此一說，也都認爲可以，不必再謁見主席，張民政廳長和教育廳長黎玉珩，認爲當日帶他們上來，力保他們平安，現在袖手不管，於良心上實在過不去，仍力請張秘書長設法，張秘書長說：「就是進去力保只怕也太晚了，現在先派人去打聽執行了沒有？假如尚未執行，還有辦法，當由張秘書長親自打電話，一打聽只應了兩聲，把耳機挂上道：「已經執行，趕不上了！」張民政廳長，到此時無可如何，只得回去，心裏只覺得這十五個人的生命，斷送在他手裏，很對不住他們，本是上省控告，何以會變成土匪，其中是何原故，却猜不出來，到了第二日，接到第三捐稅局長史鵬程一封急信，查問前日派當差錢貴送信到廳，何以忽被主席槍決，是犯了什麼罪，民政廳長一聽，更是愕然，一想槍斃，黃縣代表，已是出乎意外，何以史鵬程的當差，也被槍決，當下帶了史鵬程的信，普謁韓主席，詢問錢貴犯了什麼罪，也被槍決，韓復榘道：「那來的事，我並沒槍決他，昨天是槍決一幫土匪。」李廳長道：「請主席派人查一查。」韓主席立時召副官進來。問道：「昨天槍決土匪，一共是幾個？」副官也不明白，出去一打聽，進來回道：「昨天槍斃黃縣土匪，查名簿上是十五

個，可是探查屍首，却多了一名，這一名當時也是由省裏綁出「韓復榘大罵糊塗，副官也不敢申辯，張廳長知道韓主席聽不出什麼緣由，只好自行出去細問執法長，只說是照例辦理的，凡是在左邊站立的，照例執行槍決，可是那人到刑場，只是喊叫說是來看審的，當然不能理他那一套話，照例是槍決，李廳長知道錢貴完全是聽審被累的，自投死路，只得寫信回覆史鵬程。史鵬程得了這信，倒很爲難起來，因這個錢貴，原是他太太的乳媪的兒子。剛娶媳婦不久，一向史鵬程，很信任他的，凡有什麼緊要事，都是叫他奔走，這一次叫他上省送信，不幸誤被韓主席槍決，這冤是無處可訴，當下只好私下和太太商量，這事應不應通知錢乳媪，史太太一聽錢貴被槍決，早哭得像淚人一般，抽抽咽咽的道：「真可憐！真可憐！他從小就在我們家裏，現在這樣死了，那能不叫他母親知道，他母親今年已是六十多歲了，只有這一個兒子，又是剛娶媳婦，這叫人怎麼過得去！」史鵬程道：「我當然須籌一筆款子給他。」史太太道：「這不能瞞他，寧可早說了，若瞞着他，錢貴，老不回去，給錢媽一催問，再說出來，更是不好。」鵬程知道她太太最愛她這老乳媪，只好由他，當下退了出去，程太太又是性急的人，立時把錢媽叫了進來，未告訴他先流下眼淚，錢媽以爲史太太，和鵬程生氣，說道：「老爺脾氣已經是再好沒有，太太不要和他麻煩。」史太太道：「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說來怪可憐的，錢貴死了！」錢媽一聽這話，早噙嚙一聲，暈倒地下。史太太親自把他扶起，灌救半天，才緩過氣來，哭道：「貴兒！貴兒！你怎麼死了！」史太太一面流淚，一面說道：「你不用急，已經死了，也沒辦法。」錢媽道：「他好好上省去，怎麼就會死了

。史太太道：「這也是命裏注定，應該如此，據老爺的朋友來信說，他是到省公署聽審案，給韓主席槍斃的。錢媽哭道：「冤呀！聽審案如何會槍斃。」史太太道：「這是常有的事，現在人既死了，也沒別法，老爺寫信上省，託人把屍首裝殮運回來，並且籌一筆款子，給你兒媳婦養贍，你以後在這兒，我看你和家裏人一樣，你也不用憂慮。」錢乳媪給史太太再三的安慰，才止住了哭。當下趕回家去辦喪事，過了十多天，才帶了他的兒媳婦孫氏進來，叩謝史太太，史太太見那兒媳婦，才有二十歲，一個圓圓白臉兒，烏黑頭髮，挽了一隻小髻，鼻髻上加了一串白籬，眉目口鼻，都位置不錯。穿了一身素服，楚楚可憐，心裏很是不過意，提起了錢貴，淚珠兒流個不住，史太太本是軟心腸人，見她一哭，也陪着流淚，二人正在對哭着，恰好鵬程走了進來，一看太太眼眶紅紅的，下面站着一個小媳婦，纖腰圓股，俏俏的身才，足下一雙窄窄小腳，別有一種丰韻，不由看呆，那小媳婦一見鵬程進來，忙跪下磕頭，慢慢拜了兩拜，站了起來，一邊擦着眼淚，一邊說道：「謝謝局長，我今天特進來叩謝，錢貴一向蒙局長和太太栽培，不想他沒福，他死了，這樣死了，真是……」說到這裏，便咽住了，鵬程聽他說話的聲音，嬌嫩伶落，很是可憐，當下在他太太面前，裝着正經面孔，很嚴肅地，查問幾句，安慰幾句，便走出去，到得外面辦公室，心裏只是惦记，那個小媳婦，不想錢貴，却娶了這樣一個，俏皮的小媳婦，很可人的，到得晚上進去，吃晚飯的當兒，却見那小媳婦，站在旁邊伺候，心裏很是詫異，正要查問，史太太却先說道：「錢媽回去休息幾天，叫她兒媳婦代替。」鵬程聽了，表面上只把頭點一點，裝作不介意的樣子，心

裏却非常高興，等到鵬程一碗飯吃完，那小媳婦過來添飯，鵬程把碗遞給她，順便向她看了一眼，她立時把兩眼垂下來，鵬程看她那派正經樣子，心想這人別看她年輕，倒是很有禮貌，鵬程用過飯後，坐在沙發上，她又送上一杯清茶過來，鵬程剛由衣袋內拿出一匣呂宋烟，小媳婦急忙擦着火柴，忙送過去，史太太見她老在這裏伺候，便說道：「小錢媽你到廚房吃飯去吧！」小錢媽應了，仍站着不動，史太太又說了一句，她才扭着小腳兒走了。史太太對鵬程道：「她怪可憐的，我看了她，只是難過，這樣小小年紀，就沒有丈夫，以後靠誰呀！」鵬程道：「可以再嫁人呀！」史太太道：「這裏鄉村人，認爲再嫁人，是很可恥的事，一輩子要給人家看不起，她不能夠嫁人，她又沒有兒子，叫她守什麼，據錢媽說，要給他過繼一個兒子，他有個姪兒，今年二十多歲了，和錢貴長得差不多，願給她當兒子，」鵬程笑道：「她今天至多不過二十歲吧！却過繼一個二十多歲的兒子，不是很滑稽嗎？」史太太道：「她們鄉裏人，就這麼見識。」鵬程聽了，笑了一笑，當下談了一回，就把這事丟開，後來的事，可看下章。

## 第九章 九迴腸

却說，自打這一天起，這個小錢媽，便在公館裏代替老錢媽工作，史太太見他可憐，格外看待他，小錢媽人極機靈，一天不言不語，做的活又快又乾淨，洗的衣服又白又漂亮，沒有工作便在屋內伺候太太老爺倒茶送烟，添飯擰手巾，却都是他一人奔走擔當，史太太誇

她，渾身乾淨，比別的老媽好，這天鵬程由稅局回來，史太太出門應酬，沒有在家，小錢媽急忙擰了手巾，送給鵬程擦過臉，又倒一杯茶送上，鵬程見室內，只有她一人，便笑問道：「你一天這麼幹活累嗎？」小錢媽只把頭搖一搖，扭着身子要走，鵬程又把她喊住道：「小錢媽，你拿一枝呂宋煙來！」小錢媽聽了一怔，因為鵬程的呂宋煙，老帶在他身上，一時也不便說出，只在屋內轉一轉，拿了一匣火柴過來道：「局長的烟，屋裏沒有呀！」鵬程道：「對了，我老帶在我身上，叫你那裏找去！」說着，掏出煙匣，抽出一枝呂宋煙，腳在嘴內，靜待小錢媽，揸着火柴，給他燃着，又笑問道：「我這枝長不長？」小錢媽臉上一紅，扭着身子便走。鵬程兩隻賊賊的眼光，送她出去，心想這小媳婦，太有意思了，閉了眼睛，胡想一會，見史太太還沒回來，便慢慢走出去，見小錢媽就在外間屋裏，把袖口挽得高高，露出又白又圓的手臂，在盆內洗台布，鵬程走過去，站在盆邊看她，小錢媽連眼皮也不敢抬，鵬程笑道：「你知道太太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嗎？」小錢媽道：「不知道！」鵬程又問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呢？」小錢媽道：「你問我娘家嗎？我有妹妹和弟弟。」鵬程道：「你的妹妹有多大年紀？」小錢媽道：「只比我小一歲。」鵬程道：「她長的和你一樣好看嗎？」小錢媽給他問了一句，小小臉蛋，紅了起來，低着頭洗衣服，一句話也不說。鵬程道：「你告訴我。」小錢媽低聲道：「什麼好看不好看，我不懂得。」鵬程道：「照你這樣，比太太還好看。」小錢媽紅着臉抬起頭，向鵬程看了一眼道：「什麼好看。」說着，又低下頭去，鵬程見他如此一看，屋內沒人，便一伸手，在小錢媽小胳膊上一掐道：「你這胳膊，太

太都趕不上。」小錢媽把身子一扭道：「局長幹嗎呀！鵬程很得意，嘻笑着臉湊過去，對小錢媽道：「你一會到屋裏，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小錢媽道：「幹甚麼呀！」鵬程道：「你上我屋裏去，我有一句話告訴你！」說着，又趁勢在她身上，掐了一下，小錢媽只說幹麼呢？鵬程走進屋內，心上很是得意，含着呂宋煙，坐在沙發上，等了好一會兒，見小錢媽並沒有進來，便在屋內喊道：「錢媽！錢媽！」小錢媽答應一聲，才扭着屁股，走進屋內，却離着鵬程遠遠的站着。鵬程道：「你把簾子放下吧！」小錢媽回頭一看，說道：「這簾子不放着嗎？」鵬程道：「你倒一杯茶來！」小錢媽向棹上一看，剛才倒的那杯茶，鵬程還沒有喝，便笑了一笑，走了過去，伸手正要拿那茶杯，鵬程早一手，把她的手握住道：「不用倒了，這杯茶還熱着呢？」小錢媽縮手不迭，口裏又說道：「幹嗎？」口裏雖是這樣說着，身子却反挨近。鵬程道：「你不要怕，今天太太不在家。」小錢媽低着頭道：「局長快放手，怕叫別人看見！可不好看」鵬程道：「有什麼不好看？別的人都不要緊，就怕給太太看見，今天難得有這機會！」說着，早把小錢媽，攬到懷裏，身上拿出一疊鈔票道：「這錢給你零用。」小錢媽口裏雖說不要，可是把鈔票，早接過去，塞在衣袋裏，鵬程見她把錢收了，放大膽子，把她留在房內，史太太不在家，一切都無所顧忌了，鵬程非常得意，自此以後，鵬程便慫恿史太太把錢婆媳二人，留在公館使喚，史太太只認鵬程因為錢貴死得可憐，要照顧他，很是正理，便把小錢媽留在公館裏，做點活收拾屋子，小錢媽當然是慫恿伺候，過了十天左右，老錢媽的病好了，也來在公館，他們老年人，比較眼光老練，起初只見鵬程夫婦，很是優待小錢媽，

只認爲是小錢媽會小心伺候，討上頭意思；後來見鵬程對小錢媽，在不知不覺中，有時間露出神氣，知道其中有些不妙，益發向他們二人身上注意，凡是有這種苟且，只怕人家不留意，一留意沒有不露出破綻，老錢媽一連注意幾次，早把二人不正常舉動，看在眼里，他尋思了好幾天，料想年紀輕輕小媳婦，要叫他守節是不容易的，如其將來姘識一個下流人，沒有什麼出息，不如縱容他姘識一個闊人，倒可以得些好處，在老錢媽原意，只要兒媳婦，和她說通了，由她居中操縱，在鵬程身上，搜一筆款子，便不加干涉，偏而小錢媽，平日就和婆婆不對，幹了這種事，不但不敢告訴她婆婆，且怕她婆婆知道，要責備她的，所以對這事，頗諱莫如深，老錢媽有時拿許多話探問他，只是推諉不說，老錢媽調動不靈，因爲心裏想詐鵬程一筆款子，又不便對她兒媳發狠，反加了小心，用種種法子，在引逗她，小錢媽只裝糊塗不理，有時給老錢媽逗急了，便哭了起來，老錢媽見她如此做作，知道非抓她一個真憑實據在手裏，不能把他們制服，自從小錢媽哭了一次之後，她便裝糊塗一切不管，只在暗中留意，這一天史太太出門不久，鵬程由局裏回來，一見史太太不在家，連聲喊小錢媽進去，小錢媽也巴不得太太出門，好和鵬程親近一會，一聽呼喚，忙趕了進去，鵬程一見她，便把她攙住道：「你在外面幹什麼呢？我喊了半天，你才進來。」小錢媽抿着嘴笑道：「局長，你上次答應我的東西，還沒給我呢！」鵬程道：「什麼東西？」小錢媽把食指大拇指一扣道：「這個。」鵬程道：「這個是什麼？我不懂得。」說着，伸着一隻手指頭，套着過去，小錢媽吃吃笑道：「局長就知這樣胡鬧，你什麼時候給我，你再不給我，我可不答應了。」鵬程



用兩手勾住她的脖子，下面兩腿一夾笑道：「我就不給你。小錢媽道：『你不給我放我出去。』」二人正在調笑，老錢媽在外面老偵查着，一聲不響，掀開簾子，闖了進來，小錢媽一聽，門簾響動，回頭一看，見是婆婆闖了進來，嚇得慌手不迭，將身往後一縮，因過於急促，小腳站得不穩，幾乎要摔了一跤，老錢媽一把將她扶住，小錢媽羞忿已極，兩手掩在臉上，哭了起來，老錢媽一面扶住他，一面向鵬程問道：「她幹麼呀！」鬧得鵬程很不得勁，一時答應不出，老錢媽道：「局長是明白人，我們不敢說什麼，這樣叫她怎樣出去見人呢？錢貴才死多少日子，她這樣糊塗，怎麼對得住死人。」鵬程很羞忸道：「我總不能叫你們吃虧，你放心吧！不要生氣！」老錢媽道：「我也不生氣，這事不能給太太知道。」鵬程道：「那是當然的，你留心吧！」老錢媽道：「她現在真是局長的人，請局長說明了，怎樣安置我，我是一個上年紀人了，她今天才二十歲。」鵬程見老錢媽的口氣，竟是要求條件，當下略一沉疑道：「我知道的，你將來要買什麼，我都給你辦，我不是說過，不會虧待你們。」老錢媽知道，再麻煩到現不好，只點點頭道：「是了。」又回頭對小錢媽道：「你還哭什麼？局長不是答應我們，一切都有局長作主，你還哭什麼，好好伺候局長。」說着，退了回去。鵬程見老錢媽走了，索性把門關上，回頭對小錢媽道：「這樣也好，你婆婆已經知道，你更不用怕了！」小錢媽道：「我更是怕了，將來她一定要逼我向局長要錢，局長你給她錢少她不答應，給她多一次兩次，也是給不起呀！這個很麻煩的。」鵬程道：「不要緊的，反正初次給她，點錢沒有不可，我早知道，她是這種脾氣，今天也是她自己說來，叫你伺候，她既自己願

意，還敢要求什麼，這個你不用急，我自育法子對付。小錢媽給鵬程如此一說，才放了心，當晚史太太到了十二點鐘才回來，一走進臥房，見鵬程業已安歇，口裏只說道：「今天屋裏怎麼有這樣的氣味。」喊小錢媽進來，把窗門全都開了，小錢媽見太太如此喊着，很是擔心。把窗門開了，又焚了一柱蘭花香，才走出去，史太太到了床上，口裏仍是喊着，何以今天，也有這臭氣味，這是什麼臭味，莫非有死老鼠嗎？見鵬程睡在床上，和死人一般。搖了好一會才把他叫醒，問道：「你聞着了沒有？屋裏怎麼有這種氣味。」鵬程一聽，假裝糊塗道：「有什麼氣味，我一點也聞不出來。」史太太道：「你還聞不出來，快起來吧！我要把床上掃一掃。」鵬程只好起來，史太太又叫小錢媽進來，把床褥都翻起掃了一回，又重行鋪上，氣味才好一點，鵬程看了，心上只是暗暗好笑，小錢媽見史太太如此一鬧，倒有些張皇起來，幸在夜裏，史太太看不出她的神色。一夜終是提心吊膽，到了第二日，趁着沒人的時候，告訴鵬程，老錢媽要五百塊錢，拿回贖地，鵬程聽了，甚是好笑，說道：「你婆婆真是會幹，她只知道，一天便要我五百元。」小錢媽道：「她是這種脾氣，我早就說過了，局長答應不答應，能不能照數給她呀！」鵬程道：「給她十塊錢可以，一下子就給五百元，我不能。」小錢媽道：「我婆婆再麻煩不過，你不答應她，只有我受罪。」鵬程道：「你可以告訴她，叫她對我說。」小錢媽聽他說話，又說：「我就知道你准辦不到，我告訴她可以親對局長說，她只說這事應該由我說的。」鵬程道：「你可以告訴她，我只給五十元，假如她不肯，你可以答應她，以後再給。」小錢媽道：「她還要向我要錢，我可怎麼好？」鵬程道

：「你只推在我身上。」小錢媽道：「他只向我麻煩，我可怎麼應付呢！」鵬程發急道：「你叫她來呀！」小錢媽撇着嘴，走了出去，那一晚小媽錢，只推有病，便不出來伺候。第二日下午，史太太出門，小錢媽便走進來，告訴鵬程道：「局長你想個辦法，我昨天給我婆婆打了兩掌。」鵬程道：「她敢打你呀！小錢媽道：「我給她打了兩掌，還有什麼話可說。」鵬程道：「她爲什麼不自己進來對我說呢？」小錢媽把小脚一跺道：「她就是這樣無理胡鬧，我還有什麼法子。」鵬程道：「你不用急，反正我不會虧待你，至她和你要錢，你只告訴她，叫她進來，要多少錢，幹什麼用的，叫她說明白了，我便可以給她。」小錢媽道：「局長今天不給錢，她還要打我。」鵬程道：「趁現在太太不在家，就把她叫進來吧！」小錢媽一聽，走了出去，過了一會進來道：「她不來，她說明天便要回鄉裏去，局長不給她，她要告訴太太去。」鵬程暴怒道：「她竟要挾制我，那太可惡了，我不能給她，由她告訴太太，我是最怕的。」小錢媽道：「局長不怕，我可有什麼臉見人呀！」說着，不住擦着眼淚，鵬程看了，又是可憐，拉住她的手道：「你不用哭，我今天再給他五十元，叫她先回去，等她來時再給。」說着，由衣袋內，拿出鈔票，點了五十元，給小錢媽道：「交給她就進來。」小錢媽拿了鈔票出去，等到夜裏，史太太回來，才進來伺候，鵬程見她如此，很不高興，到外面書室，把小錢媽叫進去，問道：「你婆婆答應了麼？你何以等到太太回來，才進來伺候？」小錢媽道：「我急着呢，我婆婆不許我進來，有什麼法子？」鵬程道：「她明天回去不回去？」小錢媽道：「回去，要把我也帶回去。」鵬程道：「你能走嗎？」小錢媽道：「我婆婆一走，

太太一定不許我再走。」鵬程笑道：「她一走，明天太太一出門，就自由了！」正說着史太太在上房一發連聲喊小錢媽，小錢媽急忙趕了進去，小錢媽一看史太太，面有怒容，不知什麼事，很是惶恐，史太太道：「明天婆婆回去，你是一塊回去嗎？」小錢媽一看史太太神色，再聽史太太說這話，早嚇得心裏突突亂跳，說道：「婆婆要帶我回去，我只好跟她回去。」史太太道：「你們何以這般巧，明天要請客，你兩人都走了。」小錢媽道：「也許我婆婆不知道，太太要請客，過一天走，也不要緊。」史太太道：「我已經告訴她了，她死心眼，非明天走不可，說明天是錢貴死了六十天，要帶你回去供祭！」小錢媽聽了，便站着不動，史太太道：「你可以不回去嗎？」小錢媽道：「我只聽太太的話，太太說不讓去，我就不回去。」史太太道：「你婆婆叫你走，我也不能阻止你，若是不願回去，自己和婆婆說去。」小錢媽聽了，更是沒主意，說道：「還是請太太發話吧！我不敢和婆婆說。」史太太道：「那麼！你把你婆婆叫進來！」小錢媽出去，把老錢媽叫了進去，自己在屋內，心裏只是忐忑不安，過了一會，老錢媽走進來，一見小錢媽，劈面便是一掌，罵道：「就你會嚼舌，在太太跟前說壞話，你不願回去，我偏要帶你回去，回去不用再來了！你不願臉，我可願臉。」小錢媽見又打又罵早掩着臉哭起來，老錢媽又迫着她，收拾衣服東西，小錢媽只好忍淚吞聲，把東西都收拾好，見老錢媽，業已睡去，便悄悄走出去，見鵬程還在外面書室，摸了進去，含淚告訴鵬程，明天一早，婆婆便要帶我回去，不許我再來，我這一回到家裏，婆婆不一定要我怎樣受罪，我實在不願回去，局長給我個法子吧！鵬程聽了，說道：「這事可麻煩

了，他不是答應你嗎？何以又翻臉不認帳？」小錢媽道：「因為局長只給他五十元，她不願意，所以才如此爲難。」鵬程道：「要不我再給她五十元。」小錢媽道：「五十元她還是不肯，她既說回去，總得把我帶回去。」鵬程道：「我有個法子，把你帶到別處，暫躲一時。」小錢媽道：「要走就得走，一到天亮，婆婆一起來，我就脫身不得。」鵬程道：「現在就走，也可以呀！你先出去。在外面等着我，我隨後就來。」小錢媽一聽，回到自己屋內，把自己一隻包袱，提了出來，趁人不注意，開了街門，走出巷口等候，過了一會，鵬程也出來，在街口黑暗裏，會着小錢媽，跟着說我先帶你到飯店去，小錢媽很膽怯道：「到飯店，給他們查出來怎麼辦好？」鵬程道：「不要緊，有我呢」，小錢媽當時彷彿有了倚勢，便又撒嬌作痴的道：「飯店遠不遠，很遠呀，我可走不動了，方才在巷口站了半天，把腳都站木了，」鵬程道：「我們前面找輛車子，」遂說着，後面有人喊道：「我拉您先去哇」鵬程和小錢媽都吓了一跳，回頭一看，是一個拉車的，鵬程便把頭點了點，招呼那洋車過來，小錢媽道：「還有車麼」，鵬程道：「你先坐上，我到前面再雇」，小錢媽提着包袱上了車，拉車的看了她一眼，抄起把來，慢慢的跟着鵬程，走出不遠，這拉車的給喊過一輛車來，那拉車的便一直跑到鵬程面前問道：「你老到哪兒」，這拉車的道：「你費什麼話，跟着我走不結了」，那拉車的於是又問道：「多少講的？」這拉車的道：「你可真他媽雞屎，史局長還能少給麼。」那拉車的便不再言語了，鵬程這時反倒爲了難，想不到這拉車的敢情是熟人，又不好意思不上車，坐在車上，直覺得心裏有多麼難受了，到了一家飯店門口，拉車的不容分說的

放下了，笑道：「局長就住這裏吧，這裏又乾淨又不吵，謝謝您，多掙您幾個。」前後一句是對小錢媽說的，因為局長還在後頭，他連前邊的話也沒聽見，當時開發了車費，便同小錢媽進了飯店，飯店裏茶房忙迎了過來，看外面車夫一使眼色，早已明白，便把二人同到一間小房裏，跟着問了鵬程一聲貴姓，便退了出去，這裏茶房就是這樣好，決不討厭，問過姓就好像全知道了，把店簿自動填了個清清楚楚，跟着便送茶送水，問一問吃甚麼點心不吃，鵬程搖了搖頭道：「不用」，茶房忙變臉笑道：「是，是，科長要是叫人的話，可以按兩下鈴，」他這是討好，也是順便把店簿官銜告訴鵬程，以作萬一的準備，其實他沒細打聽，把科長的銜給鵬程，那才是饒好沒好呢，鵬程沒有說什麼，看茶房出去，把門關好，便向小錢媽道：「你坐下這就跟我們自己家一樣，不用怕什麼。」小錢媽道：「我有甚麼可怕的鵬程道：「那你还着什麼呢。」小錢媽道：「不是，我想還是回去好，」鵬程道：「爲什麼呢？」小錢媽道：「省得就誤了你的差事，」鵬程道：「這是由那裏說起，不要說一個局長，就是主席，也上過飯店，」小錢媽道：「可是爲什麼方才稱呼你科長呢，我還當咱們一來，把你降了級呢，」鵬程道：「你聽他胡扯，他還以爲是捧我呢，我看你也是沒事兒，瞎扯，干脆談幹什麼幹什麼吧。」小錢媽道：「這兒可談幹什麼呢，還有什麼收拾的」鵬程道：「那你就這麼坐着，」小錢媽道：「你不是叫我坐下，要不我還站起來，」說着真個站起來，鵬程道：「我也不叫你站着，」小錢媽道：「那你，叫我怎樣呢，」鵬程道：「我叫你躺下。」小錢媽鼓着嘴生氣的样子道：「我不能躺下，」說着便往前企乎了兩步道：「我偏坐着，」鵬程趁勢一

把將她拉過來道：「你坐就坐罷，這何必生氣看，心裏幹麼還滿着，」小錢媽把他的手推下去道：「看你們作官的那麼威風，敢情這麼下作，願的都愛上飯店呢，」鵬程不由笑道：「你說我下作麼，我還比主席老實的多呢，主席一見面就得這樣，他說着站起來，小錢媽也脚不沾的上牀，這時外面一陣大亂，兩個人忙把電燈息滅，聽了聽，原來是隔壁的客人回來，好幾個人像是都吃醉了酒，吵吵鬧鬧的，鵬程和小錢媽休想睡得着，兩人索性，不睡了，聽着隔壁唱，一個唱十八忙，一個又跟着唱毛毛雨，唱了不到五句，那個改了老媽辭活，這個改了特別快車，忽然又一個人喊道：「你們真他媽的，不講公共道德，這麼唱別人還睡不睡，來，小點聲說，咱們也講點公共道德，我說你們看那大娘們怎麼樣，」他說完，不知爲什麼哈哈大笑起來，那兩位倒是不唱了，可是他的說笑聲比唱還吵得慌，外帶手脚不什閑，板子牆和地板都直動，鵬程和小錢媽本就聽得那唱聲直醋心，這一恍惚，似乎連他們的牀都震搖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們像是睡了隔壁可仍然吵着沒完，他們就是有心聽着，也沒力了，鵬程剛一閉眼，一陣鑽腦漿的胡琴聲，這會就是關死也不用打算能閉得上眼，他喘氣要開開燈起來，過去問問這羣，按了半天電門，燈也不亮，他心想，這羣王八旦，摸着黑還不安靜，」正想着，就聽把木板磕得直响，他氣大了，用手拍着牆道：「講公德不講你們？」他越拍，那磕得木頭聲越大，他一氣坐起來，仔細一聽，才聽出是門響，他更氣大了，這沒電的時候還查店，故意問道：「誰！」外面道：「您不是叫人麼？」他迷迷糊糊的也沒聽清，下地把門開開，外面站着茶房，不免一怔，說道：「你他媽……」底下話還沒罵出來，茶房道：「您是燈泡響了麼？」他

這才想起來又去摸了摸電門，一按就亮了，不由笑道：「我還當沒電呢，原來是按錯了，按了電鈴，這時小錢媽也醒了，其實就沒睡着，只是乏得懶得動，亮光一亮，她瞓不住了，忙拉被子要把身子裹上，茶房知道「科長」是撒癩，叫錯了人，看見牀上躺着那堂客，「科長」也有些不好意思轉身要走，這時隔壁一個老總走過來，向鵬程規規矩矩的立了一個正夥計倒鬧了一怔，這麼大的武裝金，能向科長敬禮麼，這科長一定也够大的，可是科長能有多大呢，大半不主席，一定是軍長或所長什麼的，他忙着閃開，到櫃上先去把店簿子改了，坐在那兒，發怔，他不爲別的，想起那個堂客來，白胖白胖的整像個白麵，可是他未必有白麵值錢，就衝那雙脚，一個月也未必能拿兩塊二毛錢，但能跟那麼大人物一個牀上，這不是邪，自己萬看不透，只以爲科長等爾的人，抽冷子跟了頭老媽來趟飯店，誰知道科長以上的人物，也上這兒來呢，茶房這會真有些看不起自己，其實誰也沒有看得起他，他似乎也明白這點，就拿方才那堂客說，那怕自己認她跟前作個乾兒子呢，由這兒想到在小報上登廣告徵求義母或願作招門納婿的，大半都是自己這路貨，想到這裏精神振了起來，登廣告似乎是一線光明，但想到結果，却又渺茫而緊跟着滿暗起來，他睡着了，樓上這會可熱鬧起來，鵬程正要掩門，看見那位軍爺一立正，倒也有些不得要領，素不相識，黑更半夜來此何幹呢，難道真個被主席知道了，了派他前來 探查麼？不由得也就禮貌起來，不過先圍着塊布講禮義，也不大受氣，好在那位軍爺醉薰薰的倒不拘這些，走過來又灣了灣腰，樣子是也不大好看，好像有生以來沒有這麼規矩過，隨着灣腰隨着向前企乎 半天也沒說出一句話來，鵬程被酒氣薰得也張不開嘴，一



勁往後退，眼看這位軍爺要進來了，他只好問道：「夜半光臨，有何見教？」軍爺道：「我可是沒有喝醉，本不應當過來打攪，可是公共道德得講講吧，我想來問問你請示你……」鵬程看他這醉樣，又聽了這話，知道是方才搥牆搥過來的，樣子是來道嫌，不過一時找不到相當的話，也許是吞頭還沒有繞過來，於是替他說道：「不要客氣，沒有什麼，都是……」軍爺醉眼歪邪的道：「什麼，不客氣那行，我現再來情示你，因為我們哥幾個得休個息，是不是，這屋亂響……」鵬程心說，這是怎麼說的，這屋多怎響了，那軍爺接着道：「其實沒關係，可以輕着一點釘，這牆是木頭的，你這兒一使勁釘，那屋就不好睡了。」鵬程一聽反倒樂了，他是氣樂了，小錢媽聽着這事也恨，合着許他們吵，一吵多半宵，這兒拍拍牆，請他們小點聲，他反倒過來了，想着，這事可樂，不由抬頭想看看，這一看不要緊，臉上不由得一紅，那軍爺也嘆了一聲，酒勁大半醒了點，醒了後反倒忘了禮貌，冲鵬程上下打量了半天，於是問道：「姓什麼？」鵬程道：「姓史，」軍爺道姓史？不是姓錢麼？鵬程心裏一跳，沒好說什麼搖了搖頭，軍爺也搖了搖頭，就這麼兀啦叭突的走了，鵬程把門關上，上了牀，認準了電門，把電燈閉上，想接鐘兒睡可睡不着了，他越想越不是滋味，真是迴腸九轉，好容易轉出個頭兒來，他想，他怎會知道小錢媽的姓呢？他推了小錢媽一把，小錢媽沒動，他又推一把道：「我說你醒醒。」小錢媽一翻身，更用臂擣了他一下道：「你瞧你，有完沒有，」鵬程道：「我問你一句話，你看見方才那軍人，沒有？」小錢媽道：「那兒有軍人？」鵬程一聽，知道她是沒看見，不便再問，一定是那軍人看見了小錢媽，看見就看看吧，先睡覺是真的，翻了個

身，還是睡不着，他又啾咕起來？小錢媽明明蒙了個頂巖，那軍人難道能估堆兒嗎，一看堆兒就知道她姓錢？這太不够邏輯，可是還改證不出個理由。能够邏輯的理由，這功夫就大了，小錢媽這會真睡着了，而且聽那呼嚕還睡得挺香，他自言自語道：「明天見吧這句話打動了他非非之想，想那軍人也許就是說「明天見吧」，自己錯聽了「不是姓錢麼」，他又自言自語的笑着道：「對，一定是這麼句客氣話。」嘴裏說着，心裏也就想開了，不由的一個哈欠跟着一個哈欠，就着前後的一個哈欠打了呼，他也着了，也就是剛睡着，門口一陣山響，像擂鼓是的搥開了門，要知又有了什麼事故，請您且看末一章吧！

## 第十章 十全福祿

且說老錢媽一黑早起來，到小錢媽屋裏一看，淨剩了山水，心裏就知有事，一聲沒言語，輕輕到各屋裏去堵，想把他們堵住，可是各屋裏全沒有，最後到太太屋裏，一看牀上就是太太一個人，他沒敢驚動，跑出去問聽差的，聽差的說是昨天晚上到衙門去了，老錢媽嘔了一聲，又問道：「你們看見小錢媽沒有？」聽差們說是不知道，老錢媽慌了，知道兩個人一定是開了腿，她算着，這一走一定進了省，不由心生一計，便向大夥吹風，說是老爺和小錢媽逃走了，她要到省裏去，找大夥趕緊起來勸阻，叫她先在這兒等着，等老爺回來再商量，老錢媽知道那小娘們靠不住了，等老爺回來也估不了多大便宜，不如到省控他個奸拐，打好主意便走，在好昨夜已竟把包袱收拾好，這會提拉起來就走，聽差們攔當不住，看老錢媽走了，便告訴

了太太，太太知道這與老爺的官聲有碍，雖然知道：老爺昨天是上衙門了，可是這路人那有准兒，滿打就算沒有這麼回事，叫老錢媽到省裏一啣啣，也是不太好，趕忙叫聽差去找老爺，給了聽差胡蠻壯車錢，叫他快去快來，先不用提老錢媽進省，省得老爺着急，老胡出去登上車一直到稅局子，局子裏還沒開門，他一通搥把門房搥起來，看見是局長的聽差，當時不敢待慢，還以為局長到了，過去拉開了門，老胡往裏就走，門房後面跟着，把夫役們和值宿的職員全叫起來，這時老胡到了局長室，在門外一搥門，夫役道：「胡爺，別着急，局長丟了什麼東西麼，我給您取鑰匙去。」老胡道：「局長沒有在屋裏麼？」夫役道：「局長昨天就沒露，怎會在屋裏。」老胡一聽也怔了，只好又出來，夫役們以為老胡不定受了什麼刺激，大黑早起五更來找局長訴委屈，滿都攔着他道：「胡爺，您不在宅裏了麼，不要緊，先坐坐，等局長來了再……」老胡到這會也無法分辯，大夥都把他圍上，他越急，攔得也越凶，大夥都怕他要自殺，老胡道：「我找局長去，老錢媽上省裏去了，」大夥問道：「老錢媽上省裏去，碍着局長什麼了，」老胡道：「因為小錢媽失了踪，」說着往外闖，那車還沒有走，他忙忙叨叨跳上了車，拉車的問道：「上那兒去？」老胡道：「回宅裏去。」大夥一聽這話，老胡八成不會自殺了，可是為什麼因為老錢媽和小老媽會這麼急呢，誰也不好問，看老胡去遠了，那車還是真快，一口氣跑出一半去，眼看快到家了，拉車的緩了口氣，借着這四六步小跑的功夫，向老胡問道：「胡爺，有什麼要緊事？」老胡道：「找我們局長，局長昨天出來的，」拉車的道，「不是昨天晚上出來的麼？」老胡道：「是呀你怎麼知道？」拉車的道

：「我昨天拉他老去的，」老胡道：「是到局子麼？」拉車的道：「不是，是飯店」，老胡忙道：「那你趕緊把我拉去，我有要緊事，快點！」拉車的末回頭來就跑，跑的還是真快，前頭有個小坡，煞住點脚，一邊勒着把，一邊又道：「昨天天黑了老半天了，借光！」車下了坡，「局長同着那位宅裏老姐們，喂！邊上！」老胡一聽更對了，問道：「是小錢媽不是？」拉車的道：「不錯，就是那位，打住！」老胡心裏叢了毛，却在這兒，算怎麼一齣，可是不能不進去呀，就是撞上，也是太太打發來的，他想用太太虎老爺一下，於是努力去敲打房門，把客人們全吵起來了，鵬程和小錢媽也吓醒，出來一瞧是老胡，老胡不等問便喊道，「老錢媽上省了，太太叫我來……」鵬程忙擺手道：「你進來，不，你先外面等等，我和她穿好衣，我就回去。」說着掩上門，兩個人一邊穿着衣服，一邊打主意，這時外面破門而入，鵬程一看，不是老胡，不是昨夜那個軍爺，那位軍爺不容分說，拉着史鵬程就往外走，老胡和小錢媽全吓楞了，茶房過來遞息和，想問是怎麼回事，因為他知道那位軍爺是新近由省裏來的，他想給小錢媽指引個門路，作為自己的進身之階，不說他們這裏單說那位軍爺把史鵬程帶走，一直帶到省裏去，本來他是主席的親位，現在和張宗昌的一位姨太太逃出來，因為遇見們友，順便在這飯店玩兩天，不想那姨太太有轉了影壁，他便以酒澆愁：却巧醉後撞上了小錢媽，他與小錢媽是鄉親，早就惦記上了，只是弄不得手，現在借着這個機會，他想給主席帶擋拐案回去，一半解氣，一半證明自己沒有逃，却不料主席這兩天正有點「媽的」事不順心，史鵬程就這麼被扣下了，這且不提，先說這位韓青天的那點不順心，因為上次派往南

京去見梁作友的，回來銷差。不單沒有帶回一千萬，並且連梁作友的面都沒見，只檢的些新聞消息回來，知道張靜光會見梁作友，談了三小時話，並且認爲梁的話極有道理，這不光是丟了錢，速人也丟了，想不到黃縣還有這麼個實業家，自己這麼大的主席沒看出來再看剪下的南京訊「某要人談，梁作友非平常人，發言絕有分寸，對答絕有條理，未見梁者，疑梁款或是虛，凡見梁者，則謂梁款可信是實，然梁款僅方在調匯中，始終來悉其寄存處，並於八日晨，謁陳公博，接洽開發實業事，」韓復榘於是向來人問道：「我是叫你逛南京去了麼！」部下都知道他的脾氣，不能按理由報告，只有胡說，多嘴說得他高了興，或是忘了話頭，那就什麼事也沒了，他便立了個正道：「報主席，梁作友不在南京，韓復榘道，「他上那裏去了，」他道，「上漢口了。」韓復榘道：「媽的，你這小子敢瞞老子麼，他上漢口去作什麼？」他道，「報告主席，小的打聽了，是委員長找他。」韓復榘一聽，梁作友這東西是真走運，連委員長都要見他，這一來，老韓的功勞也不小，不由臉上笑了笑：「你媽的沒有打聽別的什麼事麼？」他道：「打聽了不少。」於是掏出日記本來看道：「他的款子聽說已竟寄始有了，第一批不久到京，」韓復榘聽着有心疑，把他的日記本要過來，看那上面寫着「第一匹××布九道」：大半就是他的這段：又問他道：「這上面這排是一個圈是媽的什麼字，」他道：「這是梁作友的撲滿計劃，現在政府已在研究採用，」韓復榘又指着日記本問道：「這個呢，媽的，寫得太不清，你媽的這筆寫兒還得練，」說着把日記本又交給他，他接過一看，是一個號碼，一溜×子，還有三圈，一個日字，他於是道：「報告主席，這是我

打聽來的秘密消息：所以都記着秘碼，怕走漏出去，「韓復榘又笑道：「別看你小子，倒還有心，那是什麼消息？」他道：「這是梁作友的救國大計：叫特強法，在一百零八天裏，能把東三省收回來，這消息因為對日本不利，所以怕傳出去日本子有了準備，所以暫不叢表，」韓復榘道：「怨的他到漢口。敢情這小子還有這麼大濁，你先下去！」韓復榘越想這事越他媽的邪行，第二天又派唐襄去南京打探，唐襄一到南京，心理就涼上來，梁作友住的是中央飯店，唐襄也住中央飯店，爲是與他接近，打聽什麼事兒也方便。可是梁到漢口去的，唐襄，沒事問茶房梁作友的事，茶房道：「他大半是有錢，要不然這麼多闊人能跟他來住，」唐襄道：「你們沒看見他的什麼？」茶房道：「他的錢我們那能看的見，聽他說，他這回來只帶了三百塊錢，都捨給人，臨走上漢口，還在櫃上借了五十元呢。」唐襄道：「他怎麼會向櫃上借錢，自己的錢可捨了出去，茶房道：「倒是有不少人來向他借錢，還有好些吃善的，有由上海趕來的，那一看就是騙子手，可是這位梁先生真有把握，一分錢也沒掏出來，上回還有個女的由上海來，住在這兒，也是向梁先生套拉攏，我們早看出來，心說，這回梁先生准得上她的套，結果呢，她把錢全光了，梁先生一文沒出，她住也住不下去了，走也走不了，」唐襄道：「爲什麼呢？」茶房道：「梁先生去漢口，她還有甚麼指頭，這兒欠下了房不」唐襄道：「那結果怎樣呢？」茶房道：「後來她也沒法，跟櫃上直說，這麼大旅館，能留她東西麼，再說，留下兩件衣裳片子作什麼，算是把一個手提包扔下，自當走了就是了，唐襄轉了轉眼珠，又問道：「你們看這姓梁的去漢口怎樣？」茶房道：「昨天聽報上說，大

半也摸不清，說他有錢吧，可誰也沒看見，要說是沒錢吧，能鬧得了這樣，「唐襄越聽越涼，越打聽，越不對露，沒兩天，傳出去了，記者們正愁沒有對像，便一齊來仿唐襄，知道他是山東主席的代表，便向這位代表詳詢這位財神爺的事，其中有一位正氣社的記者問道：「但是梁作友先生，是否已竟見過貴省的韓主席？」唐襄一聽，這包圍要打不出去，便搖搖頭道：「韓主席沒有見過他，」記者又道：「韓主席怎麼把他保送來呢？」唐襄道：「韓主席是聽民政廳李廳長說的！」記者便追問起李廳長來，唐襄道：「李廳長也是一陣好奇心，」記者一聽這話，不能滿足，於是又追問來南京前的情形，唐襄倒是全都記着，便說道：「起初是介紹給姜伯誠，姜伯誠又給何軍長財部長打電報，這樣才來到南京，」正氣社的記者覺得這些話還不够實際，實際點的只有親到黃縣，楊縣長也後悔當時太大意，沒問個青紅皂白就往省裏送，現在可到那兒刨根去，記者是一勁死往下盤，只好含混其詞，說是梁某並不是當地殷實商人，本來梁作友多嗜有過買賣，記者沒辦法，拿這個回來再質唐襄，唐襄也只好溜肩膀，他道：「黃縣縣民這話，大半一定有根據，或者，也許錢錢，不是較比靠得住的，」記者們還是死心眼，他們也不怕辛苦，仍是沒結沒完的採訪，大道社自動的查出來，梁作友在黃縣雖有三五畝地，並不是什麼富有的人。這消息一出，使天下的人都塞了心，梁作友也似乎故意的避不見人，弄得人心大亂，記者們爲民衆喉舌，惟恐其中有什麼政治作用，在由漢返京的當夜，大舉前往，非見不可，梁也無法，出來招待，記者們立刻包圍，首先提出問題道：「聽說梁先生已匯到六百萬元？」梁作友道：「錢倒是匯了，但還沒有到，六百萬不知由何說

起，反正我說兩個月到齊，一定到齊。」記者又問道：「聽說您最近要離開南京？」梁作友道：「我還沒有這種意思，這事你們看我走不走，就明白了。」記者再問道：「您想向政府收回撲滿計劃，另有用意？」梁作友大聲喊起來道：「那有這回事，既然是爲國爲民的事，我幹麼還要回來，不過，這個計劃書是原草稿，我還沒有印，先送中央黨部審核，說明三二日發還，現在我預備要印了，現在還沒發還，我會提了提，這有什麼可怪，」記者們一聽，倒叫他給虎住了，看他這樣子，理真氣壯的，決非賤人，更不像疾述神經病說的話，於是緩和了口氣道：「外界不明真像，對先生有許多猜疑，先生有什麼解決？」梁作友這回連眼都瞪起來，笑道：「我又不是求名求利，也不打算作官發財，憑我這樣，我說什麼，誰愛猜什麼就猜什麼，事情辦完了看。」記者們看梁作友這臉臉紅脖子粗的挺認真，只好託辭而去，不過傳說他速夜離京的消息很盛，有些記者也便澈夜不離中央飯店，中央飯店告訴記者們，走是不會走的，因爲帳房沒有結帳，記者便就勢問帳房道：「這筆帳是由誰付呢？」帳房道：「這是財政部長招待，自然由財部付給，怎來的時候，財部先給了二百塊，房價倒是還差不了多少，只是現在梁先生，浮借了有一百八十元，」記者道：「他私人借錢……」帳房道：「財部招待員作保，允許借給，」記者道：「他借這欸作什麼用呢？」帳房道：「這是茶房經手，我們這兒不知道。」記者又詢問茶房，茶房道：「梁先生借錢都是十塊二十塊的送給人，」記者問道：「你看見他送給人麼？」茶房道：「每天除去來人借以外，就是電報跟信也不少，」記者方要再問，那茶房又看了看帳房道：「上回也不是那位傳了個信，說是帳



房向梁先生要帳，這是那的事呢，帳是由財部招待，如何能向梁先生要，不過有一回，來了封信，梁先生更秘密，人都猜是錢匯到了，招待員們聽說梁先生還向帳房櫃上借錢，曾經請示財部，財部說，不要限制，馬上又送五百來……」帳房忙接過來道：「倒是有這麼個消息，可是錢還沒有送來。記者聽了這些，只好一哄而散，忽然第二天報上，關於這些消息，完全漏登。只登了一段「昨日梁作友被騙離漢」，原又是，盛傳自稱願捐三十萬元救國之梁作友，抵漢後，已由陳希會查明，全係烏有，藉此招搖，聞已將其驅逐出境之。這時，南京社會上才知道這是一幕騙局，梁作友也只好承認，這次去漢見委員長，還不如在南京多呆些日，誰知政府已知道自己的隱情，多虧陳希會先生批示，始免殘廢，不予深究，於是遵命離漢返京，這次既然失敗，以後還希望政府體念，不然實在不好意思回去，他的希望是向政府財部請求給他三二十萬塊錢，不過政府要是不肯呢，他最後的決定是這樣，只好紅着臉回去，決不怨天尤人云云。他這套發表談話，可惜無情的政府，並沒加體念，更甚的是財部連招待也不管了，給他來了個大乾掉，怔擗台，欠吃店費一百多塊，財部也不承認，帳房便找他當面去算帳，梁作友道：「這麼點錢不要緊，我雖然是沒有錢，可是這麼點錢我還不放在心上，自然有辦法，」帳房道：「我們知道先生有辦法，可是不信你的辦法能有錢，」梁作友道：「要不然這樣辦，你們再借我點錢，我坐車去到財部，」帳房道：「你還上財部作什麼？」梁作友道：「我不是請求宋部長給我三二十萬嗎，就是少給些，也總够還你們的錢的，」帳房一聽氣大了，敢情他還想套着借，沒吃上政府，還想吃中央飯店，這不是作夢麼，帳房

立刻下了逐客令，梁作友當時慌了，急得要哭，央告帳房再容一兩天，帳房只容一天，明天說什麼也得走，梁作友無法，忙出去訪部長，部長不在，他請求見次長，次長也不在，簡直說吧，訪誰也沒有，他急得問道：「那些位招待員呢？」部裏人道：「你不用找了，今天星期日，這裏由大人到先生們，一個人沒有。」梁作友一聲沒出，祇得走回來，想起過去幾日裏，多麼光榮，現在就這麼冷靜，看起來，人就是得真有錢，有錢可以白吃白喝，沒錢連多容一天都不行，想到這裏，知道回飯店也是挨餓，腰裏還剩下幾毛錢，半路上買了幾個燒餅，找個僻靜的茶樓，偷偷的吃下去，喝了一氣兀實茶，來到飯店，誰也不理他了，這一夜說不出心裏多麼難過，盼到天亮，收拾收拾，出城渡江，湊湊和和打了個三等票，坐着津浦車回了家。這消息已由曹哀函日電告韓主席，韓主席覺着這太栽跟頭了，簡直不像公事，李廳長和黃縣的楊縣長，也都對這事捏着一把汗，託人探聽主席的口風，不想主席傳下話來，再有關於梁作友的電報一概不看，部下知道他是不願提這件事，所以誰也不提一個字，記者們也不得到耳風，不願意再叫他捨了去請吃茶點，甘脆誰也不談這段了，這倒便宜了李廳長和楊縣長，他們也自然不再見梁作友就這麼一件轟雷急雷的驚人大事，就這麼完了，韓復榘就因為這檔事一個多月沒有作堂，不作堂自然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自然不會有梁作友這樣的搖言活現，那麼梁作友這幕趣劇，也自然就像是根本沒有。事實，就這麼天下太平過下去，押下的案子可就存多了，部下知道，主席不會再想到這些案中人，不為作些好事，能够花倆錢的，就放他回去聽傳，這倒真個普天同慶了，省府裏是政簡刑輕，漸漸的

實如虛設，秘書長怕萬一漏了消息，在國慶日的時候，放了回持赦，從此秘書長也就請了病假，因為協和醫院說他的病太重了，必須長期休養，便在北平買了房，休養起來，大半過了二三年的光景，才復原銷假，到山東晉謁主席，因為缺，雖然沒有明天開出，但是代理的早已實任了，說來這位秘書長却是一個熟人，與談者在前一章就見過面，他便是史鵬程史局長，本來史局長是早希望見一見青天主席，不想一個多月也無緣得會，後來被赦，可是局長丟了，他笑了笑，索性與太太就在省裏過了，他不便為罪人，還特意備了粉禮去看望那位軍爺，因為知道那位軍爺有了小錢媽作太太，老錢媽照舊作老媽，才對他不大認真，他也就不便找硬的碰，軍爺覺得他很大度，替他在李廳長面前給周旋着，局長雖然沒弄回來，可是弄了個秘書，他更認清了這回事，官原來丟的容易，可是弄回來也不是什麼難事，自要頭上頂着韓青天，整個兒山東就如同是自己的一樣，果然，因為他外交理得好，他由秘書升秘書長，吳復之代理，可是長期的呢，委任回來了，他一力懇辭，懇辭不確呢，他便給自己額外生枝的加了個「外事」的字樣，秘書還是他的，有了個「外事」倒更清閑，因為韓青天向來不問外國人的事，外國人有事就找史鵬程，史鵬程怎辦怎好，願意告訴主席一聲呢，主席就哼一聲，不願意告訴便兩省事，主席就連哼也不用哼了，這會的外事還正多，據說蘆溝橋已經發生了衝突，可是韓青天覺得這事哼一下都多裕，隔着省還是遠呢，管他幹麼，史鵬程也就照例納清福，隔心望火的聽響兒，那衝突越來越大，已竟到了自己的地邊上了，史鵬程着了忙，就在這時候，韓青天專車南去，他心更慌了，知道那有福氣的人一走，這兒非出毛病不可，果然鬼

子來了，韓青天想哼還沒哼出來的，他對鬼子哼了出來，這一哼，他覺出自己的地位來，他能够在鬼子的紅光旗子，前面走，這固然是一種無上的光榮，不過，想到如果青天回來的話，他心裏有些發虛，惟一的都是替他守着錢，可是這些錢誰知他不幹幹呢，正這麼提心吊胆，由砲火聲中傳來這麼一個消息，韓復榘槍斃了，他把錢全帶在自己腰裏便鬆了一口氣，由那列車的鬼子兵保護着他，向北平進發，一路上望着那遠遠的濟南城，彷彿都已竟變了顏色，離開心東邊境的時候，他回頭看了看，不由得嘆了口氣，想到自己這會真是十全福祿了，可惜的是忘了趁亂把小錢媽帶來。捨了山東，死了韓青天，這故事也就沒什麼可寫了，本來是寫喜劇的，再寫就變了悲劇，不如就此打住。（完）

